





長篇小說

情慾

方達人譯作

上海聯江書店刊行

譯者序

譯了情魔的全書既竟，一種深刻的情緒在胸頭激盪着。

女王克麗絲蒂娜的敵展尊榮，爲了愛，她犧牲了她的至高的王位；爲了愛，她伴隨了愛人的靈櫬，而遠離了祖國。世界上沒有別的比「愛」更可珍貴，這是作者寫此書的主要的本意。

至於克麗絲蒂娜的反對侵略的行爲，不忍以反抗後的勝利的雄威，去加暴於侵略者的無辜的民衆，倒是對於我們成爲一種深切的啓示。

介紹全書的故事的輪廓，在我以爲是多餘的，所以我想不說也吧。至於作者對於各個人物的描寫，能一一都付予個性的把握，這是值得習作者所發取的。——如克麗絲蒂娜的個性的強烈，愛的專精；雪梅納斯的陰沉，富有心計；安東尼的愛國，不敢辱沒了西班牙的騎士的精神；狄浮斯的痛惡；以及希相古魯斯東的大臣風度，方迭透、元老的固執，在在都由作者的靈活的筆，傳達得恰到好處。慚愧我的拙筆，未能流利譯出，這是要請讀者原諒的。

在匆促中完成這個譯述的工作，魚魯亥家之處，在所難免，只有待於將來再版時重行訂正了。

方達人 二九，十二，一。

目錄

一	國務會議	一
二	女王的雄辯	一五
三	喬裝出遊	三三
四	她愛上了安東尼	四九
五	戀戀不捨的別離	六六
六	親見女王	九二
七	民情的沸騰	九二
八	雪梅納斯的警告	一〇三
九	便殿上的諍諫	一一四
一〇	緊急國務會議	一二三
一一	決鬪	一四四
一二	她到得太遲了	一五五
一三	實踐她的諾言	一七四

一 國務會議

閑靜，四圍的空氣，像凝固起來的。

一個宏大的聲響，富有韻律樣的，衝破了閑靜的氛圍——

「格……隆，隆隆！」

門開了，於是一座莊嚴、肅穆、偉大、宏麗的大廈的內部，露到我們的眼前了。

這是位於瑞典國都斯德哥爾摩王宮附近的全國最高統治機關國務會議的廳場，牠以全部赭黃色的外貌，矗立於這兒的禁衛森嚴的王城的中央，崇高、莊嚴，即使在緊閉的時間裏，在袞袞貴冑的執政諸公離開牠的時間裏，大眾也會對牠生起崇敬、畏服、膜拜的心。因為頻年以來，瑞典帝國的能够奠下穩固的基礎，克服艱困的環境，戰勝侵略的敵人，運籌帷幄，決勝千里，可以說是全從這兒產生了堅強的力，使得瑞典帝國能立於不敗之地。

過去，在不久的過去，我們的瑞典王儲卻爾斯殿下，曾經在這兒國務會議廳的重要的議席上，決定了反侵略的國策，由着他奮不顧身，身先士卒地統率全國的健兒，憑着滿腔的熱血，有着馬革裹屍的決心，衝衝，衝向西陲的戰場，終於把先王卻爾斯第一的仇恨洗雪了，凶殘暴戾的挪威的

海盜式的烏合之衆，經不起御爾斯殿下的驍勇搥擊，便立刻至於潰退、奔逃、混亂，而踏上了總退卻的窮途，再也不敢虎視眈眈地覬瑞典帝國的尺寸之土了。

野蠻殘暴的敵人，全部潰退了，勝利的光榮，瀰漫了整個瑞典的領土，每一個人，每一個瑞典國的子民，沒有一個不用熱忱的，摯愛祖國的心，慶祝着祖國勝利的無上的殊榮，慶祝着後代世界史籍的冊帙上，將有一頁震古爍今的豐功偉績，來給予斯堪的挪維亞半島上的瑞典民族的。

爲了挪威國的盜寇，永遠是心腹之患，他決不會對於瑞典永遠和平相處，而後日的寇患將會源源不絕地贈予瑞典帝國，於是差不多整個瑞典國的民衆，那種乘勝進取的心理，便不約而同地一致產生起來。——滅掉牠，免得貽未來的子孫以無窮的憂戚！

大衆的心理是這樣，王室貴冑，執政巨卿之輩，也並不例外地產生着同樣的見解。——爽性一不做，二不休，一鼓而滅之，造成雄視北歐的大瑞典帝國，這豈非妙哉？

御爾斯殿下怎樣呢？以一個戰勝敵邦的統領者的他，又兼是先王的惟一的克盡子道的英雄，（雖然他現在只是一個殿下，而不是君臨全國的王上。）且又身處此役的唯一大功的地位，自然，他是讚成乘勝進攻的主張最力的代表了。

今天，嚴重的國務會議的舉行的目的，這便是最大的一個，其次，自然也有較重大的議程，非在這會席上討論不可的。

萬千的枕戈待發的壯士們，都在傾神灌注於今天的議會的結果。

——搗毀挪威，蹂平敵巢，瑞典帝國萬萬歲！

這實在是人類的一部分殘酷心理的表見，當他們在戰勝淫虐、殘暴、凶橫、無道的野蠻的敵人以後，是可能地發生這種微帶瘋狂的情緒來的。

——但願卻爾斯殿下的主張勝利，今天決定，明天進兵！

祈禱從不論那一階層的大衆的心頭宣洩着，激盪着。

現在，且慢談這些，我們來注視一下這宏麗莊偉的國務會議廳中吧！因為這兒不久便將進行嚴重的會議了。

不過，暫時我們還可以有極少的餘暇，來對於這大廈的一切，作一個走馬看花的瞬視。

這是一座喬麗堂皇的議場的廳面，輝煌的四壁，露出銀白色的閃閃的光亮，屋頂是圓穹形的，富有古代的建築風味，那些畫棟雕樑，正好顯示出這是中世紀的一種藝術的表見。座位是分爲左右的兩行列，如現代梨園式的觀座似地漸漸地作斜坡形的傾斜度，向着演講台的宏偉的高座，成拱圍樣的兜攏上去，而莊嚴的氣象，便在這樣的部署之中，明顯地透露着了。

座位的中間劃分着一道寬廣的甬道，這是準對着講台的平滑的甬道，從這兒的遠處可以直望這議廳的全景，而身負重任參與大會的王公大臣，他們是必然地由着這寬坦的甬道，而吉服蒞

場的。

耀着銀光閃爍的燭燈，倒懸於這兒議場的穹形的屋頂之下，長長地，如同幾條長短參差的絲瓜併組在一起，而靜止地高吊着。牠一共分成爲好幾組，平均地的散處於這兒的空間，配合着圓穹形的高低的差度，同樣地或高或低的靜懸着。不過，牠們的距離是永遠的相等，調勻，有致，從這，可以揣摩出建築者的煞費苦心了。

作爲首席大人所占用的那座講台，是個精美絕倫的建築物，牠高踞着，全身以雲彩似的大理石所構成，單憑牠的輪廓，已足以展開他的雄姿：基石極高，成爲半弧形的台沿，是一種雲白色的合金的銅欄，人們從這兒可以矚望全場的座席，甚至連每一個充滿了嚴肅氛圍的空間，也不至會障避於自己的視線之外的。

議會裏響起了「鞏」然的、巨大的足音，這是一種大會將開時的先聲。那個身穿吉服的值星官，正在收拾這兒的會場，以便不至於糟塌了快將置身於這兒的大臣們的履烏跟朝服。

「皇——皇——」的龐大的鐘聲響起來了，響得非常的宏亮、悠遠，宛如古刹的鐘鳴，衝破了寧寂的太空。一下，一下，這宏大的鳴聲，由寬遲而漸趨緊急，空氣逐漸緊張起來，無數的忠於王室、忠於祖國的大衆，正以極度緊張的心情，在祈禱這嚴重的國會的舉行之中，能有一種斷然的決議，衝破挪威的界線，殄滅這騷擾瑞典的凶殘暴戾的鄰邦，將他們淪爲藩屬，這才一洩數十年來無窮的

懼恨。

鐘聲一下低一下的微弱下去，議場的那扇對面的側門直啓了，於是大批衣冠整飭的大臣們便魚貫而入了。

軍部的大臣們全身甲冑，光芒閃爍的利劍，緊懸在他們的腰際，那密排的銅殼色的紐頭，整齊地密列着等邊的兩個行列，發射着耀目的光彩。政務部的大臣，以雍容迂徐的步伐慢步而行，他們是露着一臉孔的緊張、沉思的顏色，較之軍部大臣的激昂之色，是對照成恰巧相反的畫面。他們選擇着自己的固定的地位，以正視無邪的眼色，廁身在這莊穆的高度之中了。

末了，那位最後到達的方臉長髯的首相，出現在這議廳的空間，他是古魯斯東勳爵，以六十多歲的遐齡，掌握着瑞典的一切行政的重任，精忠爲國的赤誠，是全瑞典民衆所家喻戶曉的。他們除了愛戴他們現在的當今王上之外，古魯斯東便是他們所同樣擁愛着的。卻爾斯殿下，他是緊隨在首相的一邊，雄勁、魁梧、奕奕煥發的勃勃氣概，配之以那副戎裝的披掛，（這是卻爾斯所摯愛的裝束。）益顯出他的身份的高貴。

與會的大臣們肅立着，先向殉國的先王的遺容致深切的敬禮，（這遺容是高懸於正中的壁端，一個相貌魁梧的、多髯的、雙目奕奕有威的人物，他曾經盡了他的最大的衛國赤誠，一直至於捨身沙場。）在這靜寂的氛圍之中，默默的復仇的火燄，在每一個人的胸腔裏燃燒、沸騰，他們將以最

大的雄辯的幹才，以博取所有在席者的擊節讚賞。

年高望重，貴族華胄的大臣們莊重地退坐到他們的席位上去，首相古魯斯東老臣跨着闊大雄健的步子，跑上那個首位的講座之上，目光炯炯地遠射着，像一支利箭，貫穿於每一個重臣的面部，閃電似的從這一個移射到那一個，再移射到別一個，於是他的敏慧的腦板上，便立刻透澈了每位大臣的勃發於胸中的旨意了。

首相的豐碩的身軀直站於這台座的中央，那個服裝整潔的侍臣，不離左右地侍立在一旁，如一切大臣們似的，正以凝神的姿態，在靜聆着首相的發言。

彷彿洪鐘樣的語聲，從首相的多髯的皺癢的口中緩緩地吐露出來了。他報告今天開會的主旨，是在決定今後帝國對外的政策，他雖然身居全國行政的最高長官的地位，然而爲了慎重將事起見，他一定，他必須聽取在座各大臣的高見，然後才敢有所決定，才敢去奏請當今的王上，要她下令執行他們今天所有的決定。

他的意見足足陳述了個把時辰，每一句言辭都是經過一番捶練而發表的，他不能有半句的吞吐，半句的模糊，爲的是他是目今的惟一的重臣啊！

顯然，反應立刻起來了，一點也沒有什麼切切喳喳之聲，可是每個大臣的心都活躍起來了。騰着、躍着，以機敏的心靈，在爭取那發言的機會。

「首相，依卑職的意見，我們應當乘勝進攻，斬草除根，一洗先王的仇恨。」維雪爾伯爵首先陳述他的意見。他是一個中年以上的人物，光下巴，長馬面，兩眼深陷在那瘦削的眼眶內，威儀凌人的氣概，正表顯出他是個陸軍將領中的典型人物。

「是的，」現在那位外交大臣勃赤兌德爭取到了他的發言時間，「卑職是同情於維雪爾伯爵的意見的，如果我們回溯歷史，如果我們還沒有忘記我們這一輩子過去所受敵人的蹂躪，那無數瑞典子民的慘遭殘酷的屠戮，那末……」他扭動了他的翹角短鬚，運用他的擅長演說的口才，使他的措辭修飾得極端聳動聽衆的耳目。「在我，」他繼續說，「是沒有理由反對維雪爾伯爵的卓越之見的。因為，在戰勝的軍威上，在敵人正當狼狽遁走的機會上，在民意激昂的觀點上，只要我們決定出兵進剿，那勝利的左券，無疑地定然操在我們的手中的。乘勝進取，勢如破竹，這預斷是決無疑義的。唔！決無疑義的！」他加重了他的末了一句的語氣，暗示他的意見已經到了結束的地步了。

首相以嚴重的神態靜聆着他們的發言，沒有批評地只是微點着他的頭顱，他在期待着其他各位朝廷大臣的意見。不過從出席的大多數大臣的面部表情上，他已判別出大眾的意見是側重於同情維雪爾勃赤兌德的提議的，因為他們的臉部的首肯之色，是最可以表顯他們此刻心理上的同情。

聲息從各個座位上陸續地抒發出來了，非常有次序的，毫無叫囂喧嘩的現象。

「首相，我是讚成方才兩位大臣的提議的。」

「是的，爲我們祖國的前途掃除荆棘，我們有乘勝出師的必要！」

「而且爲我們的子孫的安寧，決不能讓他們重復來加暴於我們的領土！」

正當我們的御爾斯殿下預備站立起來，發表他的富有煽動性的演辭的時候，那位年老龍腫的三世大臣方迭透潑伯爵，顫動着他的蒼白的落腮鬚，很艱難地微偃着背部，起立於他的座席上了，他發言的時候，慣常運動他的有力的手勢，以便使他的語辭能夠打入聽衆的耳鼓。

「唔，」他微帶喘咻的音調說：「我以爲今天我們所要慎重討論的是：第一件爲我們出兵進攻的問題，而另一件乃是我們當今陛下的下嫁問題。」他把他的右手抬得高高地，揮舞他的兩個細長的指頭。「對於第一件，我以爲暫時我們應當秣馬厲兵，調整一下國內的經濟狀況，然後再實行我們的國策。因爲歷次的戰爭，我們已經使全國的子民，受到了很重的負擔，現在該讓他們有一個喘息的機會。」

立刻一種嗤聲在四圍裏潛發了起來，這是急進的少壯派的大臣們所勃發的，他們最不讚成這種溫敦主義的表見，然而小部分的支持重的大臣們，卻在暗暗地傾向於方迭透的主張，可是他們不敢公然宣布，因爲他們的勢力是太微弱了，何苦去攪大多數人們的盛怒呢？

方法透潑並不因為議場的空氣的轉變而餒弱了他的勇氣，他現在繼續陳述他的第二個意見。

「關於第二個問題，我以為我們臣下是必須奏請王上即日從速解決的。因為王上已經是青春途上的年齡了，她應當有個歸宿，她應當不可稍緩地決定她的丈夫，而我以為王上跟卻爾斯殿下是最匹配的一對。這樣的結合，將對於祖國的前途，有無窮的幸福，這是我的昏聩的愚見！」

大眾對於法透潑的第二個問題，都付以甚大的注意，而且有不少的大臣們都現出了他們的讚同的顏色。只有那位坐在議場一角中，腰佩寶劍，肩負勳章的雪梅納斯大臣，卻頓然地斂起了平淡的喜容，而罩上了難堪的憂鬱。他的頭俯垂着，全然消失了那顆寧靜的心了。他不斷地偷視着所有在場大臣們的顏色，憑此來占卜他的未來的命運。——因為他是曾經一度為克麗絲蒂娜王上所寵幸過的，他正在時時刻刻運用那獻媚的手腕，以博取王上的「愛」，希冀本人能够一躍而為她的丈夫，為瑞典帝國的統治的人物。

首相不加批判地重述着法透潑的政見，不過，在演辭之中，顯然，他也是同樣地深表同意的。他慎重地發出他的簡單的意見了，以一種高度的聲調，推送着他的每一句的話聲，直到這大廈的四壁。

「關於出兵的問題，我們該從長計議，至於王上的下嫁問題，在我也以為至少該擇配一個英

雄豪傑，那才不至於辱沒了我們的英明的王上。」

「我是寧願灑洒我的熱血到沙場之上，」維雪爾凶鷲地說：「我最反對從長計議，把良好的機會蹉跎過去。」

「卑職極端希望我們的王上能夠即日准奏出兵，繼續對付野蠻的敵人。」

「卑職讚成先解決了王上的婚姻大事！」

「對！」

「我想這理由是很充分的，英明的王上，跟英勇善戰的殿下結為伉儷，那才是千古的大快事！」這些意見是絡繹不絕地發自各個座席之上，大多數的意見是：第一最好先解決王上的終身大事。

時間在鄭重的討論中過去，卻爾斯殿下本來對於進攻敵人的希圖，他有不少的卓見發表，然而爲了衆大臣的全部注意到王上的婚姻大事，而且又是大多數的人們願意他跟克麗絲蒂娜成爲無雙的佳偶，倒反而弄得不能有所抒發了。他決計保持他的緘默，只靜悄悄地一言也不發的端坐着。

依照多數大臣的意見，他們一致請求首相以老臣的地位，去懇奏王上即日從速解決那關係她自身的大事，同時奏請她下令準備出兵，以發揚祖國的威力。

「萬一王上拒絕接受關於她的大事的奏請呢？」首相末了頻蹙着雙額說。因爲他熟識王上的個性，她是個巾幗中的富有男性的剛毅氣概的人，萬一她有所執着，那便是先王在日，也不見得能以轉移她的意向的。

「可是，無論如何，我們要希望她下嫁一位英雄之士。」方迭透潑固執地說。

「是的，這是必須的。」

「王上決不能隨意下嫁無名之士，有辱國體！」

「她是全瑞典的王上！」

在這話聲之中，有人卻在深深地擔着杞憂，因爲過去以及現在，王上是最喜歡隨便親近任何男子的，只要他有一技之長，或則他值得自己歡愛的地方，那她便會不自禁地留戀起他來的。這便是她的一個美中的最大的缺憾啊！

「那末，既然衆位大臣必須我去力奏王上，自然，我是應當肩負這個使命的。」末了首相古魯斯東沉着地說。

全場的會議的中心，已經從出兵的問題，轉移到王上的下嫁問題，而這重大的問題，已經決定由首相進宮去力奏主上，於是緊張的空氣逐漸地弛鬆下來，大衆把重要的期望，都集中到那件大事上去了。——只要過一天聆取首相的報告，然後再作從長的議討。

大會的進程已經到了告一結束的階段，大臣們已經沒有方才的那種莊重肅靜的穩重之態，他們揀着跟自己最接近，最有深誼的同僚，在交頭接耳地「切喳囉嚕」起來了。

雪梅納斯乘着衆人不注意的時間中，他躍走了出去，滿懷的掃興，以致那濃闊纖長的眉毛都緊皺了起來。他匆匆地預備去找尋克麗絲蒂娜，使她把她的丈夫的入選，能够揀中於他的身上。

卻爾斯殿下也接着舉起了有力的雄勁的步子，退出了會場，大概由於自己的婚姻爲大臣們所提醒，因而有點不免那個起來吧？

會議還在延長下去，那是討論其他的國務的提案的。我們不需要知道這些，所以不妨讓我們來聽一聽大臣們的切喳之聲。

「我期望我們的王上，能够早日完成那件大事！」

「不是嗎？萬民對她的議論都如流言那末壞……」

「便這一點，是我們當今王上的缺點，她一切都英明，一切都果斷，而且能够洞察一切國家的隱微，只是，哦，只是她太……太浪漫了一點，也難怪，青春的火燄正在她的身上流過……不過末，

……作爲萬民之主的王上，總該斂跡一點，太那個了，便不免造下絕大的美中不啊！」

「對呀！對呀！」一個尖嗓子的聲音鑽起來了，細而清脆。「據不可聽信的流言，說是她已經有了半打以上的囉！」這人物把他的大拇指跟小指兒翹得特別的高，彷彿他的言語還不足以顯示

對於人們的驚覺。

「半打」有人在哧哧地駁斥說：「豈只半打而已，也許再要加上二分之一的半打吧？」

「呵呵呵！」

「哈哈！」

「這無怪流言對於她的可畏了。」

「我們是王室的一員，我們的責任是不能放任我們不去過問王上的行動呀！」

「所以，立刻和卻爾斯殿下結婚是最好的辦法，最好的！」

「要是不，至少應當是個當代的英傑！」

「對呀！」

「一點兒不錯呀！」

會場的嚴肅的空氣，實際上是已經遭受了破壞了，議事的行程，差不多到了完全結束的階段，那位兀立的親隨侍臣，在隨時準備着首相的宣布會議的終止，以便實行他在會後所應有的工作。首相雖然以六十外的遐齡，出席這個重大的國務會議，然而他始終滂薄着飽和的精神，疲乏、倦怠、厭煩，似乎永遠跟古魯斯東老臣是無緣相會的。他的神采煥發震盪，表示他確乎是一國的最高執政長官的楷模。

這重大的會議已經消耗了他們兩個鐘點以上的時間，瞧着出席的大臣們已經缺乏那種一貫的精神，來討論那些瑣屑的國務，於是首相在短短的考慮之中，決定宣告今天的議程終止了。

他的赤誠的心，已經飛入宮殿中去了，對於當今的王上，他正負着衆臣所殷望的「力奏下嫺，決定用兵」的使命，他決不玩忽這個責任，他暗禱他的奏請是會獲得王上的恩准的。

然而正當他預備宣布終會的時候，那扇側邊的鐵門卻隆重地開裂了，最先一小隊的禁衛隊雄赳赳地並列於邊側甬道的兩旁，刀光劍影，備極了人間的尊嚴，隨後穿着鸚鵡花紋的臨朝大服的聖駕，便出見在衆目爛爛地密切注意着的側門之間了，立刻所有的大臣們都凜然地直站着身軀，微俯了頭，雙目無邪地下瞰着光滑的議場的地板，以迎接這位英明果敢的女王的下臨。

全議場的空間陡變了，闐寂、嚴肅，鴉雀無聲，甚至連一些不可避免的老臣們的低咳聲都暫時鎮壓住了。

「駕到」

這拖長尾音的傳鳴聲，立刻擊碎了全場的闐靜空氣。

二 女王的雄辯

女王克麗絲蒂娜的下臨會場是突然的，這位王上的個性很是剛毅果斷，只要一個思想，一個刺激，掀起了她的緊張的神經，她便會有一種行動，逸出於無論誰的意料之外。

瑞典帝國的能够掃蕩敵人，驅逐盜寇，一洗數十年來的仇恨，實在便是由於她的能够當機立斷，而造成了祖國的光榮的一頁史跡。

十五分鐘之前，克麗絲蒂娜還沒有想到要出席今天的議會呢。

那時，她正同着她的親愛的王妹雪薇媛美，在便殿之上討論着最近以來她的心頭的煩悶。她準對着雪薇媛美的瓜子形的臉部，微拍着她的瘦而高聳的肩尖，流露出她的私生活中無異於一切女性的憂鬱。她說：

「親愛的雪薇媛美，我的王妹，近來我感覺得異常的煩悶，我的情緒非常地惡劣，因為生活太乾燥了，太乏味了，別人也許會希冀做一個國王，夢想那養尊處優的生活；然而他只要有靈魂，有夢想人生究竟的意味的話，那他一定會在實現他的非常的希冀之後，而感覺到味同嚼蜡了。說真話，我的王妹，親愛的雪薇媛美，」她漸漸地從那張近窗沿的大圍椅上（這是披覆着一種灰褐色的

珍貴的獸皮的圍椅）站起來，嫵娜地踱了一個來回，那對奇特的、多情的，又是嚴重有感的身子浮游了一下，於是她繼續說：「我是很想把這束縛我的自由的王位，禪讓於力能勝任的人物呢！」

雪薇媛笑以虔誠的稚氣的目光，傾神聆受着克麗絲蒂娜的衷曲的宣洩，她一向是伶俐活潑，充塞着愉快的神情的，然而她在克麗絲蒂娜王上之前，雖說是姊妹的份，然而終究是間隔着一道尊卑的鴻溝的，所以她在她的面前便顯得恭敬端莊，小心翼翼，惟恐有所差失了。「是的，唔，」她只仰瞻尊容地望着她的王姊，等她的衷曲已經完全達到了宣洩殆盡的當兒，她屈着她的左膝，擁住了克麗絲蒂娜的右腿，「唔，王上，我的王姊，你不能無端地發生這種可怕的思想，你是萬民所愛戴的全國的元首，無數的純良的子民，正在祈禱你發揚祖國的威力，繼續父王的遺志！」這些話，她是運用了她的柔和的聲調，夾帶着有力的音節而吐露出來的。

正當克麗絲蒂娜微笑地拊摸着雪薇媛笑的梳整得光潔潤澤的，覆披如扇形似的金髮時，便殿的殿門鏗然地推開了，雪梅納斯大臣昂藏地跨着大步子而進入了，威武的氣概，從那兩撮短短的八字鬚露上是最能傳神的。他的蒼白的臉上，夾帶了充分的悵鬱，雪薇媛笑知趣地便在他走進來的時間內離開了，她明白一切，甚至對於雪梅納斯突然進宮的來意，差不多有七分料定的，因為感得自己的離開，是一種最聰敏的辦法。克麗絲蒂娜並不加以阻止，一任雪薇媛笑消逝，那雙具有勾魂魔力的眸子，有如兩道電流，直射着這位曾經一度爲自己所狂戀過的大臣。

「王上，我的敬愛的王上！」他行了個最尊敬的大禮以後，便直趨到女王的跟前，因為過去的熱戀曾經打破了高度的記錄，所以他是比較地可以不拘禮節任意親近克麗絲蒂娜的芳澤的。他吻着克麗絲蒂娜的罩着紗質手套的手背，然後，虔敬地作了個扼要的報告。

「王上，今天國務會議席上正討論到您的問題，同時還有出兵的問題，依衆大臣的意見，王上應該立刻解決最重要的終身大事，然後再決定出兵的問題，唔，王上，我的親愛的，」他說到這兒改變了口氣，他喚起了過去的彼此間的瘋狂的情熱了，因此他的稱謂不能不改變得親暱一點，而況這兒沒有須要顧忌的人物，雖然那位大腹的內廷侍臣狄浮斯是始終不離左右地侍奉着她的。「容我說句忠真的話，我是始終愛着你，同時，我想你的下嫁的人選，是不會轉移於別人的身上去的。」克麗絲蒂娜過分嚴肅地聽着雪梅納斯的急速的奏達，等他說完了他的重要的報告之後，她微哂了一下，這微哂，不是雪梅納斯的聰敏所能判明她的底蘊的。

一個勃發的思潮，突然飛上她的腦際，她轉過臉，——那綽約多姿飄若天仙的，惹得起萬千情郎愛戀的臉，向着她的侍臣發出了那道有力的命令：

「狄浮斯，命令禁衛隊排駕進議場！」

「是！」高胸大腹的狄浮斯鞠躬着，倒退了三步，一個立正禮行過後，他便退了出去。

「克麗絲蒂娜，幹嗎？」雪梅納斯不勝驚訝地呆了一下，他又湧起了那個常常潛伏於腦中的

恩潮，——克麗絲蒂娜真是不可捉摸的女人哪！

「別管，雪梅納斯，這不是你能過問的。」

「唔！」

他惶慮莫名地瞧着她的嬌娜的嬌軀，踏着那下降的階石，飄然遠去了。

「王上，克麗絲蒂娜，親愛的，……」他鶴立如木雕似的，緊繃了一臉孔的詭訝之色。

這樣，這位英明果敢的女王，便置身於議場的最高的台基之上了，首相遜抑不遑地退坐在一旁，益顯得他的恭敬持重之態，是超於任何大臣之上的。

克麗絲蒂娜今天現身到國務會議的議廳中來，是極度地矜持與莊重的，那頂滿嵌着珠光寶器的巍峨的王冠，高戴在她的頂上，婷婷玉立的嬌軀，直挺挺地站立於台的中央，這姿態較之臨朝高坐於御座上時，更顯得尊嚴有威的。她在剛果的顏色之中，擴散着足以壓倒任何朝廷大臣的氣勢，聲調是那樣地高爽而清朗，決不會有一字半句的吞吐含糊，以致淆惑了任何大臣的聽覺。

「衆位大臣們，」她剛勁地發言道：「我早已明白各位對於這次國務的商討的目的了，不過，我必須鄭重地昭示我的確切不移的定見。」說到這兒，她頓了一大頓，銳敏的目光，閃電似地在發掘每一個身任中樞要職的大臣的心。

「第一，我斷然地昭示於衆位大臣的，是我們已經獲得了勝利的光榮，我們已經把殘暴的敵人，從我們的國門之內，悉數掃蕩盡絕了，我們的抗禦的目的已經到達，我們已不負先王的遺志，這是值得全國上下額手稱慶的一大快事！」

「至於，」她說到這兒，微擊了一下她的手掌，使那堅強的弧形的桌面上，微微地發出一種沉重的、然而絕不響亮的聲音，「至於乘着戰勝敵人的餘威，實行侵入鄰邦的政策，使他們成爲刀俎上的魚肉，那是我所斷然反對的！」

所有的大臣們都發出了一陣漚擊，他們如同吃了一杓冷水澆頂，他們料不到王上的意見竟會跟他們熱中的期望這樣背馳，一種反對的顏色，立刻透露到大部分大臣們的臉上來了。然而沒有一個敢起立抗議。

「理由是非常簡明的，」克麗絲蒂娜女王繼續說，她明知大部分的大臣是在反對她，然而她卻非常堅強地執着自己的斷然措施了。「因爲我們瑞典帝國這次的戰爭，原係反抗侵略而戰鬪的，現在決不能爲了反抗的勝利，而便也用侵略的手腕去還敬敵人，這是爲正義所萬不容許的！再說侵略我們的，只是殘暴的敵邦的野心軍閥的意志，他們的千萬子民，決不會讚成他們的軍閥的作爲的。假使我們用侵略作報復，那無異去屠戮他們的無辜的子民！我們本來反抗敵人的屠戮我們的子民，摧殘我們的土地，難道現在可以去加暴於那般安居的純良的子民身上嗎？所以，」她

把她的聲音更放得高昂、激越，「我反對敵人的侵略我們，同時我也反對我們去侵略別人，我們不能讓人家覆滅我們的種族，同時，我們也不能去殄滅別個民族，爲的是我們都是人類的一員！」她的對於第一個問題的判斷，已經清楚地昭示於衆臣的面前了，於是吁了口緊張的氣息，然後來回地微踱了幾步，準備說明她對於衆臣所認爲重要的必須早日解決的第二個問題的意見。

古魯斯東首相在微點着頭，對於王上的一大篇的口諭，他感得聖見並不錯；這的確是一個英明的王上的卓見，決不是爲了懼怯戰爭而反對戰爭的。

方迭透潑這位落腮鬚的老臣在微笑了。

「我王的聖見正與我是相同的。」他眉飛色舞的在暗自咕嚕着。

可是上將維雪爾，跟其他急進的大臣們，卻一致地在搖着頭，他們只意識到這是王上的一種怯戰的飾辭而已。

維雪爾正想起立發言的時候，克麗絲蒂娜卻已緊接着她的下文了。

「關於第二個問題，我必得鄭重地聲明，衆大臣的意見雖然是出於關懷我的至誠，不過，」她天真地微笑了一下，「太年輕了，我還覺得沒有達到需要結婚的年齡，所以，關於這件事是應從緩議。」

「恕老臣直言懇奏，」兩鬢蒼蒼的方迭透潑再也耐不住緘默了，他躬身站立起來說：「臣願

吾王俯從衆位大臣的一致意見，察納卑臣等的奏請，爲了瑞典帝國的前途，爲了我王是全國的至尊，決不能久長地孤身獨處，老臣敢冒瀆天顏，懇請我王別再用緩議來使臣等失望了。因爲這緩議二字，王上已經不止曉諭過一二回了。」

方迭透潑戰戰兢兢地總算把他的一股意見完全奏達出來了，他如同頓釋重負，感得內心中一陣的輕鬆，他以善察天顏的目光，在注視着克麗絲蒂娜面部的變化。

另一個奏語又從閑靜的空氣中，播送出來了，那是曾經執掌過五年以上朝政的王族汪達安伯爵，扁盆臉，臉皮皺縮得有如胡桃的殼皮，他是一向跟方迭透潑交誼最爲深切的人，說話的時候，最善於使用低而清脆的嗓子，他恭敬萬狀地說：

「臣的愚見，完全相同於方迭透潑大臣的，臣的最大的期望，是能够在不遠的時間內，瞧見我王徇從衆臣的奏議，並且憑着王上的聰敏睿知，發揮瑞典的如日的光輝。」

「臣等的愚見都是這樣。」

「臣等的愚見都是這樣！睿知的聖上，請察納我們的愚見！」

「並且我們還期望王上能够更考慮一下對於用兵國外的那件事！」

許多的奏請之聲，從各個座席之間飛揚了起來，維雪爾上將乘着這機會，他雄赳赳地堅握了他的那柄嵌以星徽的寶劍，流露出一種軍人的豪爽之氣說：

「臣維雪爾懇奏吾王能够收回聖命，早日下嫁當世的俊傑，並且早日取消那反對用兵疆外的聖意。這實在是臣所日以繼夜地禱祝着的！」

克麗絲蒂娜鎮靜地聆受着所有王公大臣的奏請，她的目光，片刻也不肯寧靜地注意着每個大臣的面部。等到維雪爾上將的勳章琳瑯的身軀坐下去後，瞧別人大概不再預備發抒這相同的意見時，於是她以剛愎不撓的神態，斬釘截鐵般地說：

「不！」這彷彿是一種金屬的迸裂之聲，震駭了在場的全體大臣的神經，「我已經聲明過了，由於再三考慮後才鄭重聲明，以昭示於衆大臣之前了。你們應該服從，對於你們的王上所裁決的意見，誰也不能再行反對！」她的眉毛，那變得如新月，如銀鈎的眉毛，眉梢倒剔得非常顯明的。這簡直是專制的決斷，她一點也沒有留下讓誰再行奏請的餘地，她的有力的「不」的否定，是昭示了大臣們不必再用什麼無用的諍諫了。

克麗絲蒂娜隨即旋過身軀，那豐腴的，營養得微嫌多脂的背部，朝向了所有的大臣，這是她告訴禁衛勇士們以離場的暗示，每一個大臣均以最虔敬的大禮默送着她的退場，首相無聲地恭送着聖駕——他是那樣的遺憾，那長篇累牘的預備好了的奏語，竟致沒有機會當衆宣奏了。

——她去了！

他如同受了無限的冤屈，默語着。

禁衛武士的「鞦韆——禿」的靴聲，在甬道裏又單調而一致地響了起來，刀光、劍影，耀得够威武，够莊嚴，遠了，遠了，終於全部消失於那扇鐵鑄的正門之外。白色的，白得髮上乳白油漆的沉重的鐵扉密密地又緊閉起來，留下那威嚴的餘威，兀自在所有的大臣們的心上、目前，幌幌搖搖地震撼個不住。

——王上去了！

——去了一點商量的餘地也沒有的！

——這是專制、壓迫，沒有商議餘地的聖旨。

人們在議論，在心的深處交流着這許多議論的聲息。

維雪爾上將眇動那隻帶上創疤的左眼，一直送着克麗絲蒂娜的背影消逝於門外，屏息地緊張了足足三分鐘之後，他的剛強的堅持的意志又回復了。由於這兒又恢復了一種弛鬆的可以不需謹慎防失禮的空氣，他活躍了，利劍的殼匣微擊着座旁的把手，那條渾雄碩長，氣宇軒昂，不失大將風度的身軀站了起來，這突然的行動早已掀起了首相古魯斯東的注意了。

「首相，我以爲我們有挽回王上旨意的責任，爲了祖國，我們決不能放棄了諍諫。在我的意思是……」他放出了有力的音調說，而且兩手不住地摸擦起來，「第一，我們應當聯合衆位大臣去再行奏請王上准予出兵，至於王上的那件下嫁的大事，我以爲可以暫緩商議。」

這立刻勾起了年老的方迭透潑的反對了，他掠着稀長而披覆於耳頰邊的灰花的長髮，從一個鄭重的咳嗽聲中，他站了起來，像一根彎曲的葡萄藤。

「不，不，」他固執得連牙根都咬緊了，「第一，我們要諍諫的是王上的下嫁問題，民無主不立，王上必須有個丈夫才行！唔！誰能反對這是個首要的問題呀？」他的聲調，而依然鏗鏘的眼光，努力注視着維雪爾的臉部。

維雪爾一聽之下，早已在心裏吐罵了起來，他立刻嚴厲地說道：

「這樣說來，一切國家大事當以婚姻爲第一了！」

首相瞧着情景有點弄得鬧別扭了，他不能不以和事老的地位自居，他勸解兩方不需要無謂的論爭，一切還得秉承王上的聖旨解決的，憑意氣作鬭爭，這實在是太浪費了精力與時間了。

隨即他宣布今天的國務會議暫時結束，「嚙汪」的鐘聲立刻莊嚴地響了起來，值星官開始作收拾會場的準備。

大臣們無聲地離開了那久坐的席位，彼此用深沉的目光打了個招呼，這才如方才開會前一般似地絡繹而去。

會場上留下了黑暗與陰沉，打掃會場的值星官開始忙碌於他們的本位上的工作了。

當衆大臣們向這巨然巍立的議場大廈發出告別的目光時，維雪爾上將躡身跳上了那頭高

項豎尾的青鬃馬，旋轉頭，遙望着方迭透潑坐進那四輪馬車的背影，便重重地吐了口吐沫：

——老朽，他跟我反對，難道他倚仗先王的過去的寵幸嗎？哼！他要解決王上的婚姻大事，我偏不讓他得志！

於是他撥轉馬頭，兩腿施展了他的馬上的絕技，只那麼輕描淡寫地胯下一緊，那牲口便四蹄騰空似的飛逝而去。

「上將往那兒去？」

「怎麼這末匆促呀？」

「進宮吧？」

「不，瞧他的路向轉了彎了。」

衆大臣們遙望他的絕塵而逝，作着任意的推測。

方迭透潑氣得翹高了鬚鬚，迅速地離開了議場大廈了。他在罵，甚至呼住了那個高坐在駕駛盤上的車夫低罵給他聽。

——這小子，乳臭未乾，我在執政的時候，他只是個起碼的軍曹，現在，哼！居然反對我，反對先王的信臣！瞧吧！文部省的一等大臣，總不會壓倒在武夫的手裏！

維雪爾快馬加鞭，像馳騁於戰地一般的，他已來到了一等大臣雪梅納斯的府邸前了。當他跳下那頭高頸的青鬃馬背之後，兩個扈從們便謹謹慎慎地帶過那匹強碩的牲口，而讓他們的主人，昂然地挾着滿腹的惱恨不愉之色，急匆匆地跨了進去。

雪梅納斯正在他的府邸中的會客廳裏反背着雙手，踟躕地踱步來回，薄薄的唇皮緊抿着，彷彿在慎防那兩排特別粗闊的牙齒，別遭受了風寒，——這是他的思慮運使時的一種常態。

十五分鐘之前，從王宮的偏殿裏拖了一滿腹的失望與懊惱，浮盪似地直盪回到自己的府邸，聰敏的天秉，早已叫他認出了克麗絲蒂娜的愛情的施行，已經全部從他的身上脫離去了。這極大的失意，幾乎使他的每一根神經都麻木了。本來他一直在做着夢，一個甜到無可再甜的夢，英明的當今王上，將成爲他的唯一的永久伴侶，而瑞典帝國的王冠，將從克麗絲蒂娜的頂上移交於他的頂上，瑞典的主宰者是他——雪梅納斯，他將以一等大臣的地位而躍居於九五之尊的御座。……然而如今這甜蜜的、緋色的、珍貴的夢終於粉碎了，他像世間一般的男性樣的遭受了戀愛之神的白眼，而墮入失戀的痛苦之淵中了。

——我必得重復喚起我們的過去的綺夢，我一定得追索她的心，那野馬似的心，重復投入我的懷抱，我決不能眼見已經可以降臨於自己的幸運，條地逝去，再也永不回頭的逝去呀！

他苦苦地籌策、考量，致於從回家到現在，全然忘記了他應該有片刻的靜息。

——要是她真個接受了全朝大臣的奏請，跟卻爾斯殿下成爲伉儷，那……

他全然墮入絕望的窠臼之底了，以地位、以品貌、以羣衆的愛戴而論，他雪梅納斯自然該退避三舍。所以要是真個她是傾心於殿下，那他的美妙的幻想，一剎時便會成爲鏡底的花月，消失於無形無踪之中。

——這怎麼辦呢？難道英勇的雪梅納斯便甘願默爾退讓，拱手奉送了他的愛人嗎？——他的萬民之主的當今王上嗎？

他的思潮湧到這個礁石上來的時候，他簡直坐立不穩，幾乎至於瘋狂起來了。便在這個苦悶得不可開交的時光，他的曾經共過患難，浴血抗戰的同道的朋友，卻推門而進了。

「哈囉，雪梅納斯！」維雪爾伯爵掛下一絲勉強的笑容，逼近去，那一份滿目的蘊怒，十之八九，兀自在流露得非常充分的。

「唔，我的老朋友。」雪梅納斯迎上去，伸出乏力的手，一把握住了伯爵的手掌。

維雪爾揀一張絨墊的沙發坐下來，抽出一支三吋多長的雪茄煙，點一點旺火，吁了口氣，兩道濃霧蛇似地從鼻官中嬾出來。

「真氣死人，老兄，那個老渾蛋，糊塗蟲的老朽，他竟跟我作對，世間沒有再比這豈有此理的了。」

他以出兵爲輕，以婚姻爲經國大事，不是蛀壞了腦筋，會發出此種荒謬絕倫的論調來嗎？」

「你說的是方迭透潑這老糊塗蟲嗎？」

「對呀！除了他還有誰？雪梅納斯，我一定跟他鬪一鬪，看他的主張能夠實現嗎？你幫我的忙，幫我……唔，你。」

「幫你？」雪梅納斯說，他意識到這倒是一個機會，至少他可以利用這機會，阻止克麗絲蒂娜婚事的進行，而使自己可以有慢慢兒賣弄愛情的機會。

「是的，雪梅納斯，我們去慫恿王上且慢結婚，你是跟她有過一段最密切的情愛的，你的用計阻撓的功效，是一定會強似我的幫我一幫忙，也是幫你自己一點忙，雪梅納斯，你不能推阻你的義務。」維雪爾一語雙關地說，同時，他的笑也比方才自然得多了。

雪梅納斯點點頭，他知道他的語意，——自己過去跟克麗絲蒂娜的如膠似漆的熱情，早已是全朝中的公開祕密了，因此他對於老同僚的蓄意，一點也無用驚愕。

「你相信我的阻撓的效力是可能的嗎？」

「是的！」維雪爾堅決地說。

「那末，好吧！我便盡我的努力。」

「你答應我，你讚同我？」

「爲什麼不呢？也爲了自己呀！」

維雪爾露齒地笑了。「唔對呀！」

「老實說，對於方迭透潑，我早就不讚成，議會裏容納這種老朽得發酸的政客，國家大事還會弄得好嗎？」

「你真是同我一般的卓見。」維雪爾這「卓見」二字的使用，固然是在諛媚他的同僚，然而也就在這含蓄中藏下了自我驕矜的成分了。

「開誠布公說句肺腑之言，我是讚成乘勝出兵，耀揚國威的，同時我希望我們的英明睿智、慧心超羣的王上，是能够下嫁個當世豪傑的！」

「當世豪傑，自然是捨足下莫屬了！」

「不，維雪爾，你開我的玩笑嗎？」

「那倒是你在開我的玩笑啦！」

「真的，我想我是高攀不上王上的！」雪梅納斯故意露出了謙遜之態。

「這你是在裝客氣話了。當今豪傑，除了我跟你之外，我便不信再有別人。不過，我呢，」他摸了摸下巴，——那剃得青鬚根濃濃的下巴——「我是有孩子，成爲孩子們的父親的人了，我決不跟你搗蛋，跟你競爭，所以你得努力進攻，別給那般昏愊的政客，真個嚷得叫她下嫁了卻爾斯殿下，

這個是榮辱得失、成敗利鈍的緊要關頭呵！老兄，你別再假裝痴。」

雪梅納斯不能不承認地點了點頭。「唔——」半晌過後，「是的！」他的目光漸漸地俯瞰到砌着精緻的花紋的地面上去了。

「我會從旁幫你的忙的，雪梅納斯，你放心。不過你也得幫我的忙，切勿使王上把婚姻的大事駕凌於出兵的那件大事之上，這便是我的最大的期望，我不能令全瑞典的大眾，訕笑一個武夫究竟不過只會掉口舌，只會掉筆尖的政客！」

「有數，我不會比你糊塗。」

「這好極啦！那末，雪梅納斯，你不必愁眉不展了，我們互助，自助而後天助；互助，那定然邀得上帝的幫助了。」

「我相信這個話是會得兌現的！維雪爾，好久我們沒有開懷豪飲了，來，今天喝十大杯。」

「好！」

於是雪梅納斯吩咐他的家僕，取出了那窖藏的佳釀，他擎起了那支高腳爵形的酒盃，讓血紅色的酒液，一直灌下了自己的頸子，咂着嘴，不顧對方已否乾了他的盃底，立刻第二盃，第三盃，……連一接二地灌下去，灌下去。

六七大盃之後，他的意識模糊起來了，他回復了過去在宮中御園裏的卿卿我我，鶉鶉鶉鶉的

絳色的沉醉生活之一幕了。他滔滔地背述着過去，他滔滔地訴述着未來的美夢……

「有一天，達到了你的目的，」維雪爾也早已七分醺醉了，他的紅焯焯的眼珠裏充滿了羨慕的光芒。「你可別忘了我！」

「是同過患難的同僚弟兄，維雪爾，我倒會把你搬到腦後去嗎？」

「謝謝……你……唔！」

漸漸地這一對武夫終於泥醉了，他們橫陳到沙發之上，做他們的旖旎的好夢去了。」

三 喬裝出遊

黎明，晨曦從深閉永鋼的琉璃窗中透進這兒寢宮的時候，於是一種從來不爲一般民衆所目接過的綺麗的宮廷內景，便展開在我們的面前了。

那是一所寬敞的內宮，一切的陳設符合於平勻、潔淨、宏富的條件的。我們難得接觸過這樣的貴爲國主的寢宮，因此要用禿筆來塑造一下這兒的全景，那簡直是不可能的。那平滑的、瑩白的、如同羊脂白玉般的磁磚砌成的壁爐裏，正熒熒地燃着那終夜不絕的煤火，雖然已輕黎明來到了人間有一個多鐘點，然而值星的侍臣，他是那末小心地始終不敢怠忽了他的職守，寧可睜開了他的睡態萬狀的雙眼，而決不能爲了貪睡之故，致使煤爐的溫度減弱了，以致使他的王上冒受了風寒。這內宮是全浴在溫煦的暖流裏，克麗絲蒂娜正沉沉地在這春回大地似的氛圍之中，做着她的好夢。

她的御榻是在這內宮的套房中的，白羅的紗帳高高地懸着，從那柔薄如蟬翼的帳上，可以依稀地隱約瞧見克麗絲蒂娜的嬌軀，是那末恬適地正睡得酣暢淋漓的。一個微弱的輕啓室門的聲響，從靜肅中發生了，隨即我們可以瞧見那個熊腰虎背的心腹侍臣狄浮斯進來了。他的身軀真魁

梧得可以，他的個子的形態倒大有「狄孚」氏的「大人國遊記」裏的人物的風味。七零八落的幾根短髭，翹硬得如同兩撮鋼棕，蠻大的猿猴眼，挺高挺高的獅子鼻，一切都有點特殊，只是生壞了那張臉蛋，——平淡、灰色，始終鑲着承歡取諂的笑，無疑的，這是破壞了他的雄渾赳武的大缺點。

狄浮斯輕打着矮步，彷彿並不是搬動而是隨波逐流地汨泳過去的。

兩扇長長的玻璃窗，給他的蒲葦似的手掌所打開了，一股酷寒的冷氣，如衝破閘門似的直衝而進，立刻室內的溫煦給掃蕩得成個落花流水。

風舞躍着，這是晨的峭寒的風。

一片耀目的白色，如秋夜的晴空裏的皎潔的白雲，頓時使得人們的雙目，似乎突然明明得多了。

——好一晚的瑞雪吓！

狄浮斯微語着，然後他靠近御榻的跟前，行使他的晨課的責任了。

壓扁着喉嚨，他叫了，幽幽的，低低的，深恐驚動了王上的寧靜。

「王上，王上，是起身的時分了！」

「……」

「王上，是起身的時分了！」

「唔！」

克麗絲蒂娜突然驚躍了起來，她跛着那雙全國第一流繡匠所製就的白色花紋的拖鞋，披起那件鵝絨的氈，人就離開了她的冷寂的榻位了。

一個濃濃的「呵欠」，從媼娜的腰肢的左右擺動中終了了，然後望了望大個子的狄浮斯。

「王上，我擾亂了您的清夢了！」他惴惴然地微笑說。

克麗絲蒂娜等於沒有聽見似地，她的銳敏的雙目，直溜到了那敞開的玻璃窗外，立刻，一種無比的歡躍湧湧了。

「啊！可愛的雪，白雪，無瑕的聖潔的天使……！」

繞過那張貂皮鋪墊的沙發長榻，拉開門，她便躍入那嚴寒的宮外的小庭中了。

雪滿鋪着，牠渾厚如絮棉似的滿鋪了一切，宇宙是戴起了孝服，大地全溶入白茫茫的境界。

克麗絲蒂娜女王躍到那條平整的石台之旁，她用她的那雙纖纖的玉手，驟然地插入那厚積的雪層之中，她的頭臉俯下去，俯下去，一個猛然的行動出見了，那滿掌心的白雪擦上她的臉門，於是她行了個雪的洗禮，因為用力過猛，那白潔翩翩的雪花，竟飛濺到她的髮尖上，髮叢裏，如白蝶般的棲息，然而不到片刻的功夫，牠便消失了牠的影踪了。

狄浮斯用受驚的臉色，在門的邊旁注視着，伸出了那長而粗渾的鬚子。

——王上真是個女中豪傑，連我都畏懼的酷寒，她卻一點也不怕的，她真是我們瑞典的明主！行過雪的洗臉以後，克麗絲蒂娜戀戀地踱了一個來回，峭寒的氣息襲擊得她漸漸地失去了支持的勇氣，——她穿得太單薄了，多受了寒氣，這對於健康將會發生意外的影響的。於是她蹣跚着直回進自己的內宮，而坐到了那張貂皮墊的沙發上。

「王上，你別受了寒氣啦！」狄浮斯擔憂地說。

「唔，不會的。」她輕描淡寫地說，同時露出一種矜持的笑容：「年輕的時候，我是頂歡喜跟白雪搗蛋呢！」

「唔，可是現在王上是上了年壽的人了呀！」狄浮斯老實相地呆望着他的王上。

「不，不！」克麗絲蒂娜搖着儀態萬方的頭顱，那長而未加梳整的垂髮，披覆於她的項頸、耳根、肩尖之上。

狄浮斯取過了她的長統襪子、皮靴、上下裝的衣服，於是一隻腳跪下去，殷勤地把這些東西一一替她安排上去。克麗絲蒂娜笑容可掬地隨手拍拍他的傻大瓜似的頭顱。

「狄浮斯，你幹得好，真週到，唔，我不會忘記把你遷升爲一等的侍臣，這樣，你可以有加倍的年俸。」

「吓，謝謝王上的善良的聖意！這傢伙幾乎要行下跪的大禮，以致謝他的感激於王上的知遇。」

之恩」

突然，克麗絲蒂娜想起了她的昨晚所決定的意志了，她雄勁地跳起來，眉梢夾一夾緊，便高高地豎得很倒斜的，幾乎使狄浮斯這蠢材大吃一驚。他奉侍着克麗絲蒂娜已經有好多個年頭以上了，他深悉王上的情趣是刻刻變化得難以使人捉摸的。

——難道王上又將發起怪脾氣來嗎？

他訝異地驚瞞着，身軀低下去，頭顱兒微微地仰起了，震盪着，連動彈的感覺都消失了。

「狄浮斯，今天我要出巡去了。」她斷然肯定地說。

「出巡？王上，今天便御駕出巡嗎？」

「不，我不需要給大臣們知道，除了你，除了雪薇媛芙郡主以外，不准傳播我的消息！你。」她的鳳目圓圓地一睜，「馬上到外邊去弄一套大臣穿着的戎裝，並且要預備好一枚最高殊勳的勳章，這些，你不能够缺少了一樣，否則，你小心你的遷昇將要受到意外的失望。」

「是，王上！」狄浮斯不勝訝異地回答着。——爲什麼王上要出巡呢？爲什麼她要改扮大臣的裝束呢？難道她因爲厭膩了宮中的生活，而想找尋一些新的生活嗎？

英明的克麗絲蒂娜早已觀察出了這侍臣的的驚訝之色了。

「告訴你，狄浮斯，我厭煩那批要命的大臣，老嚷着出兵，一點也不顧惜民窮財盡，卻光想乘着

戰勝的餘威，去做他們的侵略的美夢。再有，他們竟胡鬧得管到我的身上來了，結婚，哼！我根本還沒有想到這個玩意兒。」

「唔，王上，唔……」狄浮斯只有「是，唔」的一法。他想不出用什麼最得體的說話來對答。

「我要避去他們一些時間，省得那討厭的維雪爾老是鬧着出兵，而方迭透潑那老頭兒光是嚷着婚姻大典再有，討厭的雪梅納斯，真可惡，噯，狄浮斯，下次你別讓他老是亂闖我的內宮。記住，我的命令是不能當玩兒的！」

「是！」

這侍臣嘴裏雖然「是」得沒有半句疙瘩，可是他的內心卻掀起了無限的疑訝：

「——雪梅納斯大臣不是王上的……？爲什麼……？這……：王上真是個捉摸不定的王上哪！」

讓狄浮斯在呆呆地滋生他的起落不定的疑潮，克麗絲蒂娜早已昂藏地靴聲「答塔」地離開了她的內宮，而一直跑向她的辦公的殿堂中去了！

當宮中的侍女們走進內宮來的時候，他們發見這老實無用的狄浮斯兀自在傻裏傻氣的呆視那種潔無瑕的白壁，於是她們好笑了起來，便打趣地說：

「狄浮斯，噲，你呆些什麼呀？受了王上的斥責嗎？」

「吓，不，不！」他的靈機回復轉來了，立刻意識到方才王上所下給自己的命令，於是本來免不了跟她們調侃幾句的例行公事，全都拋撇去了，旋過身，緊皺上一臉孔的正經之色，大肚皮彷彿已臨到十月懷胎的境地似的，直挺凸到宮門之外。

「傻瓜！」

「一個雙料大傻瓜！」

「我們的王上會喜歡這樣的侍臣，真是弄不明白，無怪人們要擴散甘犯天顏的流言了。」

……

讓她們聊她們的天吧，反正這跟我們的故事是不相干的。

黃昏之前的半個時辰，太陽還在蜜戀着大地。

崇宏的王宮浴在靜寂的空氣中。

雪，太厚了。牠們團結着，缺少高熱度的陽光是拿他們沒有辦法的。

風呼嘯着。

——「吁，吁……」

一層薄紗似的夜幕在無形之間披覆到大地上來。

離宮外不到一哩路的林木槎枿的大道上響起了「答禿」的馬蹄聲，跟沉重的鐵輪的輾地聲，雪從輪下飛濺開來，如千百點的銀花，在低空裏飛散。跟在這高貴的四輪轎式馬車的背後是兩騎威武的駿馬，牠們馱載着兩個偉岸的人物，在不疾不徐地行進着。

那打扮成爲赴武的軍官的人，便是我們的女王克麗絲蒂娜，而隨在她馬後的那位家將打扮的人物，便是狄浮斯這侍臣，雖然他所穿的服裝是最匹配、最合尺寸的一套，然而這顯得嚴重有威的服裝，一到他的身上，便只僅僅賸得軍服的軀殼了，肚皮挺凸得尺來高，臃腫的腿肉，擁塞在高統的黑皮靴裏，簡直像個故意裝扮得如此這般的舞台上的滑稽軍曹了。

他跨在馬背上是很覺得束縛牽強，反不如坐進那輛空着的，隨行的四輪馬車，倒來得安逸一點，因爲，這樣至少可以稍爲藏起他的改裝的醜相。可是，沒有王上的命令，他怎能敢！他只有尷尬地硬起頭皮跟隨着的一法。

克麗絲蒂娜是打扮得再酷肖軍官沒有了，單從那煊赫的一等勳章上，便顯出她是真真爲一個年青的王室貴族的軍事長官了。

「王上，到底我們往那兒去？」行了一程，狄浮斯忍不住問。

「別問！」克麗絲蒂娜回答，揚起了輕鞭，只指向着前邊展延開去的坦道。

現在，他們遠離了他們的宮殿，偶而回首，已不大能够辨別得出那赭色宮牆的外貌了。

夜，漸漸地在侵吞着光明，黑暗馬上便將光臨整個的宇宙。

一列森林，擋住了他們的路，當然車輛和馬匹並不是不能在這兒狹窄的曲徑中通過，不過沒有馳騁於坦道上的寬舒罷了。當克麗絲蒂娜的坐騎穿過那一排翠色的馬尾松的偏旁時，簌簌的停留於枝葉上的雪塊如驟雨似的飛打下來。雪花的屑粒從克麗絲蒂娜威武的軍帽帽沿上滾下來，正好漏溼了她的尖突如峯角的鼻端，一股涼意直沁入她的腦際，她微笑了。

——天氣倒怪冰涼的，這真是雪中微行，別繞風趣哪！

「王上，請您坐進車輛中去吧！高肩凸肚的狄浮斯，小心地「恭而敬之」的啓奏說。

「不，你以為瑞典的君主會畏懼嚴寒，為嚴寒所征服的嗎？呵呵！要是你受不了的話，你不妨跳下你的坐騎，去溫一溫你的大傻瓜的身軀。」

「嗶，不，我不，王上！」狄浮斯誠惶誠恐地連連躬着身。

鑼聲的車聲突然從前面的那個小小的市鎮處飛送過來，跟着，一種馬蹄的「的達」聲也從車聲裏迸發了出來，這是一個奇特的行列，從暮色滄溟之中，直透進克麗絲蒂娜跟狄浮斯的眼簾，她的銳利的目光，早已瞥清了這行列的儀仗：十多個的扈從，蜂擁着那輛高貴的四輪馬車，每一個扈從的衛士，彷彿都是上帝所特製的慍慍威武的典型人類，閃着光芒的劍鞘橫掛在他們的腰下，而那十多騎標悍壯碩的高頭大馬，更是挑選得沒有一頭是生着些微的缺憾：精壯，矯健，每頭都是

千里良駒的後裔。

這雄赳莊嚴的行列，已漸漸地逼向克麗絲蒂娜的面前來了。

——這定然是西班牙的使臣的儀仗！

克麗絲蒂娜自語着。從前幾天的奏報上，她早料定西班牙的使臣不久便將迫近首都的國門了。於是她勒住了自己的那頭坐騎，以精銳的目光，注視那安坐於車輛內的人物的儀表，然而夜色太不肯幫她的忙了，暗沉沉的暮色，加以那車廂的前部又下着那玄色的遮布，於是她失望了，她多麼可惜於無緣一見這位遠道而來的特使的豐采。

「王上，」狄浮斯細聲細氣地說，「我們該避一避才是咯！」

「傻瓜，他們會認得我是瑞典的君王？」

「……」立刻這內侍噤聲得再也不敢迸出半個字音來了。

莊嚴的儀仗已經行近了，漸漸地行過了他們的跟前，而投入那密遮着馬尾松的林道中去，這距離，跟克麗絲蒂娜不過十多碼的光景。正當她還在迴眸注視的當兒，一個意外的變動突然出現了。

四輪馬車的後部的一個鐵輪碎裂了，失了平穩的車廂，便尷尬地倒翻了，安坐着的大使，一個鷄子翻身便倒栽了出來，隨即他用敏捷的身手騰躍了起來。衛士們以凶殘的吆喝在呼斥着那個

驛滿的車夫，因為他不該使這乘貴重千金的車輛，太逼近了冰滑的、松樹的幹旁。

呼斥聲、嘈雜聲、問安聲、嘈雜在一片，攪混得轟轟然的。

「哈哈哈哈哈！」一串槌碎玻璃似的脆亮的笑聲迸裂了，克麗絲蒂娜完全失去了一種君王的尊嚴的自持的威儀，她覺得太好笑了，——堂堂的西班牙的使臣，會在森林中鬧出這個笑話，這還不該付之以大笑嗎？

——嗷嗷，尊嚴的王上，怎麼好這樣大失體統呀？

狄浮斯心底中喃喃着，露出訛訝的目光。

然而這位全身裝束成爲一等勳爵大臣的克麗絲蒂娜，卻更出乎他的意料之外地縱轡而馳了。她直馳到那列馬尾松的覆蔭之下，躍下高聳的馬背，在衆人的怒目睽睽之下，挺胸凸肚地直追近了那位負着特殊任命的使臣的面前，在暗越越的夜幕中，她陡然吃驚於這位特使的相貌的出衆，不瘦也不肥，一個惹人愛的面龐，正如莎樂美裏的約翰那末秀美，尤其那寬闊的額，那多情的眼仁。一個對比立刻從她的腦板上活動起來了。——雪梅納斯連他的一個鼻端都不如哪！

「貴大使是安東尼閣下嗎？」克麗絲蒂娜含笑地開口了，當她瞧見蠢頭蠢腦的狄浮斯凸着南瓜大的肚皮縱轡而來時，她使了個眼色，於是我們的這位貼身侍奉的侍臣，便默然地跳下馬背，反靠着手，一聲也不發的，只好活動他的那對呆滯的眼睛。

「不敢，在下正是貴大臣是……」這位叫作安東尼的使臣他好生驚訝，他想目前的這位豐姿翩翩的少年勳臣，怎麼早已熟悉了他的名字呢？蹊蹺，這真是難以弄得清楚的。

「尊貴的大使，方才受驚了，瑞典的道路真是太不容易走了！」克麗絲蒂娜向安東尼大使笑着說，一手插在那腰袴袋內，一手有意無意地捫捫那肩膀上的勳章。

「不，我決不錯怪貴國的道路，這是那蠢材的車夫的魯莽。」安東尼以嚴肅的態度，針鋒相對地回答着。他覺得少年的貴族們是最喜歡管閒帳的，因此他對於克麗絲蒂娜的言辭，不能不下一個嚴正的答覆。

「不錯，你說得對。」克麗絲蒂娜立刻改變了她的話頭。她覺得安東尼真不愧爲一國的使臣，因此她的調侃的態度，剎時間便收斂了。

「我還沒有請教貴大臣的大名。」安東尼正視着克麗絲蒂娜的風姿翩翩的面部說。他覺得這樣的美少年列身在武臣的階級中，在習慣上看來，總究是有點突兀的。

「這個，安東尼閣下，你不久便會明白，唔，也許明天或後天你便會明白……」忽然她又變得爽直得很的說，「唔，或者我現在便告訴你吧，我是范塞爾諾德，當今瑞典王族的一員。」

安東尼在聆受之下，他肅然地微偃着身軀，表示他的一種相當的尊敬。

「范塞爾諾德閣下。」

克麗絲蒂娜幾乎忍俊不禁的笑聲迸發起來，她並非笑安東尼的受騙，而是笑自己竟那末聰明的，一下子造了個奇怪的名字——這名字，在她喬裝出宮到現在，始終沒有想到過的。

「貴大使想今天趕進王城吧？」

「預計是可以來得及。」

「可是月色全無，路又冰滑得老是打滑溜，據在下的意見，不如到前邊那個窩婁蓬的小鎮上暫度一宵。」

「不，方才正從那兒過來，我不願意再轉回去。到了貴國的王城，我想足下是可以容許我來拜訪的。」

「太客氣了，貴大使，要是今晚不便趕進王城的話，那還是回到窩婁蓬的市鎮上，因為這兒的附近，再沒有比窩婁蓬更近的市鎮了！」

「是，謝謝你的善意。」

「那貴大使請上馬吧！」克麗絲蒂娜說着，她宛如一位真的能征慣戰的武士似地，縱身一躍，早已跳上馬背了，狄浮斯也便手忙腳亂地躍坐了上去。

安東尼大使的衛士們早牽過了一匹絳鬃的白斑點的駿馬，在侍奉着安東尼。安東尼向克麗絲蒂娜擺一擺手，身輕如燕地倏的騰身一躍，早已安坐於馬背之上了。

「再會安東尼大使！」

「再會范塞爾諾德閣下。」

安東尼撥轉馬頭，便「的達」地響着馬蹄聲，緩轡而行了。衛士們擁隨着沒入黑暗的，寒氣森森的林蔭中了。

克麗絲蒂娜重複撇下那陰沉的林蔭小道，緩緩地投向那星火點點的小鎮上去了。

——安東尼會回到窩婁蓬鎮來嗎？一定的，如果他能夠對於我發生一種愛的嫩芽。隨卽她「啾啾」地笑了。

——難道他有那種哲人的敏慧，能察覺我是喬裝的女王嗎？……好吧，不管怎麼樣，他還有跟我會面的機會呀！

末了，她奢望地想道：

——但願安東尼到達王城之前，遭逢了王城禁門的鎖閉的例行時間。

靜寂的、冰凍凜滑的行道上，克麗絲蒂娜命令她的車夫把預備的車輛，不妨在鎮上的任何處所找個安頓的地方，她自己呢，早已決定到那個號稱是鎮上最精良的，而其實是較之各大都市卻是最下等的旅店裏去投宿一宵，她決定不再加增她的微服遠遊的行程，因為她的心，早爲安東尼的美俊莊重的儀態舉止所怪束住了。

「安東尼這傢伙倒不愧是個上國的特使！」她隨便地向她的狄浮斯說了。

「唔，王上的聖見是不錯的。」這大肚子的傢伙躬身回答，一支手握住了他的鞍轡，一隻手卻撐住了他的腰肢。

「滿朝的大臣，誰能比擬他的高貴的風度？」

「便是我也覺得如此啊！」狄浮斯諛佞地說。他絕端沒有想到王上已經對於安東尼發生了趨於歡悅以上的情緒了，這真無怪乎他有大傻瓜的雅象了。

「當真？狄浮斯？」

「我沒有在王上的面前說過半句的謊話！」他回答着。

克麗絲蒂娜心滿意足地笑了。她覺得狄浮斯對這一點倒是聰明得很的。

他們的馬蹄已經踩到了窩婁蓬鎮的領域上了。鎮，躺在寂寞裏，三五點明滅的星火，從不知誰家的屋宇的虛隙中閃出顫顫的光。原始型的建築物在暗黑的朦朧裏，吞吐着古代的氣息。雖然模糊，迷離，然而在克麗絲蒂娜的感受上，卻清清楚楚地感覺到。

她鬆着眉，眯着眼，笑，在心裏盪漾，——要是永居在牢獄的深宮，會有這種景色賞到嗎。歷來的君王們太蠢了，他們寧可築起深禁的門牆，困束着自己的軀殼，逼壓着自己的靈魂，眼光連民間的一草一木都永遠隔絕，還能夠去洞察民間的疾苦嗎？

——今後我要多多地巡遊民間才是呀！
她自語着。

荒老的小鎮，立刻拓展着雙臂，迎候這一對君臣的下臨。

四 她愛上了安東尼

小旅店真是一幅下民的生活寫照。

蠟炬在烏油油的壁間爍動着顫動的光，簡陋、粗劣的陳設，使你連一瞥都不大願意。旅客們亂嘈嘈，哄得滿店的空間都塞滿了聲息。——這裏有各色各等的下民，手藝者、街頭負販者、出售苦力的勞動者，麇集在蜂巢樣的、霉氣窒鼻的小房間裏，下賤女人、粗糲的餐品，是他們的惟一的享樂品。

店主人和店主婦是這兒托薩旅店開設近十年來的主持者。造物的上帝最會跟下民們開玩笑的，——這一對賢伉儷，可稱得是世界上的無獨有偶的配偶了。假使我們把他們上一上磅秤的話，至少他們不會在二百五十磅以內。店老闆的眉毛太闊了，因此似乎睫毛跟眉毛分不開家，大概兩個狄浮斯的肚子才抵得上他的豐隆，腿條粗得像銅柱，當他走路的時候，簡直是一種費力的擺動，而不是以平常的姿式跨着的。老闆娘相同於老闆似的，永遠抖凸着懷胎十月似的便便大腹，嘴臉太過尖，因此整個輪廓就變成了一頭獼猴似的。愈是身軀累贅，愈是成日介沒有個休息時間，尤其在晚上，無家可歸的下民們，找上這所臨時的家庭時，她立刻恨不得舉起足來的忙亂着。

「請進來呀！要上號的房間嗎？」她不時這末笑逐開顏的說。栗子塊的肥肉一上一下地抖，彷彿

沸水裏的浪。

「老闖娘，把你的上號房間留給貴族王公們來照顧生意吧！」

這回答，常常從顧客們的嘴裏掉出來，自然帶着一點諷嘲。

於是老闖娘的尖臉蛋上飄起一團詈斥的雲——「豬坯，你有福分住我們的上號房間！暗暗地罵一句，心裏便如喝了甜葡萄酒般痛快。

店老闖比老闖娘會做人得多，雖然他不大愛動彈，然而招待客人是從不冷淡的。

「揀一個好的舖位，讓我們的客人舒舒服服過一宵！」其實他的通舖房間的舖位，何嘗分別得出一個高下呢！可是這樣說呀說的，對於照顧生意的客人，多少增進了他們的一分歡喜。

「今天，這寂寞的酷寒的晚上，旅店裏似乎比平常更其充塞着熱鬧，空氣加緊地冷，無家歸宿的下民們都團聚在那個狹窄的會客間裏，兩支壁炬發着搖搖顫顫的光，粗俗的、襤褸的人影在灰色土壁間幌動。老闖娘在呼喚着他的小使：

「噲，那個醉鬼轉胎的要酒呀，多淺點……唔，他已經七分醉死了的啦！」

瘦得根葡萄藤一般的小使，睜眨着成夜沒有好睡的碌碌眼。

「是，老闖娘。」

然而正在這個時光，一注大好的生意，光臨到他們的旅店中來了，那間冷處在二樓上的上號

房間，終於由於下民顧客的嘲而真的成爲事實了。

殘破得嵌釘上木條子的大門被推開了，先塞進門來的是賣相最好的魁梧的家將，——不用說，這自然是我們的那位內侍狄浮斯了。

「店家，有上號的房間嗎？」

克麗絲蒂娜便在這個訊問沒有終了的時間裏，跟着塞進了門口。她的出見立刻使整個小旅店的客人們都驚訝地注意起來。

——吓！一位年少的勳爵！

店老闆立刻搖搖擺擺地抬起了累贅的身軀，兩臂拓展着。

「有，有一間，專候貴客光臨的！」

「太髒了，勳爵！」狄浮斯低聲說，同時旋過碩大的頭，注意着克麗絲蒂娜。這回他顯得非常聰敏，他沒有冒冒失失使用「王上」的稱呼。

「噫！」

「噢吧！難聞的氣息！」狄浮斯故意掩掩自己的鼻子。

「便將就一晚吧！」克麗絲蒂娜說。

「對呀，勳爵大人，便將就一晚吧！這兒只此敝店一家，地方太小了，有玷貴勳爵的尊軀。」老闆

笑迷得雙眼合成一條縫。光榮在他的臉上展開，他今天接待到這樣的一位貴客，的確要算十多年來所第一回碰到的鴻運。

「小心點，嗜！」狄浮斯逼近店老闆跟前，滿面依勢凌人的氣魄，胸部更凸出了許多，拙笨的眼珠似乎靈活了不少。「領我們上去，店老闆，不許閒雜人等上來，聽到嗎？」他全用一種命令的口吻說。他一向習慣於承受別人的命令，如今輪到自己有個發號施令的機會，便自己覺得自己的聲息也有些異樣的。

——這傢伙，他倒也會搭點架子起來了！

克麗絲蒂娜瞧得有點好笑，可是她並不去阻止他。

「是，是！」店老闆鞠着不大自然彎曲的前軀，他取下那根攔在帳桌上的木架上的蠟燭，點旺了火，便引導着這一對主僕的貴客，登上那狹窄的梯階上了。

襤褸的旅客們以驚訝萬狀的目光送走着克麗絲蒂娜的背影。

「他是誰呀？」

「王城裏沒有見過這樣的一位貴胄子弟！」

「倒是一個風流倜儻的人物！」

「那奴才的家將太神氣活現，靠了主子作威作福！我們應當教訓他一下。」

「別惹是非吧！你捫捫自己的屁股坐的是什麼地位吧！」

瘦骨嶮峭的醉鬼在泛着酒嘆氣。

「一個風流的勳爵，一個牯牛樣的家將，不配對！不配對！要是勳爵換了女的……」

唉喲！換了個女的，可人兒，

讓我的鼻尖貼上他的鼻尖，

讓我的嘴臉貼上他的嘴臉，

嘿，一個酣暢的吻，蜜樣的甜！」

他忘形地誘起了他的杜撰的歌聲，所有的人們的視線都搬到了他的身上，叫囂聲像雨點，淅淅剝剝的響了起來。

「醉鬼，嚼舌根！」

「你的瘦柴骨發痒了！」

「閉口，讓我們夜夜會面的老朋友別吃敲斷了狗腿。」

「……」

老闊娘虎起了雙目想罵，轉念想想都是長年照顧生意的老主顧了，得罪他們不大好，好在現在那個醉鬼已經閉了垃圾嘴巴。

上號房間，真是個上號房間，在這個滿屋污濁的托薩旅店裏，的確算是天字元號的一等金屋了。潔淨、光澤，一切的陳設並不華麗，然而頗為素淨，並不完備，然而卻也不嫌單調；那張闊大的，足以容納兩個人睡下的木床上，疊着潔淨的、素色的被褥，方稜的屋柱站立在床舖的左角，從這兒轉過一隻椅子，那頂直立在壁間的大衣鏡，正好反映了這整個房間的一切鋪設，甚至連高腳桌上的塵屑也纖屑畢現地呈露着的。

自然，這間作為元號的優等房間，是托薩旅店的最最講究的上房了；可是取暖的設備，全付闕如；甚至連最簡而易舉的兩三張鐵葉所砌成的壁爐也都缺乏的。

冰冷的寒氣，取着包抄的突擊的姿勢，擋着克麗絲蒂娜跟狄浮斯的駕；對於老闆呢，當然是例外，他的脂肪太多，那蓬勃的內燃力足以抗禦更強烈的寒氣的。

「這是敝店的頂上號的房間，」店老闆手中的那根蠟炬插上壁柱間的鐵杆說，「一年難得幾個貴客租居，還可以胡亂住下吧？」他露出巴不得克麗絲蒂娜首肯的顏色。

「唔，還不差。」她反背着雙手，旋了個圈子，目光從第一個壁角直盤到末了的一個，「也還潔淨，可是太冷了些，比下面冷得多。」

「是呀！我的主人。」狄浮斯立刻接着腔，他又找到說話的機會了。「唔，」他的聲帶陡然一下

子變了，粗而且闊，彷彿碎裂開的銅鑼，死盯了店老闆的肥鵝臉。「該死的，怎麼火爐都沒有一個？這不是請你的貴客凍出毛病來嗎？虧你還說是上號房間！」

「狄浮斯，客氣點，別嘍壞了這條牛呀！」克麗絲蒂娜又住說，她笑了笑，笑得有點放縱，因為對於自己的這個形容，認為恰到貼切的地步。

「是是是！火爐鉢子，有，馬上預備來，不過簡陋得很，待慢了我的貴大人！」店老闆隨即高聲地叫，他的高凸的大肚皮壓到了窗檻邊：

「伙計！伙計！該斬的，聽見嗎？拿個大火鉢來。」

「知道，老闆！」

答應的聲音，在下邊的嘈雜聲中一直爬上來。馬上便來了！呵呵，馬上，要不了三分鐘呀！」

「炭火要多一點。」狄浮斯命令地說。

「多，一定多，放心。」

克麗絲蒂娜現在已憩坐在那張藤背靠椅裏，身軀昂藏地，挺得筆樣直，手交叉地搓來搓去，爲了舒服一點，隨又褪下了那雙長毛夾裏的手套，於是那雙纖纖的玉指，便瑩白地顯露出來了。店老闆七眼一瞥。

——唔唷！好白的嫩葱手，好像從大家閨秀的掌上所租賃得來的，這定然是個世襲的勳爵的

後裔！

「貴勳爵爺是預備租一天還是……」他喃喃地說。

「一天也許……要是住得可以的話，高興住幾天便幾天，反正格外有賞。」克麗絲蒂娜含笑

說。

「這真是敝店的殊榮，唔，百年難得一回的殊榮！」

幾乎把個店老闆的大肚子笑得裂碎了。

「出去吧，老闆，沒有你的事了，下面去預備一餐最道地的晚膳！」狄浮斯說。

「是！」他倒退幾步，於是把他的累贅身軀搬下了梯階。

「這屋子倒不差，土色土氣，住膩了宮殿，該換換這個風味的！」克麗絲蒂娜自語着。

「王上！」狄浮斯把房門掩上了，他說：「王上不能在外邊多逗留，我以為，」他怯懦地喃喃

說。

「以為給大臣們知道了？」

「唔，王上已經洞悉了我的肺腑。」

「別傻吧！我就瞧不起他們光會嚷結婚，嚷出兵，彷彿這兩件事是他們的生命！」

「……」

「玩厭了我才高興回宮，你別多嘮叨！」

「……」

火鉢從伙計的手裏搬送上來了，發發地一團烈焰，房間裏頓然高起了溫度。這枯萎的伙計默然地送入，又默然地出去，彷彿個啞吧。

「沒規矩的奴才！」狄浮斯望着他的背影罵。

「別罵他，瞧他勞苦得還成個人嗎？要是像你，早就填得像頭肥雀了！」

「是！」

我們的女王便是能够深察民隱的人，她的英明便在這一點，她的所以獲致全瑞典民衆的愛戴也便在這一點。她曾經爲了顧念民艱，解除了若干的苛稅雜賦，這些命令的執行是雷厲風行的，加以賢德的首相的忠勤從事，所以大大地博得了全民的欣感涕零。

「狄浮斯，你到下面去問一下晚餐已經準備了沒有。」

「是。」狄浮斯想走了。

「回來，你再向老闆要一間次等的臥房安置你的身軀。」

「是！」

「去吧！」

狄浮斯便急蹬蹬地跨了下去。

克麗絲蒂蒂娜探下那頂簇新的草帽，走到衣鏡前，隨手在腰袋裏摸出了柄象牙的木梳，把壓亂了的長髮梳一梳。對着鏡，自己也簡直發覺不出自己是個女性的本色。

——我倒也頗有藝術的天才哪！

她不禁嫣然地打起了笑渦。

——全旅店的旅客都是瞎子，他們全把他們的王上在目前失之交臂了呵！

正當她自己欽佩自己的改扮藝術的美妙時，突然樓下發生了個巨大的騷動，人聲鼎沸着，像決了堤的洪水，大有氾濫到樓上的可能。

——怎麼？怎麼一回事？

她疑慮到難道有斗膽的盜匪躡蹤着她而光降嗎？難道大臣們已發覺她的微服私行而追尋到來嗎？……

狄浮斯忽地氣咻咻的奔到了她的跟前，滿額汗粒撒佈得如同同一層細珠，粗樹樁的身軀搖搖幌幌地。

「王上，那位方才遇到的西班牙大使來了。」

「安東尼嗎？真個他來了？」她驚喜得奔過去。

「一點也不差。」

「我正缺少一位旅途的伴侶，這真是上帝的賜予。」

「王上還是別去見他！」

「爲什麼？你敢阻擋聖意嗎？」

「不，決不敢！」

「隨我下樓去。」

「是！」

於是這君臣兩個便飛奔下樓去了。

店老闆以說不盡抱憾的目光在注視着那位剛從西班牙銜着王命到瑞典來的特使。全旅店的下等旅客們，誰都在驚訝得簡直無以自處的，每一個旅客彷彿在說：

——多麼的奇怪哪！托薩大老闆交了鴻運啦，一下子便是兩個高貴的官客光臨。

店老闆在喃喃說：

「真……真一百二十四分的抱歉，上號房間剛才出租，早來一步多末好！這真是……只怪小店的上號房間太少了！」

老闆娘擰在老闆的面前接着腔。

「小店真想不到怎麼安排貴客才好！」

安東尼特使大人以憂慮的面色，在仰望這烏煙瘴氣的旅廳的承塵板，衛士們在東張西望的彷彿要尋找出一間潔淨的房間，以證明老闆的說——對初蒞瑞典的異國人的撒謊。

「那，那怎麼辦呢？」安東尼搓搓手，往回踱了幾步說。

「實……實在是沒有辦法！」店老闆極不自然地回答。——生意送上門來他總不願讓他跑了，然而要讓客人留在自己的旅店裏吧，可又沒的個下處。

克麗絲蒂娜早已在樓階之上瞧清楚這一切了，她「咕哝」地踏響着她的長統靴底，直走到安東尼大使的目前，這倒不免使這位新任的大使倒抽了一口氣，——怎麼？這位一等勳爵竟住在這個下等的旅店之中嗎？

「吓，貴大使，請原諒這兒的旅店太簡陋了，」她滿面春風地說，「僅有的一個上號房間，可已給鄙人所租下了，這真是無限的抱歉！不過，我沒有忘記方才在森林中對閣下的諾言，既然貴大使因為趕不進王城而退到這兒的小旅店來，那，要是你不嫌冒昧的話，我可以把我的房間裏平分一席，讓貴大使暫度這酷寒的冬宵。」

狄浮斯聽到這末了一句，他的內心的着急，比風開到什麼要人死亡的惡耗更要厲害的——

這怎……怎麼行呀！王上怎麼可以這末忘記了她的尊嚴與地位呀！這樣一想，他便有點流於風狂樣的立刻緊追一步，直跨到克麗絲蒂娜的跟前。

「爵爺，不！」他偷偷地把他的雙手在大腹之下亂搖亂擺。

克麗絲蒂娜卻坦然自若地只沒有聽見，也沒有瞧見一般地。

「謝謝范塞爾諾德閣下！」安東尼躬着身，那套整潔的大使禮服微微地起了些摺痕。「要是不嫌在下穢褻的話，那真是感激不盡了！」

「那兒的話！那兒的話！」克麗絲蒂娜笑了，夾帶着一些「格格」之聲。

旅店老闆彷彿解了一件大災大厄似的，他鬆了一口氣。

「這好極啦！勳爵爺真是仁善的君子！你讓小店度了一個難關。謝謝你！唔！謝謝你！不久爵爺一定便會高升爵位，小的敬為預賀。」

「噲，店家，你多嚕嘛什麼？」狄浮斯只有找店老闆出氣了，他呼斥着，同時，擺動他的粗闊的身軀，只向着克麗絲蒂娜瞟射着。

安東尼立刻旋轉身軀，囑咐他的衛士們今晚便將就一宵，胡亂地覓個舖位，睡他一下就算了。然後，他的手臂為克麗絲蒂娜所握着，挽着，倏忽之間，他已恍恍惚惚地隨着克麗絲蒂娜直上那二層樓的上號房間中去了。

一股熱，刺刺辣辣的，從他的左腕流盪到他的手臂、胸前，一直燙熱了他的整個的心房，混身似乎發起一陣軟酥，他只感覺這位年青的爵爺是個多情的貴族子弟，他決計不會至於匪夷所思地想得到挽着自己手腕的卻是個破羞的女性。

狄浮斯隨後高握着蠟炬，照亮他們的上升的路道。

三個人影移上這闊靜的房間之內，一團蒸熱的氣氛直撲上安東尼的身軀，他的原本凍得微僵的肌肉，現在又開始靈活起來了。

「這房間倒還稱得上庸中佼佼者，」他讚美了一聲。坐下來，把那張長方檯拖近那只火鉢的一旁，雙手在上面覆着，翻着，重又左右上下地舞動，移挪。

「大使閣下，這樣的房間，在僻野的鄉鎮裏，也就不能算怎樣差了吧？」

「唔，閣下所說的真對！」

克麗絲蒂娜狄浮斯木排似的挺插在自己跟安東尼的面前，她覺得這是一重障翳，非把牠化除不可，於是她作着笑中藏威的臉色，向狄浮斯的面部注視了一些時間。

「狄浮斯！」

「唔！」這忠誠的無用的侍臣躬身說。

「沒有你的事了，你可以下去了。」

「唔，爵爺，晚膳已經預備好了！」

「吓！我倒差點兒忘記了。」克麗絲蒂娜隨即向安東尼說道：「貴大使，我們一同到下邊去用一些晚餐吧！」

「好的。」安東尼說，他的確感到自己已經枵腹多時了。

立刻，三個人便又用匆忙的脚步，衝下樓去。

客廳裏的叫器聲此刻靜寂得多了，並不是由於他們已經感到需要睡眠的時間，而是他們在切切喳喳地私議着這兩個投入托薩旅店來的可怪的貴客。

餐罷回上二樓房間裏來的時候，只賸了克麗絲蒂娜和安東尼兩人。那個喬裝爲家將的狄浮斯，卻被丟棄在樓下而嘗着那「閉門羹」的味道了。

「糟糕！糟糕！」難道王上瞧上這位年青大使的風流倜儻嗎？

他變得聰敏多了。

——她難道忘記了她的至尊的地位嗎？她難道忘記了她是瑞典帝國的王上嗎？

他焦慮、惶恐發躁，大眼睛直注住那扇緊攏的長門。

——她會露出她的真相來嗎？這房間只有有一張鋪位呀！難道王上會穿起那套服裝傻坐一

個通宵嗎？

他幾乎要搥門而入，魯莽地行使他的諍諫的責守，然而當他想到王上的剛愎的習性時，他的勇氣全盤消失了；頹然地呆了好一刻功夫，便沒精打采地回到他所揀定的那張鋪位上去了。

上號房間裏正在進行着妮妮的談話，克麗絲蒂娜嘮叨地盤問着西班牙的一切內政外交，以及民情風俗，宗教信仰等等的瑣細問題，這樣的問題發自一個軍人階級的勳爵口中，不免使這位特使大臣有些訛訝，然而爲了自己是銜着本國王上特殊使命的使者，既然身當一國的大使，便不能不炫耀些有問必答的才幹，否則將使人以爲西班牙是個蠻荒的國家，沒有個有才有識的人了。所以他聚精會神地一一置答着，彷彿這些回答，他早已預先準備好了一般的。

克麗絲蒂娜時時留神地點着頭，她的心中鑽起了讚美的思潮——這位特使的確不負國命，他非但相貌出衆，而且才識也很不差呢！

她的問題漸漸折入私人的身上去了，她現在以含笑的、給炭火所燻得微紅的臉，注視着安東尼的臉門，一壁撥着火塊，一壁問：

「貴大使還沒有結過婚嗎？」

「唔……」安東尼黯然傷神了好一回之後，他懇切地說：「在下已經蹉居了多時了！」
「那該有一位大使太太才行呀！」

「是的！」

「你應當找求一位太太，堂堂的大使，沒有太太，這總是一件遺憾！」

「我想你的意見是不差的。」安東尼微帶痛苦回答說。

他們的談話，由此便更談得自由而放縱了，克麗絲蒂娜全以王上的姿態考駁着朝臣似的發問，議論，她幾乎至於忘記了她在目前是個喬裝的軍爵。

夜漸漸地步入更深的境域了，樓下的統舖房間裏的鼾聲，時不時會闖入二樓上來，火鉢裏的炭火，似乎沒有方寸的健旺，深夜的嚴寒，益發威迫進來，——從窗縫裏，從門隙裏，從那固陋的樑簷的罅隙中奮力內侵，於是火鉢的抗拒的熱力，似乎益發減弱了。

「范塞爾諾德閣下，是睡眠的時分了，我以為我們需要休息了。」安東尼第三個呵欠發生之後，他這末說。

「是的，」克麗絲蒂娜不覺心頭一涼，她意識到馬上要達到洩漏自己的真相的地步了。

「那末，我們同床而眠吧！我不客氣了。」安東尼隨即站起身，褪下他的外套，禮服，以及那累贅的斜角腰皮帶，劍鞘之類。他沒有功夫去留神克麗絲蒂娜的動作，只獨自準備那在就寢以前自己應有的動作。

在他卸下了他的所有的衣服而坐上那闊大的床沿的時候，他瞧見克麗絲蒂娜卻立在那根

粗大的庭柱後的長衣鏡的跟前她沒有動，甚至連她的那頂軍帽都沒有卸下來。

「睡呀！勳爵閣下。」

「唔！她轉過臉，微微地一陣紅暈。」

「那爲什麼還不卸裝呀？」安東尼瞧着那只壁間的年老古色的鐘上，已經指着十二時三十分了，他連連地催促着。他覺得這床舖是由這位少年軍爵所好意邀請同宿的，怎麼可以因爲疲乏的原故，而有失禮貌地先自躺下呢！

「我馬上便將睡了。」克麗絲蒂娜略現忸怩之態說。雖然她曾經愛過不少的男性，然而對於安東尼，終究還是初次的相逢，所以不免有點忸怩了。

「那末恕我請求你快一點準備睡眠吧！」

「是的！」

突然一種不知從什麼地方躍入她的內心的力量暴漲起來，她忽的坦然地卸下了她的軍裝，絲毫沒有忌憚的，從容地把他安置到那張方形的桌上，當她褪下那件內衣而露出她的穿着米色襯衫的胸膛時，那特別豐隆的胸部，——尤其是左右兩簇高聳渾圓而醉人的隱約的乳峰，早已透上安東尼的眼簾了。她凝立嫣然，那流着愛液的瞳仁，只顧掃蕩着安東尼的臉門。

安東尼不禁砰然一跳。他從床舖上突躍而起。——啊！他是喬裝的貴婦！於是便以最迅速的步

子直撲到克麗絲蒂娜的跟前。

「啊！他驚叫了一聲，「你……」他取着後退的姿勢，立刻退下了三步，「你倒底是誰呀？什麼喬裝假扮，你想……」

「安東尼！克麗絲蒂娜低聲柔媚地說：「勇敢的大使，別惶急，因為我愛你，所以我特地在這兒顯露我的色相。」她的千嬌百媚的柔態完全宣洩了出來，我告訴你，我是范塞爾諾德勳爵的太太。」她跨過去捫了捫安東尼的剛硬的沙髮，然後，她的兩臂直攔上他的肩尖，「告訴我，安東尼，你愛我嗎？」

安東尼早已爲她的媚態所勾引得神魂顛倒了，加以她方才的談話，顯示她的卓特的才幹！而她的那豔美的相貌，便是一切女性中所出類拔萃的，再加以自己悼亡以來，正需要物色一位匹配的異性，這樣，他豈有拒絕她的求愛的道理嗎？」

「……」

他雖然默默不答，然而他的「愛」的答覆，已全在這不言之中了。

「說呀！安東尼，西班牙的大使。」她是喜弄男性慣了的人，她從來沒有因爲肉體上的愛的關係，而就把它真正全部精神也灌注上去的，對雪梅納斯，以及對其他的情人，她都是使用一貫的作風的。然而今晚對於目前的那個多才敏慧，體魄健全的安東尼，卻例外地真正從她的內心

的深處而流露出她的「愛」了。

「范塞爾諾德太太，我愛你！」安東尼不由自主地擁住了她的豐美的胸部，雙眼急速地注視着，他覺得這動爵太太的嬌軀，全部都充滿了美的線條，尤其那對微顫於襯衫之內的蕩人的乳峰。

「你以為我的愛你，不會是由於一時的慾的衝動吧？」

「不會！我相信。」

「呵呵呵！忠實的男子！」她如同玩弄娃娃似地笑了。

她的嫩葱蔥的手指掠着安東尼的長長的沙髮，使牠們向後覆蓋上去，然後她的唇貼上他的嘴唇……

便這樣，他們把這冷酷的寒夜，消度於溫煦的、沉醉的、甜蜜的氛圍之中了。

全旅店的人都舒泰地在度着夜的時刻，只有狄浮斯這冒牌家將，卻一整晚在轉輾反側於臆測之中。

五 戀戀不捨的別離

曉的魚肚白色的光芒氾濫開去，黑夜消滅在光明裏，當白晝逐漸驅散上號房間的殘留的暮色時，整夜沒有熟睡的狄浮斯，早已矍然躍起，穿上那套筆挺的軍裝，躡手躡足地走上二樓的房門之外了。

門緊閉着，岑寂的氛圍，告訴他不該驚動了王上的方酣的好夢。他使用那無以復低的聲音叫喚道：

「勳爵大人！唔大人！」

回答他的是一個沉默。

想放大了斗膽開進門去，猶恐得罪了王上，他只能失望得張大了脖子，楞了老半晌。

——這一晚是不堪設想的，我的尊貴的王上！

他做了個難看的鬼臉，於是繼續想道：

——無疑的，我的英明的王上，是愛上了這個西班牙的特使了！我應該回宮去宣布呢？還是

然而當他想到王上應允他擢升爲一等侍臣的那個旨意時，他的思想便利時轉變了。

——不，我不能失忠於王上，不能使王上丟醜，爲着自己的前途打算，更不應該有這種想頭。於是他挺着那個碩大的肚皮，搖搖擺擺地便只好退回樓下去了。

——王上的事是不應該我管的！一等的大臣們，尙且要聽她的旨意呢！

這樣想得一開通，便覺得心胸豁然了。就此胡亂地又和衣躺到了自己的舖位上。一宵的疲倦，至此完全發作了，一躺下去，酣聲便立刻發作了。

一點鐘過後，上號房間裏，展開了一幅情蜜蜜、意濃濃的畫面了。

克麗絲蒂娜和安東尼都已起身了，她們正在繼續度着餘味不盡的甜蜜的愛的生活。

火鉢裏的燄火又在癸癸地鬱起了烈燄，房間裏擴散着陣陣的熾烈的溫度。窗外雖說密蘆着一陣緊一陣的酷寒，然而牠的權威卻不足以統治這兒的小小的空間。

克麗絲蒂娜仰臥在那張橫放於屋柱邊側的舊沙發上，單薄的、細軟的睡衣包裹了她的全軀，足部全跳着，瑩白、純淨、嫩潤，這真是尊貴的人間尤物的足啊！

她的雙目以流動游泳的姿態，正在注視着那串高懸於鼻樑之上的鮮葡萄，粒粒潤淨、透明、可愛的紫紅的鮮色，益顯牠的可餐的誘惑力。——他是爲她的摯愛的情人安東尼所懸空掌握着的。

他的目光不住地浮游於她的頭部、胸部、腰部，直至那雙瑩白鮮嫩，有如藕肉似的足部，這樣的欣賞，他足足消耗了好幾分鐘以上了。當他意識到她——這位自稱為范塞爾諾德勳爵太太的——正在砥食那渾圓鮮潤的紫葡萄時，他的目光，便立刻移到她的那顆櫻唇之上，仔細地欣賞着她的抿口嚼咀時的一種另具的美態。他渾忘了自己幹嗎橫渡大洋而來到瑞典來的使命，渾忘了自己不該玷污這位多情的有夫之婦的肉體，他一心一意地在企求上帝能多派遣一點時間在今天乃至明天的白晝黑夜，以便他們得以恣情地多吸取無比的愛的甘霖。

「范塞爾諾德太太，我的愛，這葡萄正象徵着你呀！」安東尼開口了，當一顆葡萄正舐進她的嘴巴時，他拊着她的臂膀說。「瞧，蜜似的甜，玉似的聲明。」

「當真嗎？」克麗絲蒂娜笑了，柔態橫生，俏勁萬狀的。

「其實這樣的比喻還是褻瀆了你的！」

「……」

「你無異於上天的夏娃，不，簡直是天地間所獨一無二的安琪兒。對於男性的愛，從昨晚的體驗上，我敢武斷說沒有第二個人間的女性，有如您那樣的體貼入微的本領的。」

「太過分了，安東尼！」她現在已直呼他為安東尼，證明她已經對他發生了進步的真正的愛，

悅了。

「不，上帝可以相信，這決不是我的過分的讚美。我拙於使用辭藻，因此不免自己也認爲說得太拙直了呢！」

「安東尼，你以貴國特使的地位，竟真的喜愛一個異國的勳爵夫人嗎？」隨着這句話聲的終了，她「潑」地噴出了那細小的珍珠米般的核子，一顆未了的細核，竟飛上了安東尼的耳根的一旁。安東尼只當作沒有感覺到的一般，雙眼微眯，像對視的鷄眼。

「我的愛，爲什麼一個異國的特使便不該鍾情於他國的貴婦呢？」

克麗絲蒂娜點點頭，沒有梳理的亂髮披覆到她的額前，致於障翳了她的那對秋波頻送的俏目。慢慢地她從這張陳舊的沙發榻上豎起了她的上軀，酥酥軟軟的，弱不勝風似的腰肢蠕動了一下，裸着的雪嫩的赤足垂到了榻下，「噤」地輕輕的一跳，便躡身而下了。

她以最舒泰的神情佇立了一回，隨後悠盪地踱了個來回，不說話，可是脈脈的柔情只在安東尼的身上兜轉。她忘記了自己的身份，自己的至高無上的尊位，而只意識到自己是這個多情蜜意、堂堂特使的情婦。

「安東尼的確是可愛的，」她自語着，整個的瑞典帝國都找不到這樣的一位美貌多情的男子哪！只是……」她不免大大地可惜了起來，「他是西班牙的特使，而依照本國的國法，萬無王上兼於異國大臣的前例，這真是多麼大的一個遺憾呀！」

她現在已經走近那面直立壁間的着衣大鏡之前了，那壯碩白淨的臂肘高舉着，梳理那爲一晚的工作所損壞了勻整的頭髮。安東尼無聲地默然注視她的熟練的動作，他呆在鏡中人的背後，雙眼幾乎完全停止了運動。

「親愛的，恕我的異常的冒昧！」他終於忍不住開口了。

「什麼？」克麗絲蒂蒂娜旋轉身，她早已料定這高貴的特使快要演一幕求婚的趣劇了。

「我請求你不要拒絕我的請求。」

「是求婚嗎？安東尼。」

「對，親愛的太太。」

「取消了這個念頭吧？呵呵！你愛我，我也愛你，這還不滿意嗎？安東尼。」她呵呵地笑了。把她粧梳的工作，在無意間停頓了。「傻子，可愛的，你別提這個不好嗎？」

——這，這是爲什麼呀？

安東尼的雙手攤開了，直望左右分送開去。

「唔！親愛的！」他喃喃說。

「安東尼，別讓千金難買的時間在我們的閒談了時滑了去。記住，這是千載難逢的邂逅良辰。今天，讓我們別上王城去，安東尼，你不會反對嗎？」

「不會親愛的，爲什麼你要拒絕我的求婚呢？唔，爲什麼？」

「不可能的，安東尼，這你等於向仙境中去求現實的樂園，這不是反而徒然給幻想苦惱嗎？犯得上真犯不上對嗎？我的安東尼。」

安東尼惶惑得莫明其所以的，他只有用「是」來作爲他的答覆。

討厭的狄浮斯又出見在克麗絲蒂娜的目前了，他的眉頭皺得深深的，刻劃出一條一條的紋痕。

——王上跟這個西班牙的傢伙出了毛病了，一定的！

他很有點嫉憤，可是連半絲的忿怒都不敢發洩。

「勳爵爺，可準備回王城去嗎？」

「別用你多費神，狄浮斯，叫喚你的時候，你可以上這兒來，否則，我不需要你留在這兒，明白嗎？」

「明白——明白！」狄浮斯究竟不真是個傻冬瓜，他把他的第二個「明白」特別拉長了一點，雙目注視着自己的鼻尖，表示他的絕端的遵從主命。

立刻這具肥胖的贅畧的斗大軀殼，搬下了梯樓，而發出一陣「鞏蹬」的聲響。

「親愛的，你不預備離開這兒嗎？」安東尼訝異着說。

「你倒捨得捨棄這個難逢的紀念的地點嗎？」克麗絲蒂娜反問說。
「這……」這個尊貴而大方的特使沉吟了。

「好吧，我不能夠立刻丟了這可紀念的地方。安東尼默默地想。
於是他穿上了那件整鮮潔明的上裝，便急匆匆地走出了房間。

「那裏去呀？」克麗絲蒂娜追住他問。

「去關照我的衛士，停留一天再說。」

「不，三天。」克麗絲蒂娜揮着她的三根纖長的指頭。

「三天？」

「你一點也沒有聽錯！」

安東尼點着頭，隨即退了回去。

三天的時間，全在溫存之中消度。這是一段黃金的時間，無上珍貴的。

托薩小旅店中的下等旅客們，無不以絕端的疑慮在猜度這一對邂逅相逢的貴客，大腹粗腰的店老闆跟老闆娘也在訝異不置於這對上號房間裏的高貴的顧客，可是他們始終料不到范塞爾諾德勳爵的真正的本身，卻是他們的唯一的王上。狄浮斯不時在小鎮上躡躑着，以避免店老闆

的嘈囂的盤詰，安東尼的手下的許多衛士們，也在跟店老闆一般地在啓發着甚大的疑竇——幹嗎牽着王命的特使大人，要滯留這末多的日子呢？

第四天的早上，終於克麗絲蒂娜和安東尼到達到了難捨難分的苦痛的時辰了。

他們已經全部穿着好了他們的服裝，像來時一般的，彼此又是一對雄糾糾的高官顯爵的模樣了，一副十足尊貴的氣派，流露在他們的眉宇之間。

然而在他們沒有踱下樓階之前，彼此卻是那末地依偎緊貼，戀戀不捨地相互擁抱着。安東尼枕在克麗絲蒂娜的鬢得平整的服裝的衣袖之上，滿腹的別離的難受，幾乎使他傷感得潸泣起來。他老是想不明白幹嗎范塞爾諾德太太要拒絕他的求婚呢？既然拒絕求婚，爲什麼又造下了這三天天的絲絲的情深如海呢？

克麗絲蒂娜同樣地萬分惜別的枕着他的臂膀，她的的確確衷心地愛着目前的這位特使大人，然而，她明知他難過欲絕，可是她決不能透漏了一線的祕密的消息，她寧可到將來非透露不可的時候再透露，決不能在事先露出一些蜘蛛馬跡來的。——因爲喬裝徹行，萬一傳聞到民衆的耳官裏，這不是要使自己一生的口碑戴道的令譽，致使一落千丈嗎？

「親愛的，別了！」當安東尼吻過克麗絲蒂娜的芳唇之後，他愀然地說。

「再會！」克麗絲蒂娜的外表是較爲冷靜的，然而她的內心，不亞於安東尼的熾烈。

「什麼時候再會呢？」

「什麼時候？」她躊躇了好一回，「安東尼，你別難受。」

「不，我不。」

「別騙我，從你的臉色上，我已完全看得透澈了的。」

「不」可是安東尼的頭部下沉了。

「我應允你，我一定找一個機會，到貴國去漫遊一次。那時，我們可以了我們的未完的情愛。」

「真的？」

「這是我幾天來所暗自決定了的。」

「你並不是借此來安慰我的別離的難受吧？親愛的！」

「相信我，我不會隨便欺騙你，一些責任也不負的。」

「那我請你牢記着，」安東尼突然瘋狂地吻着克麗絲蒂娜的手。「牢記着您今天的諾言，今天，這個開始融雪的紀念的日子。」

「是的，我不會隨便允諾，也不會隨便忘記你寬心吧！」

「謝謝你，我的親愛的勳爵太太！」

「再會吧！安東尼！」克麗絲蒂娜一鬆手，那種依戀的柔態剎時間掃走了，她變得昂藏而勇武。

的，提高了她的嗓子：

「狄浮斯！」

這位早已準備束裝就道的冒充家將，一聲得令，粗身軀便搬上了房間。

「勳爵爺！」

「一切都齊備了！」

「都齊備，店老闆說了十多遍的謝謝爵爺的厚賞，並且希望以後有機會再光臨此地。」這蠢材總於又使出他的傻勁來了。零星稀短的髭鬚，微扭了一扭。

——真不脫傻氣！

克麗絲蒂娜笑了笑，掛上那支晶瑩閃光的寶劍，向安東尼點了點頭：

「安東尼，再會了，在王城之中，在宮廷之上，我們還有再會的時候。」克麗絲蒂娜含着雙關意味的笑了笑。

「是！不久我們便會再會的！」其實安東尼此刻已黯然傷神得不堪了，他再也不會留意到克麗絲蒂娜的言中的深意。

便這樣，他們相對木然地彼此注視了分把鐘之後，於是克麗絲蒂娜轉過身，讓長統靴底挺碩地擊着樓板，發出高亢的響聲，而漸漸地步下樓階去了。

——她走了！我呢？

安東尼自語着，他猶如失去了一件不久之前獲得的無價的珍寶，失去了一頭心愛的白兔，滿懷只充溢着難言的悵惘。

——上帝，既然她熱戀着我，爲什麼又遺棄了我呢？她究竟是個勳爵夫人嗎？她真的曾在王城之中跟我再會嗎？她也許是個非人間的麗姝，否則爲什麼舉動含蓄着詭祕呢？難道她真會實現她的諾言嗎？她將怎麼樣來實現他的諾言呢？到王城，在我終了那特使的任命之後，我無論如何得打聽一下她的真實的情況才是。

他呆了刻把鐘，忘記了衛士們已酷候了他多時了。

當他的意識清楚轉來的時候，想到衛士們一定在不耐煩於長時間的期待，於是便急匆匆地離開了這上號房間而下去了。

「貴大人再作成小店一宵生意吧！」店老闆不識風雲地嗽動他的闊板嘴巴，多肉的雙頰如同戲水的魚鰓，一翕一動地運動着。

「不。」

「不，那末我虔誠地祈禱你下次再到敝國裏來。」

「唔！」安東尼點過頭，走出門外，一躍上馬，衝了出去，衛士們隨後一哄而前地簇擁着他走了。

六 覲見女王

一種報道臨朝的皇皇然的鐘聲響了起來，正殿的銀色的大門開敞了，這真是不愧爲一國元首所深居高坐的輝煌的大殿。假使你單注意過國務會議場的規模的宏大，那你決不會想像到這宏偉壯麗肅穆雄渾的正宮大殿，是建設得那末的高貴，爲議場的場所所千萬難以企及的。御駕的寶座是設在這正宮大殿的靠最後的密排銅門之前，這御座是由於全國的最精良的雕工所製就的。闊大，寬裕，把手的圈木上裝飾着最精美的花紋。御座的階前兩側，密排着無數的座位，依着官位的尊卑，分向兩側，取着斜八字式展開下去。甬道是以琉璃似的光淨的磁磚平鋪着的，這末長長的甬道，差不多一直展延到大殿的寬廣的門邊。整個的殿宇充塞了嚴肅的氣氛，雖然現在還是那末的闐無人影。

我們的目光可以轉向到那御座之後了，那裏有兩個寬大的腰門，從這裏，尊貴的瑞典帝國的王上，是常常從這兒移駕到大殿之上來的。

值星官們已經在這兒開始活動，沉默，寡言，在收拾着殿內的不整潔的處所——因爲不久這兒便將舉行接見一個從西班牙到來的特使的大禮，他銜着西班牙王上的命令，一個重要異常的

命令。

依着官階職位的尊卑，一切的王親國戚，元老重臣，絡繹地隨着首相之後，魚貫而入這絕端不可稍有失禮的正殿大廈之中來了。過去，我們在國務會議場裏所接觸到的大臣們，大部分重又出見在我們的目前了，主張作戰的維雪爾，主張從速解決王上婚姻大事的方迭透潑，當他們的目光互相接觸的時候，差不多都露出了恨恨的猙獰的面色，他們還沒有忘記前天在議場之中的相互的爭執呢！

一陣步履聲響過後，大殿裏又充滿了岑靜嚴肅的氣象，每一個人以期待的情緒，在矚望着王上的聖駕，快些兒登上御座之上。

安東尼以全身吉服，出現在大殿的甬道之上了，他今天的態度特別地矜持，他的碩長的身軀，矗臨於異國的朝堂之上，似乎不免有不少特殊的感覺，他的腋下挾着一個以名貴的木材所雕製成的鏡框，披着荷綠色的，繡上丹鳳圖案的方形的絹綢，滿臉的嚴肅之中夾帶了一縷的喜氣，坦然地坐到了那一旁的特設的座位上去。

每一個大臣們，都以冷淡的目光，在注視這位才從西班牙到來不久的特使的面部的表情。

關於安東尼專程前來瑞典的主旨，所有大臣們，都已經有些風聞到了。遣派特使，敦睦邦交，這是一種不足重視的官樣文章，西班牙王上的最要的目的，是在求得瑞典女王的肯屈尊下嫁，成爲

西班牙的一切人民所欽仰的王后。——因為克麗絲蒂娜的英名。早已爲西班牙王所傾注，而日夜企圖獲得他的如願以償的夢想！然而這對於全瑞典的大臣們是抵觸的，甚至對於全瑞典的大衆的祝望是抵觸的。他們愛戴他們的王上，然而他們決不願意他們英明的王上，去下嫁到那不同宗教，不同國俗的西班牙去。昨天，在首相延見安東尼的時候，他曾經坦白地、誠實地表示他的不能同意的個人的主見，同時，這主見也是代表着整個瑞典民衆跟大臣們的。

「我們不能讓王上遠嫁異國，貴國王上的企求是不可能實現的。特使閣下，當你親見敵國王上，最好不必再提出貴國王上的願望。」

這是年高望重的首相所忠告於安東尼的話，末了他想拖上一個忠告，可是他僅僅說了半句，便停止了。

「要是貴大使不納在下的忠言，那……唔……」

安東尼的凝神靜默的面部，準對着首相古魯斯東的臉門，他頻頻地，鄭重而又矜持的點着頭，然而他的內心卻在深深地噴怪着，他覺得首相不免太多事了，他非親見女王，呈上本國王上的請求不可，即使這個請求十之七八是失敗的。

現在他安坐在那客位的高座裏，他的目光不時在注視這兒殿中的一切喬麗的設備，他的心裏是企望女王能夠立刻出見在那御座之上，以便自己可以把她的喧傳遐邇的美貌，作個實地的

觀察。

在值星官的吆呼聲中，頭戴寶塔似的金冠，身披絢爛的王服的王上出見了，她的全身的光彩耀得全殿的大臣們都略微有些眼花繚亂的。

大臣們潮似的湧立而起，恭祝無疆的聖壽之後，於是又風行草偃似的退坐下去。安東尼眼望着那高坐御座上的王上，幾乎呆得忘情地驚叫起來。

——她不是范塞爾諾德勳爵太太嗎？難道我的眼睛起了毛病嗎？

他差點兒忘記了他是幹什麼而來覲見女王的。當廷臣們報知他該是覲見的分了，於是他凜然地回復了矜持的感覺，他決計暫時放下自己的疑訝，且盡了他的重大的使命，然後再作計較。

他的碩長的身軀，沿着正中的甬道，採取遲緩而沉重的步武，漸漸地迫近女王的御階之前。

——是了，她一定是托薩旅店中的人，唔——原來范塞爾諾德太太是她的化名。

他的心中急速地自語着。一種高度的思潮在起落着，——自己是專為稟承王上的旨意而來求婚的，可是這瑞典的王上卻早已鍾情於自己了，這怎麼辦呢？然而當他意識到應以國命為重的時候，他決計拋撇了自己的雜念，依照王上的使命行事。

覲見的大禮，他毫無差失地行過之後，便鞠躬站立於女王的跟前，偷眼瞧着這清楚地顯映於

眼簾之前的王上，正是曾在旅店中跟自己偃依了三天的人物。

「啓稟王上，敵國國王命令微臣到貴國來的最要任務是：敵國王上妄想請求王上能屈身下嫁，替敵國增無限的光輝，而成爲一國的國母！」說到這兒，安東尼便鄭重得無以復加地取下了那披覆於鏡框之上的繡鳳的絹綢，而把勇武多姿的西班牙王的御容，顯示於克麗絲蒂娜的目前了。

克麗絲蒂娜原本頻頻地注視着安東尼的，現在她不能不轉移她的目光到那座鏡框之上了，她覺得西班牙王的尊容還過得去，然而當她把這尊容跟安東尼作一對照的時候，她就覺得他是不及這位特使大臣多了。

「貴特使到敵國的要公便是這個嗎？」克麗絲蒂娜開口了，她微哂地說。

「唔，王上的問話是對的。」

「這個嗎？」她遲疑地說：「從緩再討論吧！」

安東尼驚訝地仰望着克麗絲蒂娜的顏臉。

——難道她有下嫁的意思嗎？

「安東尼大使，請你暫時在館驛裏停留幾天，我想你路上太跋涉得辛苦了！」

安東尼知道克麗絲蒂娜的用意，要他暫時離開這兒的殿堂，以便他們君王之間有所商討，於

是他便收拾了他的那個尊貴的御容鏡框，而重複行過最尊敬的客禮之後，便大大方方地從甬道中退了出去。

在朝的大臣們開始活躍了，他們一致地奏請王上，無論如何不能應允安東尼的請求，那個老成持重的首相，最努力地堅執他的主張，雪梅納斯同樣地諍諫着——他還在希望：萬一王上能不忘舊情，那希望不是還存在着嗎？假使她竟貿然地答應了，那他的一腔熾烈的熱望，只有成爲鏡中的水月。

克麗絲蒂娜尊嚴地靜聆着大臣們的諍諫，末了，她含笑地說：

「我在國務會議場裏早已宣布過了，我的年齡還輕，我一點也沒有想到結婚這件大事。列位大臣們不必多奏了。」

可是大臣們覺得王上的聖意是頗難說定的，也許她的心並不跟她的嘴巴一般呢。然而這只能在心頭估量，誰也沒有勇氣敢出之於口呢。

人們似乎全然忘記了出兵的那件要務了，誰也沒有提出，都一致地全神傾向於西班牙王的求婚問題上。

克麗絲蒂娜從安東尼退出殿堂之後，她便不耐端坐於御座之上，她的目光微顧着近傍的值星侍臣，那位兒貌辨色的一等侍臣戈揚耶便立刻發出了退朝的號令。首相正想陳述王上所以不

能遠嫁異國的意見時，克麗絲蒂娜早已站起身，離座而往內宮去了。

大臣們以無可奈何的姿態互相矚視着。

——王上已經去了！

——唔！王上是去了啦。

三分鐘之後，大殿上又恢復了固有的寧靜的空氣。

安東尼轉回到館驛之中，還不到半點鐘，那個一向成爲女王心腹的狄浮斯便出現在雅潔的房門口了。安東尼一眼瞧去便認識了這隻熟悉的面貌，——笨拙、呆鈍、缺少活潑與機智，而且累贅的夯重的身軀，益加顯出了他的傻勁的十足。

肚皮挺得如同夏令的蛙鼓，他走到安東尼的跟前。

「尊貴的大使，」狄浮斯必恭必敬地鞠了個躬，「王上有請。」

安東尼出神地注視着這個大傻瓜，「唔，王上有請？」

「貴大使不能使我們的王上失望的，這是命令，貴大使不能違抗！」

安東尼點着頭，半句的回答也不發地，他想：克麗絲蒂娜女王一定沒有忘情於托薩旅店內的三天的恩愛。可是去呢？還是不命令，對於異國的大臣是無可濫施的，這一定是傻料侍臣的張皇其

辭，不過，既然克麗絲蒂娜對於自己這樣地熱戀着，那自然以遵從爲宜。

「唔，請你回奏王上，安東尼隨後便到。」

「不，貴大使不能隻身直闖內宮，你須得隨着我才能達到宮廷的深處。」

安東尼不能反對這個意見，他吩咐着他的衛士們不得任意行動，便換去了那套不大舒適的侍使的吉服，站起身，隨着狄浮斯，立刻向禁城的宮門大道而行進了。

他的內心裏在發生戰鬪，我應該爲王上的婚姻大事而努力呢？還是爲自己的終身大事而努力呢？他猶豫躊躇，終於委決不下了。

——她是深戀着一個異國的大臣的！

最後他自語着，等拜見的時候再作計較吧，這是他的一直達到官廷的大門前所下的決心。

在克麗絲蒂娜的便殿裏，安東尼拜見了這位英明的美麗無比、曾經喬裝爲勳爵太太的多情的女王。她倚在那個闊大的寫字桌子的一旁，身軀微微地斜向靠右的便道，雙目不住地旋轉、溜滑，注視這由狄浮斯所導入的大使。便殿裏除了她以外，沒有第二個人影，這是克麗絲蒂娜所事先佈防着的。雪梅納斯一刻鐘之前，還想在這兒佇留，以便獲取克麗絲蒂娜的重溫舊愛，然而他卻被她命令着退出去了。

狄浮斯導引安東尼走進便殿之後，他便立刻退了回去，連半個話聲都不發的，雖然他的眼梢

卻一步回頭地瞟着他的王上。

「安東尼，我們是再會了！」克麗絲蒂娜含笑地說。

「是的，王上。」安東尼吻着她的手，立刻喚起了他的三天之前的舊夢了。

克麗絲蒂娜由於熱情的衝激，她不由自主地捧起了他的頭顱，「安東尼，你真是個符合我的理想中的可敬可愛的人物。你沒有因為我的鍾情於你，而放棄了貴國王上所付予你的使命，你不愧是個忠貞善良的大使！」她的頭低下去，於是他們便深深地行了個甜暢的蜜吻。

「敬愛的王上，」安東尼鬆開了手，他退後了一步，爲了提防亦許會給什麼侍臣撞見了他們的親暱，他不能不這樣慎重防範。「唔，你爲什麼在托薩旅店內要喬裝范塞爾諾德太太呢？」

「這，你問他幹嗎呢？這是我的私生活，當然不能不這麼幹。她正色地回答，她覺得這問話是太不智了。」

「是，王上，我們別談這個吧；關於敵國王上求婚一節，我想王上不會拒絕吧？」安東尼用試探的口吻說。

「吓，這個……」克麗絲蒂娜做出絕不留神的態度，「從長計議吧！爲了敵國和貴國間的宗教、習俗的種種的不同，安東尼，這也許會成泡影的。敵國大臣們沒有一個讚成讓我應允貴國王上的請求，所以這恐怕……」

「可是……」安東尼遲遲地說，他接不上下文。

「安東尼，你別老是提這個吧！你還是第一回上瑞典，你可以在這兒暢遊多天，我是非常願意跟你天天會面的，假如你也並不缺少這份意願的話，那請你每天晚上，從原路走上這兒來，狄浮斯會聽着你的指揮而作你的嚮導的。」

「我當然是非常高興於有這意願的，」安東尼興奮地說。

「安東尼，你體諒得到我對於你的……」

「是」這位聰敏的特使，他滾動起桂圓大的眼仁，隔於彼此間的君臣的分野，而且又在便殿的殿堂之上，他只有把滿懷的情熱努力鎮壓的一法。

「安東尼，我告訴你，忠實地告訴你，西班牙是爲我所早已憧憬着的，我愛那偉大的海的水，那古老的夫國的一切建築，我不是曾經允諾過嗎？跟你一塊兒上一次西班牙。」

「王上肯下降敝國的國土，那真是多麼大的殊榮呀！」

「我非常熱衷於出國的旅遊，我恨不得立刻便可以束裝就道，只是朝政太忙了，在目前，至少是沒有分身的可能的。」

「王上勤於朝政，這自然是無可如何的，不過，我想遲早終有一天，王上會實現那個諾言的。」
「唔，你說得對。現在，安東尼，你可以隨我一遊我的內宮。」

「這是我所私心樂願的，」安東尼嘴裏這麼說，可是他的心中卻懷着惴惴的懼怯，「只是這恐怕給人們知道了，有所不便吧？」

「勇敢的大使，別鼠子膽兒。」克麗絲蒂娜拍了拍安東尼的肩膀。「只要是光明的行動，怕什麼流言誹謗呀？走吧！」於是她挽着他的臂膀，而閒優地踱到了她的內宮中去了。

雪維媛芙郡主早已爲她障蔽了宮中男女侍臣的耳目，因此，他們一直走到那個雅僻的寢宮的道上，沒有碰到過一些兒的竊望的視線，從任何地區發射過來。

她炫示着她的宮室的一切建築，不時徵詢這位初次光臨的異國大使的見地，可是安東尼的靈魂早已大半爲克麗絲蒂娜的溫情所吸引了去，致於他只有「唯唯是是」的話聲，作隨便的回答。這一晚，安東尼沒有回到他的旅邸，他消磨了他整個晚上的時間，在這瑞典國都的宮門之內。克麗絲蒂娜雖然不能不說是費盡了防範的心計，然而毀謗的流言，終於在明天的早上，如流星馬報似的在上層社會的階層之中撒佈開來了。

——王上愛上了安東尼！

——瑞典國的王上熱戀異國的使臣，真是可怪！

——非力諫不可以堅決的諍諫，阻止王上的曖昧事件的惡化！

這些亂嘈嘈的切啞私議，傳聞到了狄浮斯的耳鼓之中，他閃電似地躍進了寢宮，開始以低聲

的奏聞，向克麗絲蒂娜作報道。他滿以為王上一定會有一種心驚肉顫的表情，然而出乎意料之外，她卻以脈脈的含笑之態，作出輕描淡寫的回答。

「難道戀愛對於王上單獨缺乏自由的權利嗎？傻瓜，我會應用懲罰加之於造謠生事者的頭上去的！」

狄浮斯如同澆了滿身的涼水，他「唯唯」地躬着闊板粗腰，便退了出去。

安東尼萬分不安地請求着克麗絲蒂娜，還是讓他下居於旅邸中較為妥善，因為萬一激怒輿情，釀起什麼不可臆測的風險，那他怎麼能够肩任得了呢？

克麗絲蒂娜爲着安東尼的安全關係，她不能不允准安東尼的請求，所以在第二天的晚上，這位堂堂儀表的特使大人，便在兩三次的熱吻之下，轉回了他的華貴的旅邸中去了。

無數的恩給，從內廷侍臣的手中，搬送上旅邸中來，吃的、穿的、用的，都是精美絕倫的頂珍貴的物件，安東尼不敢拒絕，也不願拒絕地收下了，然而這更增進了滿城的風雨，甚至連帶下層社會的民衆們也哄傳着這個大可驚愕的事件了。

人們謠傳着王上將下嫁他國的大臣，甚至更謠傳着王上已決定下嫁西班牙的國君，——因爲王上款待求婚大使的豐禮，大大地超過了對於其他各國的使臣之上。

這不能不說是一個頂壞的消息，對於英明的、會爲祖國的安全出過大力的女王克麗絲蒂娜。

七 民情的沸騰

可怕的沸沸揚揚的謠言究屬是怎樣產生的呢？

這是雪梅納斯跟維爾伯爵的主謀，而洩漏那個安東尼宿於內廷的消息的人，便是傻瓜狄浮斯。

狄浮斯本來抱定堅守祕密的主旨的，然而吃不住雪梅納斯一再的威迫利誘，結果他便不能緘口而吐露了出來了。

雪梅納斯在聽到那個驚人的可惱的消息時，他明白了克麗絲蒂娜王上的在最近幾天內益發對自己疏而遠之的原委。這是一種無比的酸性的嫉仇，他感到他的地位完全動搖了，他的夢想登極的綺夢，將全爲那個從西班牙飄來的安東尼所粉碎了。爲了自己，他不能不鬭爭；——要是克麗絲蒂娜決心下嫁給儲君卻爾斯殿下，那自然是無可如何的；現在，她鍾情於蠻國的安東尼，要是不放出些鬭爭的手腕，那無疑地將會給每一個認識的人所竊笑的。

在他探到那個苦痛的消息時，他單騎匹馬地直趕到他的知交的維爾伯爵邸之中，他以嚴正的態度，報道了這個對王上極不名譽的密訊之後，於是便義正辭嚴，露出一臉孔愛國的顏色：

「維雪爾，我們的責職是決不能讓王上去下嫁一個異國的小子，王上真也太不以國事爲重了。放着重大的正好及時出兵的千載良機不去把握，卻反而幹出那種有玷國體的行爲，這真是……我簡直想不出應當以怎麼樣的譴責，來加之於王上的身上呢！」

這簡潔的話語，正打中了這位中年軍官的心坎。

「哼！王上不務國事，卻專行苟合的穢事，雪梅納斯，你是王上的寵臣，你應該努力諍諫，別放棄了你的義務！」維雪爾本來是安座在那張虎皮交椅之中的，現在他站起身，晶瑩的目光，兜住了他的知交的同僚的面部。

「維雪爾，要是我可以運用我的責任，我還會放棄牠嗎？今日的雪梅納斯，早已不是昔日的雪梅納斯了！我想，我想只有煽動我們的忠君愛國的民衆的一法，由民衆直接提出要求，第一，要求王上立刻出兵；第二，要求王上驅逐那異教的西班牙的末等使臣，別讓他蠱惑了我們的一世英明的王上。」

「好！」這位伯爵大人矍然地躍了起來。「不過，我們最好跟首相和勃赤兌德大臣們商議一下。」

「商議爲什麼要跟那般躊躇不決的文臣們去商議？幹，我們就幹，維雪爾，要是你我都不要勇氣的話。」

「也好。」維雪爾再也不加思索地說。

便這樣，雪梅納斯退出了維雪爾的府邸，躡身躍上了那騎龍駒白馬，而實行他的造謠鼓動的傑作去了。

維雪爾也便隨着雪梅納斯之後，吩咐了他的家丁家將，把謠言造製得分外的激烈，非使圍城的民衆沸騰起來不可。

自然，這是一種大有功效的行動，三天之後，整個王城的下民——這些忠勤耐苦，矢志朝廷的下民，由着幾個會爲雪梅納斯所唆使的人物作爲頭兒腦兒的領導者，蟻似地蜂擁到王宮的外圍，而直逼到宮道之前，幾天來的積雪，兀自在努力地跟惡劣的空氣作着鬭爭，牠們阻塞在一切的大小路道之上，可是擋不住民衆的蹂躪，終於劃開了無數的雪徑，而破壞了王宮外圍的瑩白無際的景色了。

沸騰的聲息如同半天的雷鳴，飛騰、洶湧、嘈雜、混亂，似乎平靜的王城，攪起了驟然的劫難。空氣緊張着，晴朗的天空彷彿垂下暗澹的黑幕。

每一個朝廷大臣們都提心吊膽地奔向禁宮，首相古魯斯東想以禁衛武士的威力，鎮壓下民的暴動，然而太晚了，民衆們已衝向前去，以他們的結實的身軀，作成了堅固的堡壘了。

卻爾斯殿下早已探悉這個暴動的本質，完全不是盲目的、反對王朝的暴亂，同時，因爲王上的

行動絕不能爲自己所讚同之故，所以便深居府邸，不願以武力去逼壓忠誠的民衆了。

方法透潑這位元老大臣，雖然絕對厭惡民衆的作亂犯上，然而因爲鄙夷於女王的寵幸異國特使，不惜降尊就卑，心裏萬分的不如意，所以也便懶得出來作勸諭的活動了。

着急得心慌急亂的，只有古魯斯東首相一人，他爲了自己的地位，爲了禁城的治安，他不能如一般大人的悠閒地作壁上觀，他急匆匆地直奔向宮廷之中，找他的王上去了。

克麗絲蒂娜在她的寢宮之中，舒泰地跟雪薇媛美作着無聊的閒談，她的全部的衷曲，是從來沒有隱瞞過這位王妹的，她說：她願意到一次西班牙，因爲對於這個古老的濱海的大國的一切，她是憧憬了不知多少時光了，同時她亦誠地說明她確乎愛上了那位新來瑞典的特使大員，她正在計劃隨他作一次出國的暢遊。

雪薇媛美心頭砰砰然地傾聽着，她覺得王上的行動太詭奇了，王上的心意太不易捉摸了，她怎麼會不願作爲一個至尊的王上，而寧願屈身爲一個大臣的夫人呢？正當她想回答她，而微賈自己的恐見的時候，忽然一個二等侍臣衝進內宮的宮門了。他鞠着躬，這拜見大禮是十分魯莽與慌張的。隨即他氣急敗壞地說：

「王上，民衆們反了，他們包圍着王宮，他們要覲見王上。」

「反了誰說的？我的忠誠的民衆是決不會如何的胡語亂言的！」克麗絲蒂娜毫不介意地斥責說。

「着！」這位瘦長身材的二等侍臣倒抽了口冷氣，他料不到王上倒有那種鎮靜的本能，她一定沒有料想得到宮外的鼎沸的可怕的景象。「可是……」

「退出去，叫首相去聽取他們的意見便是啦！」克麗絲蒂娜忿然地打斷了他的話頭。

這侍臣無可奈何地只得鞠着躬，倒退了三步，才艱難地退出了宮門。

「王上，」雪薇媛擔憂地說：「怕首相的權威沒有制止的效力吧！這裏一定有大臣們的煽動。」

「煽動唔，他們敢造反？」她深深地哼了口氣，一種自尊的情緒在她的胸頭滂薄着，她緩緩地有力地從那張座榻上站起身來，「我得懲治那種欺君罔上的奸徒。」

她的儼然的激動了天威的俏麗的顏臉上，覆上了憤怒的光彩。那還沒有達到吐露殆盡的話語尚在繼續的時候，德高望重的首相大臣，卻排除了內廷侍臣的阻擋，而衝向內宮來了。他的急步將近撞觸到宮門的時候，便凜然地意識到這是怎樣森嚴的境界，而頓時停止下來了。

「王上，老臣古魯斯東叩見吾王！」他躬着身說，急遽之中，毫不忘了應行的大禮。

「首相一定有緊要的大事，致於這般倉惶吧！」

「聖見真是怨老臣沒有能力可以勸諭妄動的民衆。」

「難道他們還沒有退去嗎？」克麗絲蒂娜異常冷靜地說，她的身軀已迫近了宮門的跟前。

「沒有。」

「究竟爲了什麼事而騷亂起來的呢？」

「老臣不敢直奏。」

「這是你的責任。」

「是王上，」古魯斯東重復躬身行了個大禮，於是他說：「民衆們的請求是，第一要王上出兵；第二是要王上斷然拒絕西班牙使臣的請求，王上是一國的元首，決不能遠適異域成爲他邦的國母。民衆們的意見，一致祈望王上立刻驅逐安東尼出境。」

「便爲了這兩件事而掀起了巨大的騷動嗎？」克麗絲蒂娜凜然地說。

「是老臣句句是直言上奏。」

「好吧！」

「王上是准許了民衆們的請求了？」

「不。你不能這麼說，不用擔憂，我會平息這個騷亂的。」

「是王上！」

「你且退出去。」

「是！」古魯斯東又躬身行了個大禮，於是迅速地退走開了。

「內侍們！」她高聲地發出了尊嚴的命令，一分鐘之後，四個高大雄壯孔武有力的侍臣們出見在宮門之前了。

「王上。」他們挺立着如同四根直插的粗木，沒有表情的臉門，一致地注視着克麗絲蒂娜的動作。

「把宮廷的大門打開，說王上親自召見民衆，不得有誤，也不許加暴到任何民衆的身上。」

「是！」

這四個內廷的侍臣，便消失於內官宮門之前了。

「雪薇媛笑，瞧我訓斥他們一番吧！」臨行前，克麗絲蒂娜微哂了一下說。

「可是王上得慎重將事才是。」

「一等的武夫文臣都受着我的支配，難道盲從的民衆們反而應付不了？」

「可是王上是知道民衆們最會盲目行動的羣衆啊！」

「別擔憂吧！善良的怯弱的雪薇媛笑，你瞧吧！」

克麗絲蒂娜便穿了那套隨身的服裝，勇敢地跨了出去。

亂嘈嘈的人聲在禁宮之外起着巨大的聲響，這裏間隔着號叫、狂呼的高越的音波。

「衝進去！」

「衝呀！」

「非奏請王上應諾不可！」

當爲首的幾個彪形大漢着了魔道似的正擬碎門而入的時候，宮廷的千鈞重量的大門敞開了，而那四個心腹的侍臣，在閃爍的護身武器之中出見了。

「別嚷！王上馬上接見你們了。」

「誰再叫囂，誰便是叛徒。」

「靜！靜！靜！」

數聲的吆喝，發生了絕大的偉力，彷彿一道靈符，盈千累萬的嘴巴便消失了活動，羣衆以好奇的心，在期待他們的王上的駕臨。

「怕是詭騙吧？」

「說不定禁衛武士便將衝鋒來了。」

「不，不會的，我們的王上，她沒有失信過民衆。」

羣衆在吐出切切喳喳的私議，聲音低得奄然全無生氣的。

「王上駕到！」

「王上駕到！」

一種令人肅然起敬的呼聲過後，克麗絲蒂娜頂着峨峨的王冠而現身，在宮門的口外了。幾千累萬的下民們一陣歡呼萬歲聲過後，便如狂風驟息怒濤寂流似的肅靜得鴉雀無聲了。

以先聲奪人的姿態，克麗絲蒂娜提高了她的嗓子發言了。

「我的善良的民衆，愛國忠君的民衆，你們的王上是極願意聆取你們的意見的！」她的目光炯炯地注射在無數的蟻聚的人們的身上，威嚴莊重，幾乎使無知的趕熱鬧的民衆們自悔不該參加此種騷亂了。

「現在，你們之中不妨推舉個臨時的代表，奏訴你們的意見。」

民衆們互相注視彼此的臉門，枯寂地半聲也不發的。」

「說呀！你們不是有共同的意見要上奏你們的王上嗎？爲什麼現在又沉默呢？」

靜止了若干時之後，一個作爲頭兒腦兒的人物從人叢裏排開了衆人的擁擠而佝僂着行近克麗絲蒂娜的跟前了。他是個高大的個子，臂路上的栗子肉塊如丘陵似的高凸着。他曾經接受雪梅納斯的唆使而成爲暴亂民衆的首領。可是當他匍匐地行近宮門之前，他混身哆嗦着，預備的勇

氣都消失了，爲的是跟天顏相接，這還是生平的第一次呢！

「全民擁愛的王上，」這代表聲音顯得嗶嘶地說。「我們請求王上恩准我們的奏請。第一，我們祈請王上出兵討伐敵邦，使他們以後再也不敢來騷擾我們的疆圍；第二，我們請求王上拒絕西班牙的荒謬的求婚。」

「便是這兩個請求嗎？」克麗絲蒂娜感到這跟首相的話是相符的。

「是，王上！」

「唔！聽着，我的忠誠的民衆，」克麗絲蒂娜正對着民衆們說：「關於第一點，王上已經一再聲明我們的政策是保衛祖國，使萬民安享太平的幸福，現在敵人已從我們的國境之內全部擊潰了，正好趁此上下一致享受安寧的日子；動兵用武，反轉去進攻別人，這是勞民傷財的蠢事，王上是決計不願出此的！」

到這兒，她停止了幾分鐘，目光如閃電似的降射在昂首注聽的民衆的臉上，觀察有無重大的反響，然而寂然，誰也不敢提出他們的抗議。因此，她便繼續以雄辨的姿態，發表她的對第二個奏請的意見。

「對於第二點，王上正在慎重地考慮怎麼來答覆西班牙的君王的要求。隔於本國和西班牙的宗教的不同，王上是決不會阪離了忠誠的民衆的好意而使你們悵惘的！」

一陣雷動似的歡呼，震撼了整個的大地。

「王上萬歲，王上已經允諾我們的第二個請求了！」

「回去吧！聽着，回到你們的居宅裏去，回到你們的工作處去，你們已經怠忽了好許多工作的時間了。」

「感謝王上！」

「感謝王上！」

連接着重復一度的狂聲歡呼之後，民衆們如潮似的開始湧動，後退，終於離開了這兒的禁宮之前，而非常有秩序的解放了包圍的營陣。

——我的子民們真是忠厚善良的上等人類啊！

克麗絲蒂娜滿足地自語着，她想喚住那個首腦的代表，查問他這個暴亂的根由，然而他早已消失於人叢堆中了。她覺得應該着侍臣們去追求這個線，以便懲治那些縱容不法之徒的大臣，可是仔細一想，寬仁的王上是該以小事化無事的，而況民衆們已那末服從地聽着自己的訓諭，又何必多此株連的一舉呢！

由於這，她便安舒地跨起遒勁的步子，退回宮道中去了。

她一步步地上升到宮階之上，十多級過後，她已上升到正殿的甬道之旁，轉着彎，人便消失於

羣衆的後顧的視線中了。

古老的宮門緊閉起來，空間又撒佈了寧靜的氣氛。

無數大臣們所密派的家丁，各自迅急地帶了這個消息，回轉他們的府邸。雪梅納斯聽到了他的下人們的報道，頓時眉飛色舞了起來。

——克麗絲蒂娜已經中我的計了，現在，我只要加緊驅逐安東尼的工作，便可以減少一個麻煩的情敵了，至於卻爾斯殿下，王上並不會對他表示過半分情愛，角逐的勝券，未必會握在他的掌中呢！

這樣地左右盤算了老半天，上等的雪茄煙已經燒盡了三枝，帶起一份從冰冷中溫煦轉來的心，便一步步地踱出了府邸的大門，躍上馬背，一直朝向那禁宮中去了。

八 雪梅納斯的警告

午後的昏黃的陽光，散射在宮中御園的小亭之內，顯出無限的夕陽西墜時的一種幽幽的暮景。憔悴的花木，都帶上了乏神的氣色，彷彿都在祈禱可憎的冬，儘速離開了人間。這御園的境地是占着頗大的面積的，牠貼靠在禁宮的後壁，以富於幾何形的圖案，建設了雍容大觀的各種園景，高突於園中央的是一座以瑩白的水層岩石所造成的噴水泉，水是成年地噴散、飛濺，如萬點銀珠，因為這水泉的活躍，牠總算打破了全園的寂寞的冬的愀然之色。

克麗絲蒂娜因為心頭的鬱鬱不樂，便惘惘地、百無聊賴地踱入這御園的寂靜的境地中來了。她的心中現在給兩個思潮衝突着：婚姻大事是遲早必得解決的，到底自己下嫁於英雄剛果的卻爾斯殿下呢？還是下嫁於遠適瑞典的西班牙的特使呢？

——我已經跟我的子民們說明過的了，我不能失信萬民去下嫁給異國的使臣。不過，假使我真的嫁給可愛的安東尼，那便只有即日讓位於卻爾斯的一法。

躊躇地想着，想着，漸漸地她已行近那座精潔的、畫棟雕樑的小亭之中了。遠望着晝夜不息的噴泉，靈活的心旌，變得呆滯、麻木，全沒有往日的那副活躍、與高的神態了。

——安東尼是可愛的，究竟我能够捨棄他嗎？我曾經應允他跟他到西班牙去週遊一次，廣大一些自己的孤陋寡聞，我不能說騙他。

她斜靠在雕鏤的石柱之旁，完全浸入深思默想的境界中去了。

便在這時分，雪梅納斯大臣卻沒有領受准許的王命而暗自溜進這御園的小亭之前了。過去，他差不多有很多的時間在這兒消磨了他的若干的良辰佳宵，現在經過了一個相當的時間之後，他髣髴不免有一種舊地重遊，不勝愴感之情了。

雪梅納斯直衝到克麗絲蒂娜之前，一個君臣相見大禮行過之後，他以親暱的姿態幌動着。從他臉部的緊繃的氣色上，可以觀照出他的內心是儲藏了無限的欲吐的衷曲。

「雪梅納斯！」

「王上，唔，我的至愛的！」

「沒有得到我的准許，而你闖進這兒來，那一定是有緊要的稟奏吧？」

「是的，我的聰明睿知的王上。從一種可怖的欺君罔上的謠傳上，滿城的民衆，都在懷疑王上的錯誤的施愛，然而這，雪梅納斯是不可能相信的。」

「也許是可以相信呢？」

「不，微臣是決不相信的！」他進一步施用了他的試探的口吻。

「告訴你，雪梅納斯，你沒有權力顧問王上的私人的行動。」克麗絲蒂娜厭惡地說，然而她的面部的表情，卻並沒有達到忿怒的地步，因為這目前的大臣，曾有一個頗長的時間跟自己發生過親膩的關係，所以覺得不便立刻發作。

「唔！」雪梅納斯愕然地說：「我知道，我決不敢犯罪。不過，爲了國統，爲了尊視我們的尊嚴的宗教，我就不能不爲一種責任心所驅役，而來探詢王上的意嚮。」

「別費神吧！雪梅納斯，我真確地告訴你，你的王上確乎是愛着一位異國的大使。」克麗絲蒂娜突然剛毅地說。

「難道王上真的爲安東尼所蠱惑了？」

「爲什麼他要蠱惑瑞典大帝國的君主雪梅納斯，你說話得慎重。爲了愛情，我想一個君王垂愛一個異國的大臣是沒有什麼關係的。不過，便是爲宗教的彼此不同，所以我……」克麗絲蒂娜雖然是個一切的桎梏都無從拘束她的女人，然而對於宗教，對於兩國間彼此信仰的主宰的神祇的不同，不無露出躊躇之色了。

「王上，我的熱愛的……」雪梅納斯悵鬱地用喃喃的口吻說：「難道王上完全忘懷了跟做臣的過去的情愛嗎？」

聽着這，克麗絲蒂娜立刻便掀起了對於這個過去的情人的厭惡了，由於數度發見他的陰謀

驟斷朝政的慾望的旺盛，她已敏感到他決不是自己的終身的配偶。她決不能讓一個性情乖戾心地險狠的人來成爲主宰未來的帝國的元首的。

現在她用微哂作了個很難使人捉摸的答覆，隨即用平淡的聲調向雪梅納斯說：

「沒有忘記，像你一般的我永沒有忘記，可是你應該自我省察一下，你的優點太不如安東尼了！」她故意給予他以萬分的難過。

然而便因爲這一言的戲弄，她卻料不到使雪梅納斯大臣的心根上，種下了牢不可解的嫉忿。

「是的，王上，我非常清楚，我的弱點太多了！」

「這就你應該大大的深自韜晦了呀！」

「臣雪梅納斯告退了！」雪梅納斯再沒有勇氣可以支撐他的身子，依然兀立於小亭的內部，他躬身行了個迥殊尋常的大禮，左手拊着他的那柄祖遺的寶劍劍鞘，後退了三步，然後旋過身子，悽然地向着御園的曲徑小道中走了。

「雪梅納斯，回來！」克麗絲蒂娜忽然尖聲高叫。

「是！」雪梅納斯藏了滿腹的狐疑，他全然猜不透克麗絲蒂娜幹嗎又喚住自己呢？

「別再造謠生事了！記住，你的殊榮的官階，你得好好兒堅守才是！」她早已略知今天上午所生的事變，所以特地給他以一個諷示。

「難道王上以爲我是個卑陋的人？」雪梅納斯強自鎮定地說。他的身軀又迫近了克麗絲蒂娜的座旁。

「那當然不，不過你得留意於你的未來的行爲！」

「遵王上的聖命！」

雪梅納斯這才重又投向了園外而逝了。

現在，雪梅納斯正確地感到自己的情敵是安東尼特使，而並非卻爾斯殿下。他覺得非驅逐安東尼不可，要是不能從速設法驅逐他出境，那自己的前途——充滿了幻夢的前途，還有設想的餘地嗎？

安東尼大使的旅邸是在距離王宮不遠的那條冷僻的大道之上。這裏是王族貴冑，達官大臣的寄寓之所。司關和侍役們都是從貴族社會裏所熏陶出來的人物。他們的衣服是潔淨而流於華美的，他們的眼睛的生長是取着兩種活動的形式，當他們接待那富貴的商賈，這些商賈的肩頭上是缺乏一些勳章之類的裝飾的時候，他們的眼睛便似乎突然高吊了二三寸，而他們的身軀也便隨着長大了起來。然而當他們恭迓肩負勳章的達官貴族們的時候，於是他們的眼睛便突然地扯下兩三寸，殷勤的獻媚，便無所不至地施展出來，因而他們身軀的高度，也就隨即成了個侏儒的模

「可是瑞典的王上不會有答應的可能了。昨天的上午，大人那一幕民衆沸騰的鬧劇，不是對於我國的一種大大的反對示威嗎？」

「唔！」安東尼早已明瞭這個底蘊，他之所以遲遲不願啓程的原故，怎能向他直說呢——雖說他是自己的心腹。

安東尼跟密士發爾正在無要無緊的談話的時間裏，那個忿氣冲天的雪梅納斯，卻已找上這兒全城第一流的旅邸中來了。

侍役們一瞧見是王城裏的一等勳爵雪梅納斯駕到，唯恐他們的招待欠缺了殷勤，以致開罪了他，便以無可再恭敬的禮貌，百般奉承恭迎。

「大人！」

「大人！」

喚聲如同山呼萬歲似的。

「噯，那個西班牙的特使在這兒嗎？」雪梅納斯氣概十足地說。

「西班牙特使大臣嗎？唔，他在二樓的第8號房間。」

聽着這個答覆，雪梅納斯把他的那套武臣所穿的服裝，略爲抖一抖，拉得平整一點之後，便由一個最黠俐的侍者導引他上二樓的上等旅室中去了。

雪梅納斯置身在安東尼的目前時，侍者跟那個衛士便異常知趣地一同退了去。

安東尼以絕端訝異的目光，注視目前的這個不熟稔的來客的面貌，從對方的服裝上、勳章上，作判斷，他確定這位人物是瑞典的官階特高的大臣。因此他站起來，摘下那支吊在嘴角上的煙斗，謙恭地行了個相見禮後，便矜持地問道：

「請問貴大人的大名，以及到這兒來下訪的目的！」

「在下是雪梅納斯，」雪梅納斯萬分惡相地致於壓不下他的忿激，而一點也拿不出客氣的姿態，「安東尼大使，恕我冒昧地向閣下送一個警告。」

「唔，在下非常樂願接受的。」安東尼神態自若，絕不稍露驚惶之色。

「貴大使如果公幹已了的話，鄙人希望閣下立刻離開瑞典，這樣，貴大使的安全是不會發生意外的。否則，貴大使，那不旋踵的禍殃，也許會蒞臨閣下的身上。」

「假使貴大人不以我的問話為麻煩的話，那吾是很想知道一點個中的原委。」安東尼冷靜地說。他的鎮定的本領，頗使雪梅納斯深為吃驚的。

「因為，」雪梅納斯目光銳地注射着，「貴大使是在蠱惑着敵國的王上。」

「這……」安東尼突然混身凍了一凜。

「聽我的警告，友誼的、好意的警告，貴大使最好愈早愈妙地離開這兒，轉回貴國的疆圍！這樣，

彼此之間一定會保持過去的邦交的！貴大使應該知道敵國的民衆，沒有一個願意英明的王上，受一個異教的大臣的蠱惑。這是真正的，我希望我的善意，當不致在尊耳之內成爲惡意的渲染。」

「謝謝你，貴大人，我不會誤會你的善意，可是在動身之前，我得拜辭貴國的王上。」

「不，這實在是多餘的！」

「不！」

「良善的大使，我的警告，便是要貴大使立刻離開這兒。」

「這，似乎貴大人未免有點盛氣凌人，太覺那個了！」

「總之，我需要請你趕速離開這兒，我相信我是善意，出於至誠的善意，而絕端沒有盛氣凌人的成分的！」

「但是不辭而行，這決不是西班牙大使所能幹的。」安東尼非常堅執地說。他覺到一個上國的使臣，決不能隨便爲人所屈服，他已意料到這位武官大人，多少是對於自己有了深切的嫉視，否則他爲什麼要來致送這個警告呢？

「貴大使一定不納在下的忠直的警告！」雪梅納斯氣勢赫然地說。

「這並不是不納，而是一個出使的下臣，不能因爲個人的有失禮道，而致於整個的祖國受人譏笑，這點，貴大臣想必能够屈加原諒的。」

「好，那末，我的警告留作貴大使的參考吧！」雪梅納斯毅然地站起身，點了點頭，撇開那雄勁的步子，昂然地離開了這建築華麗的旅邸客房。當他行近那扇房門的時候，旋過頭，鄭重地道了聲「再會！」人便匆匆忙忙地離開了。

——聽從他的警告嗎？還是……

安東尼有點躊躇了，他踱着幾個來回，不安、焦慮、疑惑，在胸頭開始了戰鬪。

——這是一個險惡的朕兆，是的，一定的！

雖然他還沒有知道雪梅納斯成了他的情敵，然而憑自己的聰穎的思索，他料到雪梅納斯會成了自己的惟一的敵人的！因為從他方才的態度上作觀察，他相信非常的禍殃，一定是會從這位武臣的手上，加臨於自己的頂上。

——不，我寧可遭致任何的險惡，我決不能有玷本國的榮譽。讓無情的刀鋸釜鑊，加之於我的頂上吧！

當他更進一層着想時，他便感得安全是不致真會如那個武臣所說的許會破壞的。

——克麗絲蒂娜是英明果敢的，這從禁城的民衆的口頭之上便可了然。她決不會讓我橫受飛禍，她是深表她的愛戀的心曲，她不是準備跟自己遨遊一次西班牙嗎？

於是他坦然了，重復坐下那張綠絨的墊椅，點起火，板煙斗又吊上嘴角邊了。噴了兩口濃重的

煙霧，讓整間房間全爲煙霧所瀰漫了。

「嘿」他自語着，「便是雪梅納斯這武臣，想以武力作威迫，安東尼是決不會使他小覷西班牙的使臣是無所能爲的，不過萬一他以陰謀鬼計，使用暗算的手腕，這倒不能不加以防範呢。

「密士發爾」於是他高聲地喊叫。

門外一陣轟然之聲，魁梧的密士發爾便行着敬禮而奔進8號的房間中來了。

「大人」

「知照所有的衛士們，加意防範，尤其當我離開這兒王城的時候，更非晝夜小心防範不可」

「是大人還有別的吩咐嗎？」

「回來再跟你說話，知照的時候，你得用最祕密的方法，別給人們知道了。」

「這個小的明白，不勞大人叮嚀。」

「那立刻去吧」

「是」

安東尼橫戾了下去，瞧着密士發爾的背影，舒了一口緊張的氣息。

——瞧吧瞧這個瑞典武臣的顏色吧！

九 便殿上的諍諫

消息不知從什麼地方走漏出來的，說是王上克麗絲蒂娜有出遊西班牙的企圖，這立刻使滿朝的大臣們，掀起了軒然的巨波，首相古魯斯東，元老重臣方迭透潑，上將維雪爾伯爵，以及外交大臣勃亦兌德，都以絕端驚訝的姿態，在相互私議着，他們集中的地方，是首相府邸的大客廳，每個人的臉部充滿了緊繃繃的顏色，古魯斯東首相甚致不住地拊他的雙手，而顯得那末惶駭莫名的。

這，這非諍諫不可！王上自從戰勝了敵國以來，她簡直在時時開自個兒的玩笑，她是一國的主上，她怎麼可以隨便擅離國土呢？難道她忘了她是瑞典的王上嗎？

「首相，王上這樣的行動，簡直是胡鬧。」方迭透潑的頭顱兒不住地搖擺，「諍諫，爲了祖國，爲了先王的囑咐，每個大臣有諍諫的責任。」

「諍諫，在這兒首相府邸裏有用嗎？」維雪爾一向反對方迭透潑這老頭兒的說話，雖然他讚同諍諫，然而他卻終要把他的言語撇過一旁。「照我的意見吧！我們應該立刻去見王上，我們切不能讓那個渾賬的安東尼的蠱惑達到了目的，而後才去阻止王上的出國。」

「這個，」古魯斯東以慎重以口吻矜持地說：「維雪爾大臣的意見也對，我們自然不能坐視

王上的受惑」

「去，便去啦，誰倒怕去拜見王上啊！」方迭透潑高聲說，有意向維雪爾作報服的回聲。

「依吾的愚見，一方面我們得奏請王上出兵，一方面得給些顏色於安東尼瞧瞧，叫他別以為瑞典是沒有能爲的人的！」

「維雪爾閣下，」古魯斯東搖手地說：「關於第一點，當然我們得馬上進行，不過對於第二點，那還得考慮。瑞典和西班牙的國交一向是異常敦睦的，我們決不能貿然躁急行事，以致傷了兩國

的邦交。」

「我非常讚成首相的意見，」方迭透潑便乘機向維雪爾進攻，當然他用的是一種側擊戰法，「爲了安東尼特使的個人的醜行，而傷了兩國累世的邦交，這非慎重考慮，從長計議不可！」

「嘿！慎重考慮，從長計議，好官冕的字句，只有握筆桿子的文臣才掉得來。」維雪爾怒氣勃勃地說。」

「不，不，維雪爾閣下，我們不要意氣從事，」那位慣作和事老的外交大臣勃亦兌德開口了，他絕端抱定不碰撞任何方面的意思，含笑地說：「我們對於第一點是刻不容緩的，至於第二點，只要第一點解決了，也就不難處理了。我想在坐的各位，都不會反對我的愚見吧？」

「對，不錯，外交大人的說話是對的！」首相擊掌地說，「兩位別再鬧意見吧！兩位都是赤心爲

岡，我明白，任誰都明白，請獨除了成見吧！現在，要是各位讚同的話，那我們便進宮去見王上。」

「好呀！」外交大臣取着站立的姿態。

「請！」首相目視着維雪爾和方迭透潑。

「要是王上不從呢？王上的個性，誰都知道非常固執的！」維雪爾躊躇地說。

「以我們衆人的力諫，他決不至於會……」

「可是這能不事先籌思一下嗎？」

「籌思？那末依閣下的見解……」古魯斯東踟躕地說。

「萬一王上真個執迷不悟，那不必顧慮，爽性把安東尼解決了，斷卻王上的妄念！」維雪爾以斬釘截鐵的聲調說。一種軍人的斷然處決的氣概，是充分地暴露出來了。

「這怕太激烈了，萬一王上懲治呢？」

「可是這是出於摯愛擁戴的本心。」

「終不免不大妥善吧？」

「可是除此以外，還有比這再妥善的嗎？」

「好吧！等拜見王上之後再說吧！我自有計議。」

方迭透潑在一旁點着頭，他覺得武臣只配上戰場去用兵，干預朝政，真是一百個的不配！

「各位，上宮中去了再說吧！外交大臣又來打開僵局了，由於他的殷勤的催促，於是這四位當朝的重大人物，便一致地行動起來。這一行列裏只缺少了雪梅納斯一個，沒有一個人明白他今天呆在那兒，連首相的邀請也加以拒絕了。只有維雪爾的腹中非常清楚，他是爲了處置情敵的苦悶盤住了他的行動。

馬蹄「得得」地不到十分鐘過後，首相和衆臣等便趕進禁宮中去了。

克麗絲蒂娜正在便殿之中，穿了隨身的短窄的便服，在急遽地吩咐那個無用的蠢材侍臣狄浮斯以重要的言語。她的雪嫩的臂肘支持在那張陳設了御室擺設的桌子的一角，她的眼仁深刻地兜住了狄浮斯的臉門，她還以爲這傻子在期待得到那一等侍臣的官階而盡忠於自己呢！

「狄浮斯，你立刻到那所旅邸中去！」
「是！」

「你告訴安東尼，要他立刻到這兒來！」

「便在現在這個時刻！」

「是呀，蠢東西，我不是吩咐過了嗎？」

「是是，王上還有別的吩咐嗎？」

「立刻好好地傳達去，那回來你便是個一等侍臣了！」

「謝王上恩典！」狄浮斯的一個膝蓋彎曲下去了，他喜得整個心花霎時怒放了，他很有些自悔前次不該走漏了王上的祕密，在那個凶狠的雪梅納斯大臣之前——因為王上待自己一向不能算差啊！」

當他正想退出便殿而告辭的時候，首相們的雜亂的靴聲已經迫近便殿的門旁了。

克麗絲蒂娜立刻嚴厲地呼住他：

「狄浮斯，慢去！暫且你退出便殿。」

「是王上！」狄浮斯滿腹的不樂，弄個一等侍臣是不容易的，才可以到得手，卻又打碎了！」

於是他急速地懷喪地頓時衝了出去。

不到一分鐘，首相和大臣們都躬身出見在克麗絲蒂娜的面前。

「王上萬歲！」

「唔！首相大人，你們帶着甚麼緊要的消息來吧？」

「不，王上，」古魯斯東異常虔敬地說。

「唔，王上，老臣等冒昧奏請，萬望王上能察納我們的忠諫。王上是一國的首，瑞典的明主，決不能丟棄了全國的子民，作國外的旅遊！老臣等冒死上諫，還望王上三思！」

這話聲立刻使克麗絲蒂娜起了一陣溼學——他怎麼會知道的呢？難道這消息又走漏了嗎？這怎麼辦呢？

她的無毫表情的眼珠，直射在四位大臣的臉門之上，沉默，絲毫的回聲也不發的。半頓飯功夫過去了，每一個大臣的臉部都飄起了惶恐——究竟王上怎麼樣呢？他們在作着預測，可是沒有一個能夠測定，因為王上的行事，向來是那末不可捉摸的。

「王上，請您打錯了這個聖意」方迭透潑打破了岑寂的空氣說。

「王上應當以國家爲重，」維雪爾開口了，他堅決地說：「非把那個意向取消不可！臣等冒死諍諫，無論如何不能讓王上去受一個異教者的蠱惑！」他的說話字字有力，句句剛直，致使克麗絲蒂娜的目光毫不放鬆地緊迫着他。

「唔！」克麗絲蒂娜不免苦痛起來——她苦痛於她的內侍。臣們太缺乏忠誠了。當她意識到自己的地位時，感覺到既然祕密已經洩漏，那只有兩條路可以走，一條是依舊做她的王上，而放棄對安東尼的諾言；一條是除下王冠，讓位給卻爾斯，隨着安東尼橫波大洋，到西班牙去度甜蜜的歲月。究竟她將取決於那一條路呢？無疑的，她自然徧向於第二條，即使爲了宗教上的不同，而不能嫁於安東尼，那至少必須實行她過去的諾言，到一次西班牙——因爲自己是一國的元首，決不能失信於一個異國的特使！然而這些主意她能夠明白開示於大臣們的面前嗎？不，這決不可能的！萬一如

此，那安東尼將有不可思議的危害降臨他的頂上了。於是她便若無其事地向古魯斯東等微笑說：「誰說王上有出遊的心呢？首相，你太會管『無中生有』的事情了。相信你們的王上決不會胡亂離國的。」

「王上沒有那份慾念，那真是臣等的萬幸了！」古魯斯東愉快地說。

「我想王上一定不會欺騙臣等的。」方迭透潑勝利似的鞠了個躬，跟着瞟了維雪爾一眼。

「爲什麼要謊騙你們呢？請別再着急吧！王上可以保證自己不會有那份想頭！」克麗絲蒂娜點點頭，意思是希望目前的各位大人能够識相一點，早些兒離開便殿，好讓她幹重要的事情。

「王上，臣有個冒昧的奏請！」維雪爾突然走前一步，逼近克麗絲蒂娜的跟前。

「難道還有旁的要事嗎？」克麗絲蒂娜驚地說。

「臣大膽奏請王上把安東尼即日驅逐回國，因爲他已經成爲全瑞典的公敵，沒有理由可以讓他在瑞典多過一天或半天。」

「爲什麼維雪爾？」克麗絲蒂娜正言厲色得那末的過度，致於她的顏臉由緋色的紅潤而轉爲蒼白的死灰色了。兩國相交，不辱來使，難道你要使王上受人訕諷爲一個野蠻無理的君主嗎？安東尼大使，當然我預備打發他回去，可是你能有權力請王上下逐客令嗎？真是太失大臣的體統了！

「是是！」維雪爾雖說是一介武夫，對於克麗絲蒂娜觸犯了天怒，總覺得不免戰戰然的，他不

敢再多說一聲，除了「是，是」之外。

古魯斯東和方迭透潑，以及勃赤兌德等早已瞧出了維雪爾的自討沒趣，他們機警地拜辭了克麗絲蒂娜，便迅速地趕了出去。維雪爾也就隨後叩謝了王恩，而一股勁的隨後趕了出去。他捏了一大把的汗——虧得王上沒有問罪，我險些兒上了雪梅納斯的當了。他的心裏這末想，心窩兒卻早已飛到雪梅納斯的府邸中去了，因為雪梅納斯是在那兒耳聽他的好消息呢！

——討厭的傢伙都跑了，我的祕密已洩，這將怎麼辦呢？

克麗絲蒂娜目送着大人們的離去，心裏萬分不如意的思索着，她再也坐不穩於舒適的位上。當那顆聰慧的腦殼決定了一個重要的意念時，她便高聲地咻叫起來。

「狄浮斯」

隱藏於殿外甬道上的大腹侍臣，使用迅速的步子躡進半月形的殿門中來了。

「王上」他垂手直站着，一臉孔專待吩咐的氣色。

「立刻去請安東尼大使到這兒來。」

「照方才王上所吩咐的言語傳達嗎？」

「不，你只說王上有萬分火急的事情需要他上宮裏來。不准多說半句話。」

「是」

「當心你的腦袋，要是你把祕密洩漏了出去！」

「不，決不，王上，仁慈的王上，我從來沒有敢洩漏過王上的機密。」這蠢材幾乎抖得腿條都痠軟了。他擔憂着上次的受雪梅納斯的恐嚇刺探的那回事情，也許王上已有所風聞了。

「別嘍囉去，愈快愈好，晚餐以前，安東尼必須上這兒。」

「是，我決不讓他脫走！」

話才脫出口，狄浮斯早已離開這瑰麗的便殿而消逝了。

克麗赫蒂娜專誠一意地期待着，她的整個的心思都集中到安東尼的身上了，惟一的希望是：這位少年英俊的大使，能够於短時間之內上這兒禁宮的門。

她的心中起落着兩個鬪爭的思潮，如壯闊的波瀾，不住地在胸中激盪，衝突，戰鬪。

——究竟實現自己的允諾呢？還是下符羣臣的一致意見而下嫁於卻爾斯殿下呢？

最後，她終於決定了這樣的一個兩全其美的策略。

——我可以下嫁卻爾斯殿下，可是這需要等到實踐對安東尼的諾言之後。

她的這個決定是有理由的：下嫁於卻爾斯，那是符合了整個王國的大衆的願望。至於實踐諾言，那是她認為對於這個少年大使是可以了卻自己的一點愛的心願。

——我決定了，我得這麼幹。

她堅決地暗自默語着。

當侍臣們正在預備奏請克麗絲蒂娜去用晚餐的時候，那位西班牙的特使大人卻跟着狄浮斯潛行而至便殿了。他的面上充滿了萬分的驚疑，克麗絲蒂娜命令狄浮斯馬上退出便殿，而且命令他不准放誰隨便闖入便殿，那怕是甚麼王公大臣。之後，她便擁住了安東尼，深深地行了個濃甜的蜜吻，這吻，達到相當滿足的地步時，克麗絲蒂娜便微顫着說：

「安東尼，你立刻離開瑞典吧！你的敵人太多了，我萬萬不能讓一個心愛的人去遭受意外的毒害，所以你得立刻走！」

「走？」安東尼料不到事態已經變得如此的嚴重，致於他的銳利的目光，露出了十分驚奇的神色。「可是王上，你是否跟我一起走呢？」

「我唔？」克麗絲蒂娜躊躇了一下，「暫時我也許不能夠，可是不久我會實踐那個諾言的！相信我，相信我不會欺騙一個友邦的大使。」

「是那我明天便立刻動身。」

「明天一早，你不必向我辭別，天色發曉的時候，你便得趕赴海濱，一路上的安全的護照，我早已給你預備妥帖了。」說罷，她從那寫字桌的抽斗中抽出了那張早已預備好的護照，仔細地瞧了

一下沒有錯兒，便投給安東尼，叫他鄭重地儲藏於腰荷包中。順便她在這護照之內，夾了張祕密的字條，她要他在哥德堡等候她，因為她已放下了出遊西班牙的決心了。

「感謝王上，安東尼告辭了。」安東尼知道自己的命運已落入非常危急的境域，他不能再從容地盡一回最後的愛的表示，便取着急退的姿式，向後旋轉了身軀。

「安東尼，立刻，我將交代了朝政，上西班牙的，那時，沒有一個人會對我加什麼阻礙的。那張護照你仔細地保存！」她暗示地說。

「是王上，我相信您決不會使我在西班牙失望地期望的。」

安東尼說時，旋過身，行了個告別禮，便急急忙忙地離開他的摯愛的戀人而走了。

——他去了！唉……

克麗絲蒂娜好生傷感，她感到這都是那般胡鬧大臣所迫使他們不得不暫時出於離開的一途，她簡直想瘋狂地大罵一場。

——安東尼能够脫離險境，這總是一件幸事，否則維雪爾跟雪梅納斯等決不會放過他的。他有着我的親筆簽署的護照，一定可以直達海濱，而無所阻礙的。

然而這樣的願望，誰能料得是不會中途再生枝節呢？

當克麗絲蒂娜用過晚餐，回到她的寢宮中時，另一個侍臣滿面慌張地直闖進她的內宮中來

了。這是個年輕力壯，英俊異常的人物，敏幹的才能是全部表露於他的眉宇之間的。

「稟告王上，今晚發生了一件駭人的新聞。」

「說呀！阿克托！」她的驚訝完全放到了安東尼的身上，可是態度卻依舊莊重而嚴肅的。

「聽說我國的雪梅納斯大臣，已經決定跟安東尼特使決鬪了。」

這一駭幾乎使克麗絲蒂娜躍到半天雲空中，她失了常態地惶駭得連面色都灰白了。「什麼？爲什麼他們要決鬪？」

「這我不大清楚。」

「蠢材，你怎麼這末糊塗，安東尼是西班牙的特使，雪梅納斯怎麼可以恃強凌人？」

「這個，小的不知道。」

「那你說你知道的事態吧！」她絕望地說。

「是雪梅納斯大人的衛士理斯朋所告訴我的，他說他主人知道安東尼已經得了王上的護照，而且知道王上不久便將旅行西班牙，所以他下了一封決鬪的書信給安東尼，安東尼大使不甘辱沒了西班牙的尙武的國譽，所以便允許了雪梅納斯的提議，約定在海濱的哥德堡地方決鬪。」

「當真嗎？」

「這是方才不到一個鐘點裏的事情，小的不敢造謊。」

「噫！」克麗絲蒂娜不禁忘形地叫了出來，立刻心窩中如萬剪剗割。

「王上，這不幸的事件應當阻止才行！」

「噫！」她心不在焉地回答。「你所知道的便是這一些？」

「是的，小的決不敢隱藏半點。」

「那你退出去！」

「是！」阿克托擺着他的粗闊的身軀，便蹣跚地退走了。

——主呀！這怎麼辦呢？

她知道雪梅納斯是個驍勇的武臣，他的劍術是當世的無敵名手，安東尼雖然不肯丟失了西班牙的騎士精神，可是他萬非雪梅納斯的敵手。

——這怎麼辦呢？……爲什麼雪梅納斯要使用這種決死的手段呢？……

她明白了，這一定是雪梅納斯爲了失戀於自己，惱恨在心，無法可施，才採用絕端的惡意，而施抑報於安東尼的身上。

——這渾蛋，這亂臣，我非阻止他不可！

克麗絲蒂娜迅速地作了個預計，她計算安東尼到達哥德堡至少有一天多的途程，他們的決鬪，那至少在一天之後，假使自己遵照密約上所約定的日期到達哥德堡，那安東尼是會危險的。要

是自己能立刻追蹤上去，作有效的阻止，那一定不至於會來不及的。這樣一思索，她的心裏便安靜了許多，她漸漸地坐下那張豹皮沙發軟榻，她計劃着立刻離開這兒的王城。

「王上！」

聽到這叫聲，她旋轉頭，發見那個溫柔可愛的雪薇媛笑匍匐在她的榻旁，憂愁奪去了她的惹人憐愛的笑顰。

「吓，雪薇媛笑！」克麗絲蒂娜的身軀站了起來。

「王上可知道目前所發生的嚴重事態嗎？」

「難道你也已經知道了？」

「是的，王上應該想法制止雪梅納斯的無理行動。」

「唔，我預備親自到哥德堡去走一遭。」

「可是滿朝的大臣都銜恨着安東尼，他們正在讚賞、激勵雪梅納斯的俠行，預料他們一定會百般阻撓王上的行動的。」

「我早已考慮過了，善良的王妹，我已經決定辦法，使他們無所藉口，來阻止我的行動。」

「這？」

「現在我不能告訴你。」

「……」雪薇媛芙低下了頭，她便只好沉入思索的深淵中去了。

「雪梅納斯大臣到！」宮外的一個稟達聲飄進內宮來時，惱怒滿面的雪梅納斯已現身在門外了。他今晚特別遵從了宮廷的禁規，不即直闖進王上的內室。

雪薇媛芙瞧着他，便從另一個宮門裏退走了。這是慣例，過去她是這樣，自從雪梅納斯失寵於王上之後，她也是這樣地迴避着，——當他們在相見的時候。

「進來！」克麗絲蒂娜滿面怒容說。

「是！」雪梅納斯直走近沙發的跟前。

「你到來是定然有重要的機宜吧？」

「唔，王上，我想你是總不至於會全然拋棄了我們過去的情愛的！」

「噫！」克麗絲蒂娜凜若冰霜地說。「雪梅納斯，別先說廢話，我問你，你已經決定跟安東尼決裂嗎？」

「什麼？」他故意驚訝地說，「沒有的事，這是一種無謂的謠言，王上已經請安東尼走了，爲什麼我還要跟他決鬪呢？」

克麗絲蒂娜明知道心機萬端的雪梅納斯撒的是謊，然而拿他無可如何，因爲她不能以確切的證據來證明他的秘密的行事，傳聞的消息，是難以作爲有力的憑證的。

「你不欺謊你的王上嗎？」

「不！」雪梅納斯肯定地說。「王上，我請你垂憐我……我不能讓愛我的王上如同敝屣一般的拋撇我。」

「別傻吧！」克麗絲蒂娜萬分鄙夷地說。

「難道王上一點也不願意喚起過去的美夢嗎？」

「我不願意多聽你的無聊的話，雪梅納斯，你爲了需要權力而才要求我的愛呢？還是……？」

「不，親愛的克麗絲蒂娜，他變換了口吻，「我只是需要愛！」

「愛阿阿！」克麗絲蒂娜揶揄地冷笑了一下，「你以爲王上是傻子，出去吧！雪梅納斯，我沒有精神多談話，請你走吧！」

「……」

「走！我命令你！要是我發見你方才所說的是謊話，那留心你的爵位吧！我會到哥德堡來求取證明的。」

雪梅納斯心頭微微一惊，隨即又坦然了起來。他遵從了命令退走出去，他的牙根咬得非常緊，他的步履非常遲緩，因爲他現在心裏只有盤算怎樣去取勝他的情敵的一念了。——原本他進宮來是企圖獲取王上的一點顧念舊情，而致於回心轉意繼續過去的情愛，這樣，他可以劍下留情，不

必結果安東尼的生命；現在，王上的意志已證明她毫無情愛的恩施，因此，他惱怒得簡直忿無可遏，只有殺死安東尼，才可以消除自己的一腔憤嫉之氣。

——好讓她去愛她的僵臥的安東尼吧！

因為對於決鬪，他有十分的把握，所以他如此地自語着，直至退出宮廷轉回自己的府邸。

一〇 緊急國務會議

明天的早上，麗日臨空，幾天來的寒意逼走了，大地顯得活躍起來。

克麗絲蒂娜並沒有爲溫煦的陽光所興奮，她無限的陰鬱與淒苦，滿身朝服，戴着了那頂巍峨的王冠，二十多個禁衛隊士簇擁了她的尊貴的身軀，朝向那莊嚴宏偉的國務會議場去。

一刻鐘之前，克麗絲蒂娜突然降下了她的旨意，着滿朝文武大臣齊集國務會議的議場，聆取王上的重要的緊急的聖旨。這個使得首相跟其他的大臣們如同墮入五里霧中，而莫明其主旨所在了。

——難道有什麼重要的國家大事嗎？難道王上已決定出兵略取挪威的疆域嗎？除了這些重大事之外，她不會召集這樣重大的會議啊！再，除非她已允諾下嫁於卻爾斯殿下，或者雪梅納斯大臣，然而這個事件用不到大事聲張，在國務會議的大廈之內宣佈呀！

的確，這使得每一位大臣的袋腦之中是不能不掀起無限的猜測與臆度。

其實，他們的臆測是，全盤攪誤了的。這個緊急國務會議的召開，是在昨天的夜晚便爲克麗絲蒂娜所決定的，當雪梅納斯沒有進宮之前，她已準備了這個會議的舉行，當他退出內宮之後，她更

決定了非舉行不可。因為從雪梅納斯退出時的無限鬱憤的臉色上，她料定這個驕勇的、時時企圖攫取大權的雪梅納斯決不會放過了安東尼，而操有阻止他的施展殘暴武力的權力的，只有她自己，可是她要單騎匹馬衝向哥德堡去，便必須擺脫一切才有這個自由，所以對於這個盛大的會議，便非舉行不可了。

現在，大臣們都已陸續地在穹窿形的議廳上麪聚了，各人取着自己的坐位端恭地兀坐着，彼此互換那驚訝的眼色；沉默，在沉默之中，一種測度的心意在彼此交流。

有時，他們的目光在遠颺着那成爲坦道似的甬道上溜滑，這目光告訴我們，他們是在期待克麗絲蒂娜的從速駕降。

值星侍臣在那高踞的演講台的邊旁出見，一臉孔緊繃之色，鬚髯有一個重要的變故，將飛臨於一切人們的頂上。

——王上快將降臨了！

大臣們都在發生着這個預斷，而無數的目光，更投向了正中的甬道的大門跟前。

古魯斯東照向例是坐在那主席台的正位上的，今天他卻退坐到那最近高台前的首排的座位之上，他心中充滿了無限的疑慮，他意識到英明的克麗絲蒂娜將於今天的清晨，給予衆臣們以如喪考妣的惡耗，因為昨天的晚上，他曾經得到下人的密告，說是王上將有哥德堡之行呢！

一陣宏壯的呼聲從議場之外激揚起來，大臣們全體肅然起立，恭迎那聖駕的蒞臨。

靴聲鞏然地揚起來，齊整劃一，有如練兵校場中的步伐，全體二十餘個挺胸凸肚的禁衛武士明晃地閃耀着劍戟的光芒，當他們的隊列排到場門口的時候，那鐵葉的大門訇然地敞開了。從雄糾的行列之中，吐出了克麗絲蒂娜的情影。她今天全身收拾得素淨精潔，連帶那一向以繚亂爲美觀的褐色的髮髮都梳理得勻整平貼，不慌不忙的脚步聲起落於甬道的結實而平滑的板面上時，彷彿在敲動每一位大臣的心弦，使他們更增進了肅然起敬的心意。她點着頭，嚴肅的臉門上，完全逼走了笑容。

「王上萬歲！」

一陣熱烈的頌禱聲在議會上發生了響亮的迴聲，克麗絲蒂娜已走上了那高踞如半月形的台階之上，端莊地直站到這台基的中央，微點着頭，等羣臣們肅穆地坐回原位上去時，她便莊重地開口了。

「衆位大臣們，從今天起，我將不再是你們的王上了，我已經決定把御座讓給予卻爾斯殿下了！她的目光如水花四濺，而且我將於旅遊西班牙回來，下嫁於未來的王上，這是我所再三考慮的結果。」

這真是一個萬分驚喜的消息，對於王上的禪位，他們是那樣的震驚，——卻爾斯殿下雖然是

個雄武的王族，然而他的英明的程度，卻遠不及克麗絲蒂娜呢。現在王上下嫁於卻爾斯殿下，這倒是他們所晨夕祈禱的，因為彼此都是王族，她的下嫁於卻爾斯，至少是瑞典帝國的一個福音，因為她的英明是大可以副助殿下的不足的。

「不，王上，王上萬萬不能輕離御位！」古魯斯東首先站起來說，他明白瑞典之所以有今日，不能不說全仗克麗絲蒂娜的精明幹練的才能，才有今日，他惶惑無似地幾乎跪倒在他的坐位之前了。

「王上決不能輕辭寶位！」

「臣等決不願王上捨棄了我們。」

「請王上收回聖命。」

奏請的聲響雨點似地飛濺開來，都直濺到克麗絲蒂娜的身上。

方迭透潑甚至屈着那條抖索的硬硬腿，誠惶誠恐地躬着他的前軀。「王上，至愛的王上，老臣非常樂願於聽見王上下嫁的喜訊，然而同時也如霹靂加頂般的震駭於王上讓位的聖旨。我的恩澤被及全民的王上，瑞典帝國的不能沒有王上，猶如宇宙的不能沒有太陽，王上，老臣決不願意王上離開衆臣，離開全國的民衆，請王上收回你的成命吧！」

克麗絲蒂娜非常感動於方迭透潑的奏陳，然而她的辭意已決，她只顧搖着她的頭顱。

「王上」外交大臣續方透潑之後而開口了，「瑞典帝國的能有今天的立國於穩固的基石之上，這全是王上的善理朝政，勵精圖治的效果，假使王上因爲一時的聖忿而捨棄你的至尊的地位，那末，」他異常傷感地，致於他的鼻音流於閉塞的狀態，「瑞典的前途是會立刻消失了光明的，瑞典的堅確不移的國基是會因此而發生動搖的。王上，懇仰你以國家爲重，決不輕易讓位，以造成民衆的哀愴！」他完畢了他的奏陳，便頹然地坐了下去。

克麗絲蒂娜同樣搖著頭，表示她的接受是不可能的了。

「我很願意聽取衆大臣的奏陳，可是事實上我已萬難收回那個成命了！卻爾斯殿下決不會有負祖國，放心吧！」

她站起來，把她那頂金光閃爍的王冠從頭頂上摘取下來，這動作是堅毅而決斷的，一如她的過去的剛果的行動。

「王上！」

「王上！」

「王上決不能！」

「萬萬不能王上！」

每一位大臣都以欲泣的、驚惶萬分的叫喚阻止着這個非常的動作，他們傷心、懼怯、難過、痛苦，

可是沒有一個能真正了解王上的被迫出此的底蘊。沒有一個能真正了解王上爲了愛而致於不惜犧牲寶位，敝履尊榮。元老大臣方迭透潑甚至直趨克麗絲蒂娜的跟前屈下了一膝。

「王上，請王上慎重考慮這非常的震天動地的舉動，王上，你難道忘記了先王托孤時的殷殷的厚望？你難道忘了整個瑞典民衆盼望王上能擴大帝國的疆域？你難道竟肯爲了一時的衝動而便拋棄了你的忠誠的臣僕……」

克麗絲蒂娜黯然地默不出聲的望着方迭透潑，她的嘴巴噙動着，可是終於沒有一點回聲來。安慰這位遐齡之年的老臣，王冠從她的纖長的雙手托過去，終於安置在高擎雙手的侍臣的掌中了。

她走下台階，那掃地的雀屏似的裙像在吻着地面。她的神態比方才活潑了不少，似乎卸下了滿身重載，她的心有點飄飄然的，她感到她應該從速離開禁宮，離開王城，而趨向哥德堡去。

「現在，克麗絲蒂娜和無數大臣們是同一階級的人了，我非常愉悅於卸下了我的不堪勝任的重任，望各位大臣們以待我的心待你們的未來的王上。」

「王上！」

「王上，我們決不願意王上除了你的王冠！」

大臣們立刻離位而趨向甬道之上，人們築成了一道重疊雄厚的牆，他們阻擋了克麗絲蒂

娜的前進。

「王上，老臣想這突然的事變是決非出於王上的本心！」古魯斯東首相傷痛地阻擋在克麗絲蒂娜的面前。「務請王上挽回聖意，一切的困難，我們都可以爲王上解除的。」

「王上，老臣以托孤之重，決不能目視王上的背棄衆臣。背棄社稷，有負先王的囑付的厚望！」方迭透激情急地扯住了克麗絲蒂娜的裙緣，他的老花的雙目滾着晶瑩着圓潤的淚珠。

維雪爾上將，勃，亦兌德外交大臣，以及其他王公貴族，達官勳爵等也都以至誠的挽留，一致蜂擁在克麗絲蒂娜的跟前。

「臣等決不能讓王上捨棄祖國！」

「臣等決不能讓祖國失去一個英明的元首！」

「王上不能走！」

「王上得收回聖命！」

「王上！」

「王上！」

整個的議場大廳全爲悲悵的氛圍充塞了，這裏是混合了悲愴、惱悶、煩愁的原素，齊向克麗絲蒂娜取着嚴密的包圍。

克麗絲蒂娜女王的確在衆臣的腦板上是個英明的聖主，她除了忠於愛情這點成爲大衆所公認的缺點外，那簡直不能在她的身上找到任何的缺陷。她富於才幹，勤於政事，而且對每一個元老大臣，都能推心置腹地任用無異辭，因此瑞典的朝政，才能蒸蒸日上，臻於日益上進的地步。滿朝的大臣，沒有一個不愛戴他，即以前次的國務會議來講，要是反對侵略戰爭的王上不是克麗絲蒂娜的話，那早已在朝政上掀起了軒然的巨潮了。他們之所以只好奉行王上的旨意而不敢鬧出重大的政見，便可以見得克麗絲蒂娜手腕的高強，不愧是一位英明睿智的王上了。

爲衆臣所阻蔽了前進的克麗絲蒂娜，她並不惱怒，相反地她是萬分的悵鬱，開初她並沒有下決心放棄她的至尊的王位，然而事態的演進，使她不能不出於這不得已的一途。——爲了愛，同時又須顧及兩國間宗教上的懸殊，她祇有出於這一途的辦法。好在她已允諾下嫁於卻爾斯殿下，即使他的才幹不足以當爲瑞典元首的大任，可是憑自己的策助之力，當不致於使朝政會起紊亂的壞果的。這末想，她的心便坦然而無所不安了。接着她便意識到她的戀人的安全問題：要是再不迅速地趕往哥德堡，那末，一種不堪設想的禍殃，將立刻使安東尼會遭受不測的。爲了愛而致使他遭受了滿朝文武的嫉憤，那再不能爲了愛而使他犧牲他的寶貴的青春！

這樣的潛思默想之下，她的勇氣便鼓勵得高漲萬分了，她排開了衆臣的障蔽，她忍心地無視於他們的涕泗橫流的固勸。

「衆位大臣，請你們給我以自由，對一個除了王冠的人施以勸諫是終於沒有用的了！你們得趕速迎立卻爾斯殿下爲王，在我旅遊西班牙回國之後，一定會幫同他襄理國政的，放心吧！克麗絲蒂娜決不會辜負了你們的今天的忠誠！」

「不，王上！」

「不！」

「不！」

然而克麗絲蒂娜終於堅決地撇開了衆臣而急步前進了！

方迭潑潑瞧着她的背影，幾乎暈倒了下去；古魯斯東的老淚，滴滿了那疎疎的鬚尖上；滿場中失望傷神的眼光，遠送着克麗絲蒂娜的遠去！

——唉！王上去了！

——她竟忍心離開她的祖國！

① 巍峨的王冠，靜了地，高高地冷落在那位侍臣的掌上，當大臣們的目光移射到牠的上面時，於是牠便霎時間成爲熱鬧的、不可侵犯的無上的珍寶了！

「沒有方法挽救了！」古魯斯東愁慘地說，「依王上的聖命，迎立卻爾斯殿下吧！」
「遵首相的意旨！」

「敬從首相的命令！」

全場的空氣陡轉了，應和聲喚醒了每一位大臣的愁傷得如醉似痴的心。

緊急的國務會議，便從這聲息之中告了牠的閉幕禮。

克麗絲蒂娜回進內宮去準備更衣易服的時候，她陡然吃了一個驚駭，那個一向爲克麗絲蒂娜認爲忠懇的狄浮斯，涕泗交流地潑泣於廊道中的一角，他已經詳悉了王上的突然讓位的惡耗，他的感傷的主旨並不如一般大臣般的爲了愛國過度，而是悲慟於一等侍臣的封賞，從此將沒有獲得實授的希望了。新王卻爾斯殿下決不會需要他這樣的蠢材爲侍臣，封賞晉級，自然只有向夢中去索取了。他哭得滿面的落腮鬚上都染上了凝膩的涕漿，當他迎見克麗絲蒂娜時，幾乎更增加了他的悲絕的心懷。

「傻子，幹嗎悲傷呀？」

「唔，我……」他不好把自己的真情宣露，只有支吾的一法了。

「說呀！」

「哇！王上，我不願你離開惟一無二的王位，我請求你。」

「別發傻了，狄浮斯，我知道你的心。」她微哂地，如同已經扣控了他的心而瞧得明白清楚的。

「王上」狄浮斯幾乎呆了，他歛住了滾泣，帶着淚水的眼珠固定地仰望着。

「你怕你的一等侍臣憑空掉失了，對嗎？別發傻，我不會忘記了對於你的諾言！」

「是感謝王上！」狄浮斯的多肉的臉蛋上幾乎破涕而笑了。「王上幹嗎定要讓去王位呢？」

「狄浮斯，你不會明白王上的苦衷！」

克麗絲蒂娜已走進她的內宮中去了，狄浮斯也便隨後趕去。

他幫着她解除了束縛得麻煩的王服，然後取過她的平日所最愛穿的緋色的便裝，雙手呈上去，深慮克麗絲蒂娜今天並不中意這樣的太過華麗的衣裝。然而克麗絲蒂娜卻出乎意料之外地胡亂穿上了。她顯得萬分的倉皇，急速，紊亂，那心急的情態完全表露於她的臉部之上了。甚至她的高底的厚靴，連左右足都穿錯了。

「王上，幹嗎你今天這末的躁急焦慮，像有重要的公幹呀？」

「唔！你猜得對！狄浮斯，你馬上去準備兩匹快馬，揀選頂好的良駒。」

「兩匹？」

「是的，跟隨我上哥德堡去。」

「王上，這們遠的地方，難道發生了變故嗎？其實只要派一個能幹的大臣就得了，而況王上已經讓位給卻爾斯殿下了。」

「別嘮囉，狄浮斯，你順便去打探一下，瞧雪梅納斯已經出發了沒有？」

「唔！」

「你只要打探他有沒有潛離王城，倘使他已經出發或者還沒有離開，你必須儘你的速度趕回來報告我！」

「是！」

「快走！別把這消息告訴任何人。」

「是！」

當狄浮斯奔跑地退出內宮去後不到三分鐘，那位叫做阿克托的侍臣卻衝向宮門中來了！

「王上，卻爾斯殿下要叩見。」他屈着一膝，行着同過去一般的大禮。

「卻爾斯。」她自語了一下，「在那兒呀？」

「便在宮外，他沒有得到王上的允可，不敢擅自進宮。」

一個急速的考慮之下，克麗絲蒂娜立刻拒絕了他的請見，她感得自己必須儘速離開王城，否則說不定會因為誤了時刻而致使安東尼遭受了不幸。

「不，阿克托，你善言稟告殿下，說克麗絲蒂娜已經宣布了是他的永久的妻子了，可是她爲了一件萬分重要的事，不能接見他了！三個月或半載之後，她會從西班牙回來的，她決不會忘了自己

的諾言！

「可是殿下非見王上不可！」

「爲什麼？爲什麼非見不可？」

「對於朝政大事，殿下有許多地方需要請求王上的指示，而且……」

「別說啦！克麗絲蒂蒂娜打斷了他的話頭，「一切我已經明白，這些古魯斯東首相是非常地清楚，他會盡力指示殿下的。至於我，真是抱歉，爲了一個重要的事件，急待我的解決，所以對於殿下的會見，只好略待後日了！」

阿克托靜聆着克麗絲蒂蒂娜的簡潔的訴述，他知道克麗絲蒂蒂娜的個性，她說不能接見，那自然決不能違拗，否則準會吃她的斥責。於是他便取着退走的姿態，躬着身，同時說道：

「王上，阿克托告辭了！」

「阿克托，你傳語殿下，並不是我吝於接見。而是時間上不許可我。」

「知道了，我會稟明於殿下的！」

讓阿克托失望地退出內宮，克麗絲蒂蒂娜便從內宮的側門裏跨進去，她預備去辭別她的王妹雪薇媛，順便請她在卻爾斯的面前疏解一下，以免後日成爲配偶時造成了他的心房深處的一層陰翳。

一一 決鬥

哥德堡的濱海的森林裏，空隙的一片一方英哩寬的曠地，從這兒望得見卡脫加納海，深藍的，青碧的，茫茫地天連水，水連天的碧海。森林點綴了海濱的美景。

沉靜，海濱所獨占的；這裏混雜着清曠、高爽的氣氛。

不時有一些嘎然的聲響從頂端——那巍巍的高空——掠過，這是海鳥的長鳴，擊碎寧靜的長空。

過去，成年成月的過去，宇宙在這兒特別撒下了閑寂，爲的是這兒缺乏人煙，偶而那停泊於海濱的、帆船聳入雲端的檣樑，洩漏出那熱鬧的、人聲嘈囂的聲響，擴展於高空，聲浪逐漸向四圍盪漾、廣延、擴展，然而這些是無法增進濱海的喧鬧。

永恆的寧靜，在無窮的時間裏過去。

這兒離開海是不遠的，僅祇乎三哩路的途程。從哥德堡出海，這兒是必經之路，同樣地由海道而進入瑞典帝國，這兒也是條重要的孔道。

今天，這兒卻劃破了岑寂的紀錄。

一行列的儀仗甚盛的人馬在這兒森林中的曠地上布排着。——西班牙特使大人的衛士，騎士風的英雄的武夫，他們密匝地環繞着這個曠場，驚訝、擔憂、提心吊膽的情緒全部畫上他們的氣概激昂的臉部。目光像萬千道閃電的光芒，矚射着，深矚着。期望勝利的着急汗液淫淫地從他們的項頸中直掛到背脊樑上。

——特使大人別丟了西班牙的榮譽！

這期望蜿蜒開去，直繞住了每個衛士的心房。

現在，我們可以轉移我們的目光向這緊張萬分的曠場之中。

劍光閃爍、盤旋，兩道閃光如龍虎般的交疊。金屬的打擊聲，銳利地激動了觀衆的心弦，震撼了他們的每一根神經。

決鬥，是險惡地正在行進的途中。這是一幕驚天動地的戰鬪的傑作，假如我們把牠攝製於我們的畫片之上。

雪梅納斯大臣於一刻鐘之前達到了這兒的決鬪的地點，他慶幸於沒有事前受到女王的阻止，以致得以從心所欲地遂行他的決定。

安東尼大使雖然明知自己不是雪梅納斯的敵手，然而憑着祖國的尙武的精神——那股血氣之勇，同時，由於那張夾在護照內的祕密紙條上，得知克麗絲蒂娜王上一定會趕到這兒來解除

他們的惡鬪的。所以他接受了雪梅納斯的決鬪書而絲毫不生懼怯之情了。

至於決鬪的原由，這位英俊的少年大使並不是沒有考慮過，她知道雪梅納斯的所以出於這個無可如何的行動，乃是完全種因於克麗絲蒂娜的愛的移植的緣故。

——唔！即使不幸而遭受了雪梅納斯的狠毒的殘害，我也是甘之如飴的。因為我終究不虛此行，終究獲得了一個王上的最忠誠的愛的心了！

這是在咬緊牙關開始決鬪之前的自慰。

本來，當他趕進這森林的曠隙之中，儘有時間趕上停泊於海濱的大舟之上，可是爲了信用，他便決定不以詭騙來對付他的驚猛的情敵。因爲一個堂堂大國的特使大人，如果以詐欺來出醜於異國大臣之前，這不單是造成了自己的畢生的羞恥，同時西班牙的令譽也將因他而斷送盡絕了。再說，克麗絲蒂娜原約他在這兒守候她，要是不遵守她的密約，那將如何的使她心碎啊！

所以他的實行決鬪，實在是到了非走此道不可了。

決鬪的開始是在十分鐘之前，現在，正是達於最最激烈的境界。

劍聲交響着，發出可怖的聲音。

觀衆們的氣息，都由於緊張萬分以致似乎停息了一般。

雪梅納斯全身戎裝，益顯出他的勇武的氣概，那柄先世遺傳的寶劍，如龍騰虎躍似地盤旋、撇

刺、進擊。

——好一個絕世的劍術！

安東尼的衛士們都暗暗地喝采了起來，一種豔羨的目光同時地閃耀着。然而因此也就更增加了他們的惶恐，——特使大人怕不是他的對手吧！

安東尼特使那身緊窄的衣服是全部玄黑色的，碩長的黑的身影，老是在招架的劍光之下閃爍、間隔，他已墮入只有招架沒有還擊的險境之中了。

然而他並不示弱，並不要求停止這惡鬪的進行，一想到他應該使愛他的克麗絲蒂娜知道他是一個至死不服敗鬪的好漢，他應該使西班牙的騎士之風不在他的身上丟盡顏臉，他的勇氣便陡增百倍，而企圖努力從敗鬪的絕境中拯救自己，決不使雪梅納斯遂行了他的惡毒的剝擊、傷害！

密士發爾衛士幾回想從危境之中拔劍相助，然而他終於爲安東尼的目視所阻止了。他的心早已砰然地躍動了個把時辰，那一道道浹背的驚惶的汗液，早已浸溼了他的襯衣，他非常明白特使大人是缺乏高明的劍術的，——再鬪下半個時辰，大人是一定會遭受這個劍客的毒手的！他自語着。

安東尼漸漸地一步退一步被逼到曠場的邊沿，他自知劍術的拙劣，不是雪梅納斯的敵手，他的牙關更咬得緊密，喘息的氣息更較前顯著了。然而他並不叫饒，他此刻只有一個絕望中的期望

「克麗絲蒂娜怎麼還沒有到來呢？難道她忘記了她的諾言嗎？她說過這兒解圍之後，她便將邊赴西班牙，難道她會中途變卦，捨不得敵廢王位，因而打銷了她的決定嗎？」

——安東尼大人完了！

——他完全沒有還擊的能力了！

——唉，這……這怎麼辦呢？無疑的，他將傷亡於雪梅納斯的劍下了！

圍觀而無法可助的衛士們，一致地在心中咻叫了起來。

「努力大人！密士發爾這個忠誠於安東尼的衛士狂吼了，他只能以狂暴的叫喊來助長安東尼的鬪力。」

「努力，特使大人！」全場的衛士們跟着忘形地吼叫了起來。

雪梅納斯取着愈迫愈近的姿態，使用那愈鬪愈狠的氣霸，毫無破綻地只顧撒刺進戮，他只有「一個最熱切的期望，——一下子結果了他的情敵的生命。」

劍頭飛舞、盤旋緊迫，直如萬點驟雨，只顧緊繞住安東尼的身軀。

——我能饒恕他嗎？

一個突然的自問，飛上他的腦際，致於他的擊刺的進迫微微地略為鬆懈了一下。

——不，便是他叫饒，我也得毫不留情地制他於死亡的絕路。都是這蠻國的使臣，致使我無法

再企圖獲得克麗絲蒂娜的愛，難道這個仇讎的報復可以半途而廢嗎？

立刻他又想起臨行之前，維雪爾上將所告誡他的忠言了。「除非殺死安東尼，否則還是以免除決鬪爲是！」可是目前已到決鬪的途程，那便非判一個你死或我亡不可了！

更凶惡的決鬪開始了，雪梅納斯抖擻了百倍的殺得性起的精神，無情的曾經在他寶劍下判作無頭之鬼的擊刺、砍斫的神術展開了，劍鋒如飛一般的起落、盤旋、進退；立刻，這驚人的技擊，使每一個衛士都呆了。

——沒有希望了！唉！誰料得我們的大人是不能生還祖國呢？

塞士發爾在驚慌之下喃喃着，他已經望於安東尼的可以脫災。

——完啦！便是克麗絲蒂娜此刻趕到這兒，也將沒有挽救的可能了。

安東尼自知已臨到了末日，他的自語還沒有終了，雪梅納斯一個猛虎撲羊的姿態直衝撞到他的胸前，當他來不及招架之下，那無情的劍鋒早已插入那致命的左胸膈下。

安東尼頹然地倒下去，臉上立刻像潑了一層白蠟，殷紅的鮮血汨汨地染紅了他的整個的胸膈。

雪梅納斯收下他的寶劍，以無情的夾着哂笑的臉色注視了安東尼一下。

「再會，特使大人！」

他迅速地躍上那匹溜轡的寶馬，回身重復點了點頭，便縱轡而逝了。

「慢走！雪梅納斯！」

突然密士發爾狂叫了一聲，他覺得他有爲他主人復仇的責任，因此便也飛身上馬，驟躍奔去，然而他的動作太遲緩了一些，他已不可能實現他的願望了。

雪梅納斯早已頭也不回地馳驟出森林之外，憑着那良駒的神蹄，一下子便躍過那個遙遠的山崗之側了。

「大人！」

「大人！」

衛士們蜂擁上前，扶住了他們的臥倒於草坪上的特使大人，一個衛士割下了那綢質的旗幟的一角，替安東尼纏住了左胸的傷口之後，他們便共同肩負着這個氣息奄奄的敗鬪的英雄，朝向本國的大舟停泊的濱海之處，緩緩地行走過去。

安東尼幾回從暈厥之中蘇醒轉來，睜着乏力的眼，忍住了非人所堪的痛楚的呻吟，他覺得他的身軀似乎輕輕飄飄的，彷彿他的靈魂已逸出了自己的軀殼。

「大人，立刻回到船上吧？」

「不。」

「唔」

「你們……在海岸上……停……停下來。」

「大人立刻回到本國，也許你還可以見一見我們的祖國。」

「不聽……聽我的命令！」他再不能繼續他的話聲，他的雙目緊閉了，氣息的微弱，等於游絲似的纖細了。

「是！」

安東尼的所以拒絕他的衛士們的請求是有理由的，他相信克麗絲蒂娜不會欺誑他，他希望在自己結束最後一口氣息之前，能和這位多情的女王作一個最後的晤面。

「大人，我們不會忘記你的仇恨，萬一……你放心吧。」一個衛士向他安慰說。

「請大人信任我們會有一天誅除那凶殘的雪梅納斯。」另一個衛士繼續說。

「西班牙的武士是決不肯讓仇恨泯沒的！」又一個衛士在慰藉着。

「唔……啊唷……」安東尼痛楚萬分地低聲着。

「密士發爾怎麼還不回來呢？」

「他也許追上了大人的仇敵嗎？」

「不怕趕不上。」

「可是得回來呀！」

「別忙，他不會忘記了西班牙！」

一陣塵煙從空間飛揚起來，顯出一道渺小的騎影。

「密士發爾回來了。」

「唔！一定是他！」

現在，這一行列的西班牙武士們已到達了海濱的岸灘之上，安東尼大使被安置於一個抬架之上，遵從他的意志，他們決定在未得他的許可之前，不將他抬上大舟。

密士發爾於迅疾的馳驟下，早達到了濱海的岸旁，他跳下坐騎，略帶喘吁地直奔到安東尼傷軀的跟前。

「密士發爾，難道你沒有追上他？」一個友誼很篤的衛士問着他，可是密士發爾如同沒有聽到一般的。

「大人，大人傷勢怎麼樣？」他傷感起來，幾於流下了淚水。

安東尼死命地睜開了雙眼，他搖了搖頭，一點說話的力氣也鼓不起來的。他在那兒延待他的末日的到臨了。

「密士發爾，大人的傷勢是……沒有希望了……！」

「唔」這位忠誠赤心的衛士，忍不住潸然出涕了。「難道我們便瞧大人飲恨而終嗎？」
「記着，西班牙的武士是不會輕易忘記的！」

「對！」

「對！」

微弱的呻吟聲終於從安東尼的口中吐出了，他忍不住，他的左胸只感得完全被幸去了一般似的。

「瞧，克麗絲蒂娜女王……唔……有……她的……來蹤嗎？」他奮着殘餘的力氣說。

「沒有！」

「唔……」安東尼的聲音完全顫抖了，他感得克麗絲蒂娜歸根是欺誑了他了。

衛士們立刻起了切切喳喳的私議。

「我們的大人是爲那無情的女王犧牲了！」

「真是個只講性慾，不重愛情的女王！」

「大人上了她的當！」

「回去奏明王上，大起問罪之師，非洗雪這個擅殺外交大使的仇讎不可！」

「總之那女王簡直不是個好東西！」

「她真正愛我們的大使，那爲什麼約定在哥德堡相會而終於不來呢？」

「對女人？我就一輩子沒有好感。只有我們的忠厚的大人會成爲女人的犧牲！」

「我已經定了問罪的罪名，擯縱武臣，殺戮大使，這還不够起兵進攻嗎？」

「好啊！這擬得不差，不差！」

在他們亂嘈嘈的私議聲中，出乎意料之外的，克麗絲蒂娜卻降臨於他們的目前了。

一一一 她得太遲了

那天，從侍臣狄浮斯探聽消息回來，克麗絲蒂娜本已準備束裝就道，奔向她所跟安東尼大使預定的秘密會晤的地點，然後共登西班牙特使的大舟，向西班牙進發。可是事情那末地使人不能如願以償，她給首相和元老重臣們盤住了好幾個鐘點的時間。

古魯斯東的率領大臣們進宮的目的，是企圖也許可以挽回已決的聖意；要是克麗絲蒂娜王上固執已見，毫無回心轉意的希望，那末，他們只有請卻爾斯殿下加冕的一法。

古魯斯東甚至以最懇切的奏辭跪求克麗絲蒂娜的重行加上她的王冠，而元老大臣方迭透，則更滿懷悽慘，至於聲音全然發了顫抖，他伏在首相的身後，似乎在那裏喘息似的喃喃求情，持重的勃赤登德，則以頂頂動聽的懇奏的言語，在祈禱克麗絲蒂娜的放棄那個大失衆望的舉動。總而言之，這些當朝的重臣，誰都在期望英明的王上，不至於會無所動情到那個地步——竟然拒絕了他們的願望。

便殿之上充滿了一片濃厚的緊張的氣氛，留意朝政的內廷侍臣們，差不多也採取了同情的願望，圍繞在愁容滿面的克麗絲蒂娜的身旁，雖然他們的嘴巴裏沒有吐露一句話，然而他們的心

卻跟大臣元老們是起着共鳴作用的。

克麗絲蒂娜在整裝待發的心緒之下，她斷然沒有接受的可能。她的心已飛向了哥德堡，她的整顆的腦殼裏只有安東尼的偉影在盤旋着。

——不能再延遲一時半刻！我不能讓安東尼做我的犧牲！

她急躁、焦慮、煩惱，時間的緊迫，不容她有餘暇跟大臣們作對答，當她以斷然的拒絕的口吻，說明她已不能接受任何人的挽留時，她甚至把她的父王也提及了。

「那怕先王還在的話，他也將無法挽留我了！請各位轉回府邸，從速爲新王加冕，善待新君，以報先王的殊恩吧！」

她的揚眉睜眼的姿態，是隨着她的言語，同時顯示着的。

——完啦！

——王上的決心是無法動搖了！

——只有迎立新王的一法哪！

這感覺在每一個大臣的心上產生着。

克麗絲蒂娜便在一霎那間離開了她的大臣，倏忽地退到殿後去了。

她的素來所愛穿的圍臙的服裝，在衆臣的面前驟然消失，三分鐘之後，她已躍上那匹停在御

園中的馬匹，揮舞着馬鞭，衝開了王城的禁門，而去棄了那個朝夕生活在這兒的王城的內園，絕塵而逝了。

——王上去了！

跪倒在殿上的衆臣們只得站起身，跑往卻爾斯的宮廷中去的一法了。

「王上是無可挽回的了。」

「那只有把國家的重任，去放上卻爾斯殿下的仔肩上的了一法了。」

「除此還有什麼辦法呢？」

不到一天的功夫，卻爾斯殿下，終於加上王冠，而成爲瑞典帝國的元首了。

克麗絲蒂娜從她的御園的後門裏直跑出那條僻靜的街道，路上靜悄悄地連人影兒都難於碰到一個的。一個喙哨聲打從她的嘴巴裏飛揚了出來，於是在前邊的那個林蔭的狹道之中，高大的肥胖的蓋個子的身影出見了，他搖搖幌幌地高坐於那頭駿馬之上，墮在他的身後的是那匹一向爲克麗絲蒂娜所乘坐的赭黃色的良駒。

克麗絲蒂娜招着手，讓自己的身軀迫近她的心腹侍臣的跟前，銳利的目光，注射於心愛的坐騎的身上，她覺得狄浮斯安排得並不差，——那個御用的鞍韉已經去除了，替代的是一個素白的

綢質布帛所製就的鞍韉，牠的細毛曾經經過了一番的梳理，尤其那披垂如長髮的領繫，以及潔淨如塵帶的尾毛，益顯出這頭良駒寶馬的勇剽可愛。她飛身上了她的坐騎，轉過臉，萬分慌急的面上的表情，似乎稍微弛鬆了一下，因為現在她已獲得了全部的自由，她不久便可以跟他的愛人相會於哥德堡的森林中了。

「狄浮斯，快走吧！」

「唔，王上，爲什麼你遲了這許多時候才離開宮廷呢？」

「都是古魯斯東那批大臣的胡鬧。」

「可是你已經遲了半個日子，這也許……」

「噫！」她猛地想起了她應得立刻去解救安東尼的災厄，——依賴她的千里良駒的疾馳，使安東尼大使化險爲夷才對啊。「狄浮斯，我們趕快出發吧！」

「是！」

他們躍出了林蔭小道，彼此兩腿重重的一夾，那兩匹牲口便頓時如同注射了兩味興奮劑，騰起四蹄，奔向他們的目的地去了。

遙遠的途程在他們的蹄下後退，沿途的戍守軍卒，沒有一個敢阻攔她的行程，——因爲她是他們的王上，雖說她的發號施令的大位已經卸讓下了，可是他們不致盤詰，也不敢施以阻攔。

——幹嗎我們的王上這末匆遽的出行呀？

等到戍卒們在心頭掀起這個疑問時，克麗絲蒂娜跟她的侍臣早已幾十丈的途程疾馳而過了。

沿途的峻嶺、河汊、森林、曠野，在他們的目前消逝。沒有一點景色足以勾引她的注意，她的心，那顆熾烈的心，早已緊迴於安東尼的身上了。

想到雪梅納斯的武技，想到安東尼的接受鬪爭，她捏了一把汗，這是驚恐的、惶急的汗——安東尼決不是雪梅納斯的對手，即使他曾經學過劍術，可是要向一個夙負聲望的一等武臣的神技上獲得勝利，這將是無論如何決不可能的。

——惟一的期望是在自己達到目的地之前，他們正在繼續他們的決鬪的行進！
祈禱在心中不住地施行，她不說話，只顧閃動她的兩腿，使那匹日行千里的良駒，更施展牠的神力。

「王上」狄浮斯漸漸地感到他的坐騎的神力不濟，他高聲咻叫，「慢一點，慢一點，我將爲王上所捨棄了！」這傻傢伙已經在馬上顛踴得滿頭是汗了。

「隨着我，」克麗絲蒂娜說，「事情是千金一刻的緊要，你慢一點不妨事，只別忘了到達愛德堡森林的路途。」

她的焦急已不能等待她的侍臣的隨行，她這未說，立即力閃兩腿，讓她的坐騎，更放出牠的馳驟的本領。

——唉！我趕不上她了！

狄浮斯失望地自語着，然而他決不肯因為趕不上他的王上而遽萌退志，他依舊在賣着餘勇，努力追逐而前。

終於克麗絲蒂娜的人影沒入那不可遙矚的茫茫的曠野中，她的坐騎成了一個微小的黑點，這黑點，彷彿在遙遙的空際飛揚一般似的。

——我應得達到愛德堡才是！

狄浮斯固執地想，——我應當忠於我的王上，她沒有命令我回去，我應得前進。再說，我的希望獲得一等侍臣的殊榮，那全在她的跟新王的一言為決，離棄她，這對於自己將是一個怎樣的損失啊！

讓汗液浸透了他的襯衣，一直溼到他的外套。然而他毫不氣餒，他追逐着，只恨那匹坐下的牲口，怎麼竟這樣的不中用哪！

克麗絲蒂娜已來到了那個重要的關隘了，從這兒達到愛德堡的森林是不消半天的功夫的。她驚奇於她的良駒竟有如是的精神力，百多里的途程已在她的四蹄之下送走了。

這關隘是以木樁跟鐵條製成的門欄，戍卒們瞧見克麗絲蒂娜王上單人匹馬馳騁而來，彼此以極度驚訝的眼色互相瞬視着，那戍卒的下級軍官趕忙以立正的姿態，高舉着閃閃發光的軍刀，俯下頭，偷眼瞧着克麗絲蒂娜是否在意他的舉動。

克麗絲蒂娜是何等英明聰慧的人，她早已在老遠的距離之外，瞥清了這關隘上的軍士們的動作，可是爲緊迫之故，（那安東尼的危厄似乎已經在她的目前顯示了最大的不幸，他的天亡的精靈，已經撲上她的軀殼。）她來不及發施命令，她無暇向那渺小的軍官予以一個招呼，銳準這門欄的高度是可以用最迅疾的高躍之力所應付的，於是她便分外使勁地閃夾她的逾勁的兩腿，同時左手用力地提起了那馬頭上的韁繩，於是這良駒便四蹄騰空地使出了牠所特有的縱躍的神技，當牠的四蹄重復降落平地之上時，那道門欄都不開啓而使躍過了。克麗絲蒂娜回眸瞧了她的戍卒們一眼，立刻又疾馳前進了。

「好個騎術！」

「了不得，誰也沒有料到我們的王上有這等的絕技！」

「瑞典帝國有這樣的勇武的王上，還怕別國敢來任意蹂躪嗎？」

戍卒們一致地讚美了起來。

他們還沒有知道克麗絲蒂娜已經把王位讓予卻爾斯殿下，因爲命令還沒有那末快傳遞到

這兒僻壤之區呢？否則他們將發生如何大的歎息啊——歎息於他們的英雄的王上，爲什麼竟會捨棄了她的臣民而解除了她的王位？

當狄浮斯這忠厚性成，而略微具有態度的侍臣趕到關隘的時候，那位下級的軍官便攔住他的急馳的馬匹，而企圖詢問他王上究竟爲了什麼要公而這樣的奔馳？可是這位奔躍得有如「吉訶德」形相的壯碩人物，卻提高了嗓子大聲叫喝道：

「別阻攔，你這軍人，難道你不知道王上的十萬火急的要公嗎？」

「請，請你告訴我，對不起，內侍大人，只要一句話！」

「不！」他響着霹靂般的喊聲，這形相的凶猛，似乎可以叫這位多事的下級軍官倒退幾十步的，「我已報告你，快閃開，現在不是說話的時候，一遲了幾步，我便會追不上我的王上了！」他說這話的時候，簡直充滿了哮喘的成分，他的大眼珠睜得燈籠般大，瞧着便會唬壞了人。

當那位下級軍官略閃過他的身軀，以免衝撞了這位王上的貼身侍臣的時候，狄浮斯驃馬一躍，早已也跳過了丈把高的門欄，馳向無盡的原野去了。

他遺下了一個絕大的疑惑，使這兒的關隘上的戍卒們一齊沉入莫明其妙的深淵中去了。

黃昏降臨於無窮的荒漠的原野上，滄溟的薄暮的夜色下，覆宇宙之前，克麗絲蒂娜已消耗了

她的大部分精力她感得今天的馳驟的路途已超過了她過去的任何記錄，她估計雪梅納斯決不至於像他一般地馳追安東尼，直達決鬪的場所，即使現在他（雪梅納斯）已到達了目的地，那濃鬱的森林中的一角，然而決鬪的開始，至早還須有若干的準備時間才進行吧？因此，她便感得自己該有些微的時間來緩轡而行，一壁好讓目已恢復一點生力，一壁也好讓落後的狄浮斯，可以追趕得上自己了。再想到現在離哥德堡的森林只賸得十哩不到的距離，緩轡而去，也可以使雪梅納斯不致懷疑她全是爲了阻止他的決鬪而來的。

馬蹄的步驟顯得遲緩而乏力起來了，她漸漸地迫近那可以遙矚的哥德堡的森林了。

當夜色沉沉地越發下垂大地的時光，克麗絲蒂娜已很快地逼近森林的外圍了，她舉目遙矚，以全副的精神搜索這森林中的喧鬧的人影，喧鬧的叫嚷聲，然而大地給予她的答覆，是一個陰沉沉的冷靜，似乎牠依着保持了那一向的岑靜的狀態。

——難道他們還沒有趕上這兒來嗎？

她好生疑慮地自語說。

——不，不會的……可是怎麼又不見他們的停留的行列呢？難道決鬪已經開始，已經收場了？
——不幸的，可愛的安東尼已經……不，不！

她思索得幾乎抖顫得坐不穩她的高背鞍尾的良駒之上。

——不，決不！我不能發生這樣的危險的幻想！上帝會使我們繼續那未了的情愛的！我們相識的時間太暫了，僅僅祇有托薩小旅店中的三天的恩情，那怎能滿足我們的愛的深情！上帝會幫助我們，會使我們更獲得一個較長的愛的時間的！

這些急速的思潮，似乎碧海中的波濤，在瘋狂地汹涌激盪，她的唯一的祈禱是：

——安東尼決不會遭受意外的不幸！

她此刻已使那匹坐騎以奔竄的姿態，躍入那森林中的曠野裏去了。馬尾松、翠柏、常綠冬青、以及那高大粗偉的、判別不出樹名的落葉喬木，都死樣的靜躺在四圍，沒有一個人，連一頭鳥的喧囂聲也都靜息的。森林中的空氣是特別顯得冷冰冰的，使勁地猛展她的奔馳得火熱熱的身軀。

——這奇怪了！我的上帝，難道安東尼不敢實行決鬪，而已潛逃到海船上了嗎？

她左右前後地向四周搜索，探找，除了一二頭打從海天之外飛撲進這兒森林裏的野鳥的翅翼撲擊聲之外，那簡直別想找到安東尼這一行列使臣的身影。

正當她轉出森林，滿擬向前矚望那灑渺的海濱的時候，突然一顆瘦長的腦瓜，從森林的東側探了過來。

「誰？」克麗絲蒂娜一瞧這是安東尼大使的隨身衛士，她便急速地顫動了聲浪問。「唔，王上！」這衛士已躍到她的馬前，恭敬地行了個最隆重的敬禮，然後痛苦地說。

「王上，請你快跑一步，否則也許……」

「什麼，您說？難道貴國的大使……」

「是的，睿智的王上，你猜得不錯，安東尼大使已經爲貴國的雪梅納斯所戰敗了！」

「啊！」克麗絲蒂娜驚駭得尖聲高叫了起來，這聲響，貫徹了整個的森林的空間。「貴大使現在在那兒？你說，你快說！他傷得重嗎？他有救治的希望嗎？他怎麼會竟然犧牲了呢？唉！這全是我的罪過！」

「王上，大使傷中要害，沒有救治的希望，恐怕他的生命，不能延長到回歸祖國的國土。這，這真的太慘了！」

「好個無理的雪梅納斯！她痛苦得罵了，她隨即向這衛士急問道：

「請你告訴我貴大使現在在那兒？他已經回上貴國的海船嗎？」

「沒有，大使在海濱的岸上，他希望在他呼吸停止之前，能够重復一親王上的芳澤。」

「可憐的大使！她的心如同碎裂了一般，頓時悲慟得閉止了她的淚泉的湧流。」

「王上，我因爲怕王上在這兒也許虛耗了找尋的時間，所以特地在這兒侍候；請你現在立刻隨我到海濱去吧！」

克麗絲蒂娜本來預備等待她的忠誠的狄浮斯趕到這兒，再行動身，因爲她知道他是個思想

簡單的人物，一瞧見森林中消失了王上的身影，說不定他會無法可想地轉回王城中去的，這樣，豈非叫他白白地追隨了一大段的途程嗎？然而想到安東尼傷在要害，要是再稽延時刻，那說不定自己會錯過了跟他最後晤面的機會。一經這樣的考慮，他便只有讓狄浮斯抱怨的一法了，她立即由着那個衛士作嚮導，而馳向海濱處去了。

——唉！我遲來了一步！唉！我對不起我的安東尼！現在一切全完了！回去，我非對付雪梅納斯不可！

然而當她想到她對於安東尼所發的諾言，便覺得這個仇恨只有讓她過些時再說，暫時讓這凶殘的大臣，多保留他的爵位的時間吧！

爲了遲到了一步，致於她的愛人遭受了非命，做了她的犧牲者，她感得這全是首相他們所安排下的慘劇，沒有首相率領衆臣，再行進宮奏諫，那自己決不會延遲了幾個鐘點，而雪梅納斯也決不敢使用他的殺手的劍鋒的！

——唉！這難道是命定的嗎？難道安東尼這英俊聰慧的大臣，是命定我沒有向他多索取一點愛的福分嗎？

她苦痛地思索着，雖然她依舊高坐於馬背之上，可是幾乎完全忘卻了她的身軀，究竟在跑上什麼樣的途程？

克麗絲蒂娜隨着那個衛士奔到海濱的鬆軟的沙灘之上，在團圍圍繞的衛士們的百數十條目光的密集之下，她忘情地咻叫了一聲：

「安東尼唔，親愛的。」她根本忘記了自己是在睽睽的衆目之下了！

她從馬背上滑落下來，帶着急急蹦蹦的脚步，排開了密圍數匝的人圈，直撲上安東尼的橫倒於抬架上的身軀。

一個悽慘的面目，透上她的眼簾中來了。

蠟黃的臉，全褪了血色，失神的眼珠只是泛呀泛的；身軀已經大部分僵硬了，受創的胸膊在微弱地起落着，當這個敗關的特使大人，瞳孔之中映上了克麗絲蒂娜的情影時，一陣慘苦的微笑，從他的臉門之上透露出來了！

「克麗絲蒂娜，尊貴的王上！」

只有一種微弱的聲息，在發洩着。

安東尼想竭力掙扎起他的早已失卻活力的身軀，可是不濟事，他的肉體，已不能由他的意志所控制了。

衛士們立刻一致地閃過了一旁，垂首沉默着，他們在觀察克麗絲蒂娜的動作，——究竟她是

否真正以她的純潔的靈魂，來愛他們的大使？

克麗絲蒂娜含着了無限的悲噎，她的淚珠已再也熬耐不住的滾落到安東尼的臉部上去了。這是怪熱的，使得安東尼的感受上萬分地舒快——他滿足了，雖說他的生命不久便將告終，然而他終究贏得了一個美人的心，這美人是當今的英名赫赫的瑞典的王上，那還有什麼不滿足的呢？他笑了，這是真的笑，發自他的快將停止躍動的心田。

「安東尼！對不起，我害了你。我遲到了一步！唉！這難道是上帝所安排的嗎？」她的芳唇遲緩地，可是很熱烈地直貼上他的冷冰的嘴唇……

——瑞典的女王的確是愛我們的大人的！

所有的衛士們都發出這個相同的自語，他們已取消了對於克麗絲蒂娜的仇視了。

「安東尼，萬一……」克麗絲蒂娜幾乎不敢說下去，「唔，萬一……你不會抱怨誤了你生命的愛人嗎？」

「不，克麗絲蒂娜……」安東尼由於這一下的興奮太過，他顯得更疲乏而缺少精神了，我不……決不，只恨我的……福分太淺……我不能多領受你的愛，真誠的……熱烈的……愛我已經……知道我的……唉……我的末日……已經迫在眉睫了……」

「哇！不，安東尼，你安心，你會獲得上帝的保佑！」克麗絲蒂娜震恐地說。她把安東尼的頭顱枕

於自己的臂彎之中，有如慈母抱住她的愛子一般地。

「沒有希望了！……克麗……絲蒂娜！我不能再多停留片刻……於這個……世界上……」

「安東尼，」她的滾泣的程度更加演進了一層，那嚶嚶之聲變得較方才高漲得多了。「安東尼，你……啊！你還年輕，你還有為，你有無窮的前途……你怎麼能夠離卻這個世面呢？」

「可……可是……」

「安東尼，我一定為你復仇，我一定不會忘記我的諾言！」

安東尼的快將緊閉的雙目又睜了開來，「克麗絲蒂娜……謝謝你！我瞑目了……雖然……在武力上我……敗鬪了，可是我贏得了一個……天下最難得的美人……的……心！」

在一個過分的微笑之下，安東尼終於停止了他的最後的一口呼吸，他去了，他已默不復言地在克麗絲蒂娜柔胰的臂彎之上瞑目長逝了。

「安東尼！安東尼……怎麼……」克麗絲蒂娜不自禁地痛哭了起來。

「大人！」

「大人！」

「安東尼大人！」

衛士們立刻趨上前去以尖利的悲叫聲呼喚着，然而這只是一種無法挽救的呼號，誰也不會

有起死回生的妙術了！

克麗絲蒂娜倒在安東尼的血痕累累的胸前，她深恨自己只因遲到了一步，致於讓她的邂逅相逢，一見鍾情的戀人，給猛擊的、凶殘的雪梅納斯所殺死了！

她現在簡直如同一個斃人似的，混身都為慘怛的淚水所攪溼了。衛士們因為過分同情她的悲憫而去慰安她，可是她全然沒有聽見似的，她的心片片地碎了，她覺得世界似乎失了光彩，牠將永遠墜落於黑暗的壙穴中了。

夜已經占領了整個的大地，黑暗快要密密地籠住了每一個大地的空間時，克麗絲蒂娜卻為一個沉重而熱稔的叫喚聲所促醒了。她一聽便明白狄浮斯這忠誠的傢伙，還不失有點兒聰慧的根器——他終於趕上了他的王上了。

狄浮斯呆呆地直插在克麗絲蒂娜的跟前，以憂鬱的眼睛，定洋洋地注視着克麗絲蒂娜的悲憫無底的臉門，他雖然已經離鞍多時，可是長途的奔馳，還在使他的氣息不平均地起落着。

「王上，特使大人怎麼樣了？」她認真地問。

「瞧吧！他已經永恆地安息了！」克麗絲蒂娜指着安東尼的屍首黯然地說。一個衛士走上前去，把那覆蓋於安東尼臉門上的遮布揭去了，露出一具死亡的、令人愁慘的臉門。

狄浮斯注視了一回兒之後，他悽悽地問道：

「王上，難道他是敗鬪而致於如此嗎？」

「當然囉！」

「雪梅納斯太狠心了，唔，太狠心了，他竟敢殺死王上的……」他想不出用怎樣的字眼來作爲稱謂才好，終於縮住了嘴巴而沉默了。

「唔！」經狄浮斯的一加提及，她更生起了對於雪梅納斯的憎惡之心了！她感得她應該以嚴峻的手段對付他，這才出她的心頭之氣，這才對得住已死的安東尼——這個不幸的、令人一見鍾情的少年特使。

「王上，請回去吧，安東尼大使已經完了。」

「可是我不預備轉回王城。」克麗絲蒂娜愀然地說。

「爲什麼爲什麼我的王上。」這位大腹高凸的侍臣着急了起來，「安東尼大使完了，王上到西班牙幹嗎呢？萬一王上過去，西班牙的王上不會輕輕放過王上的，照我的意見，王上別去遊西班牙吧！西班牙有什麼好玩呢？還不是跟瑞典一般嗎？到處都是陌生的地方，陌生的人，陌生的山水，有什麼興味呢？」

「不，」克麗絲蒂娜悲切地搖搖頭，她知道這位蠢材內侍不會了解她的心，他的諫勸是毫無有打動她的意志的能力的。「我已經決定了，狄浮斯。」

「不，王上，至愛的王上。」狄浮斯絕望地叫起來，他急得跳躍着他的平靜的心，因為他感到王上如果真個放下了堅確不移的心，那別的還不打緊，他的一等侍臣的實授，恐怕至少要延遲一年半載吧？「王上，請你打銷了你的決心吧！滿朝的大臣們一定在盼望着王上回去，還有卻爾斯殿下，唔，英雄的殿下……」

「別多嘆，狄浮斯，聽我的話。」

「王上一定決意到西班牙？」

「唔！」

「那末我？」

「你，這……你回去，放心，卻爾斯殿下不會虧待你。」

「可是……」狄浮斯喃喃地說。

「別遲疑，狄浮斯。」

「唔！」狄浮斯無可奈何地說。頓了一回兒，他不知怎的想起了什麼心事，正想跟克麗絲蒂娜述說的時候，那個安東尼的忠誠的衛士密司發爾卻搶到克麗絲蒂娜的面前，他混身飽統着英雄氣概，那根鋒利閃亮的寶劍，掛在他的腰膀之下。

「敬愛的王上！」這衛士以悲傷而怨憤的目光瞧住了克麗絲蒂娜的臉部，「請王上別忘了

我們的大人的仇恨，可惜我的坐騎太不中用了，否則我一定替我的大人復仇，那怕也不幸地犧牲於他的劍鋒之下。」

「是的，你的意思我不會忘記。」克麗絲蒂娜更覺得的確不能讓雪梅納斯趾高氣揚地得意於他的勝利。

「感謝王上，大使在天國之中，一定也會感激王上的！」

「唔。」

她現在跌入沉思的境界中去了。

夜全盤侵吞了大地，她一步步地隨着衛士們跨上那飄揚西班牙旗幟的大舟，安東尼的屍首隨後，也抬了上去。

克麗絲蒂娜決計伴着她的親愛的、不幸的情人，度過那最最慘絕塵寰的一宵，然後再決定她的行止。——這至少是表示她的一點由衷的愛的表示。

狄浮斯因為不便於暗中摸索行程，也就只有在這異國的大舟之上，過卻今晚再說。

海風習習地吹拂，海波在揚起了悲哀的調子，彷彿為不幸的安東尼唱起低咽的輓歌。遠處，海的杳冥的遠處，偶而亮起一兩顆漁舟的星火，然而這打不起誰的注意，——所有的這兒大舟之上的水手、衛士、船員們，都在以沉默的眼睛守着安東尼的屍體。

他，英俊的長官嘍。

來的時候是一條鮮活的龍，

回去的途程上呀，成了一條僵臥的蛇，

唉！人生是白雲蒼狗，

誰識得這無定的變幻？

永不蘇醒的大使嘍！

爲了愛，這一念

造下了慘絕的災。

每一個人都在心頭唱起了這樣的一支輓歌。

狄浮斯想重復述說他的意見時，可是卻給克麗絲蒂娜所阻住了。因爲她的內心正在開始一個激烈的鬭爭，她不能爲了這個內侍的嚙噬，而中斷了她的正在行進的思念。

一三三 實踐她的諾言

這一晚，是苦痛的、慘怛的、漫長的夜在悲慘的氛圍之中過去。

克麗絲蒂娜臥於大艙裏的一角，彷彿熟睡似的；兩支眼睛閉得緊緊的，秀美的睫毛輕微地顫動着。

她爲一種苦悶的思想所盤繞，弄得簡直有點委決不下。

——究竟實踐自己過去在托薩小旅店中的諾言呢？還是回轉禁城去懲治那凶殘的、刺殺安東尼大使的雪梅納斯呢？

這確乎是一個值得深長計議的問題。

爲了對死者的忠信起見，她應該在明天啓旋的時候，隨着這寬敞的大舟，御長風，破萬里浪，伴着安東尼的屍首，往一向爲自己所憧憬的西班牙進發；瞧着安東尼屍體的安葬入塋，這才可以使他的在天之靈，獲得足以瞑目的安慰。

然而一想到雪梅納斯的凶惡萬狀，她便覺得有立刻回去的必要。——雖說自己已是個無冕的王，然而不怕卻爾斯殿下不聽自己的指揮，不怕他不將雪梅納斯予以最嚴峻的處分，——至

少把他的一等大臣的官爵剝奪下來，這才出了自己的心頭之恨，這才對得住已死的安東尼。

她未始不明白雪梅納斯的所以下這個毒手的苦衷：他是由於因失戀而嫉憤，因嫉憤而行出了那個無可如何的下策。不過要是他能够深究自己的何以被失戀的根由，（這根由全是爲了他太凶殘陰險，想妄冀大位，爭取政柄，自然，英明的克麗絲蒂娜怎能爲他所利用呢？）那就不該遷怒於西班牙的國使，而殘傷了他的生命。現在他不自省察，卻一味依賴着自己的蓋世無雙的武技，任意虐殺有爲的人才，那這個罪狀，怎能輕輕地放過他呢？要不然，那一定會貽笑於世界各國的高等社會中的大人物的口頭，說是瑞典的女王終究是個女流之輩，她連自己的萬惡的大臣都能予以姑息，是則豈非有損於自己的一世的英名嗎？

這樣地左思右想，使她苦悶得簡直不知怎麼行止才好。

大舟上逐漸消失了人們的切切喳喳之聲，空氣更發散了嚴厲的寒意，似乎在噤住了人們的嘴巴。

克麗絲蒂娜被安東尼的隨員們特別優待地安置於一間最上號的艙房之中，狄浮斯胡亂地睡在這艙房的一角。初時他還喃喃地跟克麗絲蒂娜談着話，隨後便無思無慮地呼呼然浸入睡鄉之中去了。

克麗絲蒂娜苦苦地思索了一番之後，她推開那扇精緻的、小小的艙門，從這兒可以遙望無窮

的蒼穹，無窮的黑色的海，更可以向自己的帝國的大地，遙矚那點點閃爍如繁星的燈火。想起過去跟安東尼三天的蜜如膠漆的情愛，想起那自己曾跟安東尼談着將度的祕密的蜜月旅行，那時安東尼曾以蔚藍的溫順的眼色，吐着絲絲的真誠的笑，希望她的言語能够付諸實行，希望她的高貴的爱情能够多多施捨。尤其當他聽見她斷然拒絕西班牙王上的求婚，而卻願意把她的真心獻給於自己時，他——這位少年大使——曾經虔誠地說明，「即使自己粉身碎骨，也不負此生獲得了——一個最高貴的愛人的心。」現在，這個不幸的話語，卻竟會變成了讖語了，這真是誰又能料得到呢？

克麗絲蒂娜的思想一流入這個境界，便再也禁不住心頭的悲哽而潸然淚下了。

在國務會議場中讓位於殿下，允諾下嫁於殿下，那是真的，不過，她必須要了卻跟安東尼所未了的情愛，這樣，才覺得良心上得以恬適而寧靜，現在，安東尼永遠不會復活了，她將伴隨他——這位不幸的死者——永久居於西班牙以了情願呢？還是在她目睹他安葬墓地之後便回去跟卻爾斯結婚呢？

這又是一重新生的苦悶了。

她再也不能憑窗而望，她退回去，閉了寒風肆意侵襲的窗門，躺到那張簡單的、潔淨的舖位上，墮入苦惱的淵穽之中了。

時間從寧靜裏滑過去，黑夜緊緊地箍着大地。海，靜靜的，靜靜的，今晚是特別的寧靜，牠似乎完全忘記了使用牠的風波，以劃破太空的寧寂。

克麗絲蒂娜的心卻如不平靜的海，思索在激烈地、矛盾地起落着。

——立刻回到王城中去嗎？……到西班牙去送葬嗎？……永遠伴着死者的墓穴以彌補安東尼的無窮的仇恨嗎？……還是以昭信實地在送葬之後，回轉祖國去跟新的王上結婚嗎？……

她茫然，不知究竟怎麼決定才好。

喚醒狄浮斯，跟他作計議嗎？然而這樣的一個蠢材會有好的見地嗎？

跟旁人計議嗎？這兒全是西班牙的人員，能以自己的心事跟他們商議嗎？

這真是够苦悶的事了，她從登位以來處理國家朝政近十個年頭，可沒有碰到這樣苦苦思索的棘手的事件。

最後，終於在一再較量、一再考慮之下，她悍然地以平昔的那股果敢之情，決定了她的行止。

她決意實踐諾言，伴送她的情人回歸西班牙，然後回到祖國，跟英勇的拙於處理朝政的卻爾斯殿下結婚！

她的理由是非常的正確、光明。實踐諾言，足以安慰安東尼的在天之靈；而轉回祖國下嫁殿下，則是爲了自己的國家的前途打算。——她感到她不能爲了個人的情緒上的打擊，便遽萌逍遙世

外了，卻殘生的意念！偉大的祖國，比了偉大的情人是重要得多，她決不能爲了情人的夭折，連剛從憂患中成長的祖國都不要了。再說，滿朝的大臣們正在努力實行侵略他邦的企圖，萬一因自己的遠離，而貿然出兵，能够勝利，自然還好，倘若欺敵太甚，兵入重地，弄得全師潰滅，那瑞典帝國，將要遭到如何的嚴重的不幸啊！

爲了愛她的祖國，她決不能如一般殉情的人們一樣地見識。她應該回到她的祖國的懷抱中。至於對付雪梅納斯，那是很容易的，不怕新登大位的王上不從自己的處理，不過，目前便只有讓他逍遙一些時間了。

這樣決心一放下，她的悶躁的心安靜了，她已不如方才那末的低首沉思，而舒適地安躺在那鋪位之上，漸漸地，步入睡夢之中去了。

夢中，她瞧見了她的安東尼，他以悽苦的目光凝視她，她撲上去，蜜蜜地吻着，吻着，然而當她緊緊地想撲抱他，重溫過去的柔情時，這位少年大使卻不見了，揉着眼，她極力找尋他的杳然的蹤跡，可是透上眼簾的，是一片白茫茫的曉色，如輕煙，如白雲，已全然耀上大舟的窗格。

天亮了。

——唉！

她苦苦地從心底叫了起來，爲了免得決心再爲情感所動盪，於是她便極力以祖國的一切情

狀來填充她的思想的深壑，免得再爲那痛苦的愛情所簸弄了。

黎明後不到二小時，這艘偉大的西班牙的海船上掀起了較爲嘈雜的混亂的叫聲，那個高個子的船長在命令着船員們準備啓旋返國了。

嘹亮的金屬的號鳴，劃破了天際的悶沉的空氣，遠離祖國的人員們，都在準備航回祖國，投入祖國的懷抱。

狄浮斯早已恢復了一天的勞頓，而侍候在他的王上的跟前了。

個子瘦弱，而筋骨矯健的船主步入了克麗絲蒂娜的小小的艙房之內，以一種尊敬的臉色望着這位憂傷了一晚的女王的面部，他早已知道克麗絲蒂娜跟安東尼的過去的情形（這是他從安東尼的衛士們的嘴巴上所探得的）他萬分欽敬於這位瑞典女王的一往情深，她不肯忘記了自己的諾言，而情願伴着長眠的安東尼大使跑上異國的領域。

「至尊的王上，不久便將啓旋了，王上是並沒有取消了到敵國的決心？」他開口說。

「唔是的。」克麗絲蒂娜斷然地回答。

「我替代我們的已故大使，感謝王上的盛情！」他說罷，便十分恭謹地離開了這小艙的空間，而退到甲板上去招呼那一切的船員們，作啓旋的準備去了。

安東尼的屍體，已於昨晚舉行了安斂，他靜臥在那具大木箱裏，幸而寒冷的空氣垂愛於他，使他不至於損害了他的軀殼，致於發出那難受的惡味。

當那位忠勤的、樸實的、蠢材的侍臣，聽見克麗絲蒂娜說她已決定航遊西班牙，伴送安東尼的屍首回去的話語時，他的便便的大腹，頓時似乎縮癟了下去。他的腰背反聳着，他的前軀一直彎曲下去，致於那顆碩大的頭顱垂直地直垂下去，俯瞰着自己的足部。

——啊！王上終於是固執了她的意見，這……這怎麼辦呀？
他不禁深深地悵然若失了。

——能挽救嗎？……她能聽從一個平庸的侍臣的諫阻嗎？……

明知是不可能的，可是他卻徧想嘗試一下。含着惶恐的調子，他輕微地說：

「王上，轉回去吧！安東尼大使亡故了，去也沒有甚麼情致了！」

克麗絲蒂娜厭惡地瞧着他，沒有回答。

「滿朝的大臣，一定在期望王上回朝的福音，王上別負了衆大臣的殷望，可是嗎？狄浮斯沒有說錯嗎？……」

然而克麗絲蒂娜的答話，卻顯出了她的君臨萬民的氣概了。

「我已經決定了，狄浮斯，別多發你的傻勁吧！」

「王上，這……這……」狄浮斯立刻消失了他的說話的勇氣，吶吶然再也想不出用怎樣的
話語來作答才好。

「記着，我是會回國的，我決不會忘懷了自己的祖國；不過到西班牙去，這是我的對於安東尼
的一種應盡的責任，我不能欺誑他，尤其是對於一個已經作故的死者。」克麗絲蒂娜侃侃地說，「你
回去可以奏明王上，把我的決回祖國的意思告訴他，他一定會轉告衆位大臣的。」

「是！」

「回去，離開這兒，找住你的馬匹，跟我的那匹駿馬，帶着牠，回轉祖國的首都，明白嗎？狄浮斯，你
的職位可以放心，克麗絲蒂娜決計有替你昇遷的一天！」

「是！」除這個回答以外，狄浮斯簡直不敢再有所陳奏了，——因為他太知道了王上的脾氣，
她從來沒有使自己的話語，成爲一句廢話。

在無可奈何的情緒之下，狄浮斯行了個最虔敬的敬禮，於是他以無限憂愁的面色，望着克麗
絲蒂娜，——從她的頂上，一直望到她的足上。

——唉！我將在什麼時候才能再見我的英明的王上呢？
他思索着。

克麗絲蒂娜在頻注着目光，催促他快些離了這條大舟吧！他們決不能單單爲了一個起碼的

侍臣之故而遲延了啓旋的時刻。

狄浮斯漸漸地退後去，當他爬上甲板，而向沙灘上起岸的時候，他頻頻地後顧着他的王上。

「王上，請你早一點兒回轉祖國吧！」他遙遙地矚望着這大舟之上的艙門口，直向着克麗絲蒂娜說。

「唔！你立刻回去！狄浮斯，倘使路上有人追趕我的話，你可以勸阻他們，因為我馬上便將遠離祖國了。」

「是王上！」

「走吧！你不要擔憂你自己的職位吧！」她重復囑咐了一聲，以安慰他的心。

「是！我不知道應當怎樣感激我的王上才好！」

狄浮斯雖說遵命啓行，然而實際上他卻並沒有移動他的脚步，他呆呆地如粗渾的圓木，插立在海濱的岸灘之旁，他要瞧這條大舟的啓旋，瞧她的龐大的身軀駛入那灑森的滄海。

風習習地從海的遠處括起，海浪在捲起無限的浪濤，有如整齊的萬騎馬蹄的步履之聲，西班牙的紅黃色的國旗在微風裏悠悠地飄盪、飄盪。

大舟到了牠的預定的啓行時間了。

人聲喧嘈着，絕不如下旋時的那末肅靜，爲的是這兒少了一個活躍的英俊的特使大人。

活潑的隨員、衛士、船員們，誰能料得到他們擁抱着一顆悲悼的心回去呢？

密士發爾深恨於船長的不肯多停留若干時日，容他去找尋那個大使的仇敵，他一直咕嚕着，直到離岸之前的幾分鐘。

船長的所以要立刻返國，也有他的理由：既然大使已經不幸亡故，那他們該國去奏明王上，以便處理這件重大的變故，老停留在這兒，有什麼用處呢？

克麗絲蒂蒂攀拊到大舟的尾梢，這是全船的高度最厲害的部分，那尾梢翹得有三丈高的模樣，從這兒可以清楚地瞭望瑞典的濱海的麗景。

她努力地直爬上這最高處以後，於是她抬高她的身軀，讓海風吹亂了她的長髮——這長長的，失去了風姿的黃髮，她忘記了冷，心中有些兒飄飄地，——她竟然爲了實踐自己的諾言而暫時遠離了祖國的懷抱了。

——啊！我愛我的愛人，可是我更愛我的祖國！

她自語着。爲了她目接了那雄渾富厚的祖國的大地。

一種金屬的狂號聲響過了行雲似地發作了，船身在百千雙手應付之下，漸漸地浮動了起來。

這時光，克麗絲蒂蒂發見她的忠勤的侍臣，依然兀立於沙灘之上。

——這好人相的傢伙，太忠厚了，對於他的久待的王上。

「狄浮斯」她高高地揮着手，大舟已離岸灘數丈遠了。「回去，你呆着幹嗎呀？」

「王上，再會！」狄浮斯黯然地甩着手，他的痛楚的臉相，全然失卻了那種雄闊的氣概，他彷彿成了個軟弱瘦小的傢伙，禁不住熱淚從眼眶之中奪眶而出了。

——真是個傻瓜，沒中用的蠢材！

船漸漸地遠去了，牠駛向了瀾瀾的海波之中。

她終於果決地離開了她的祖國，對於深愛的安東尼予了最大的慰藉，她可以使他的靈魂上祛除了那無盡的抱憾了。

當狄浮斯發覺自己還呆立在沙灘之上，而王上的倩影早已杳無所見的時候，他嘆了口氣，便牽了那頭放野的馬匹，飛身蹀躍而上。

他預備以如來時的速度，趕回他的王城之中。

當他在沒有馳出哥德堡森林之中時，突然瞧見塵煙起處，兩匹坐騎，飛奔而至了。

那爲首坐於馬背之上的，是新近才加上王冠的卻爾斯殿下，個子高，肩膀闊，雪亮的劍影在日光下耀着閃閃的光彩，他的面上佈滿了慌張之色，致於那一向爽直豪俠的面部，如同蒙上了一層

憂鬱的色彩。

隨在他馬後的，卻並非他的衛士、或者侍臣之流，而是那個尚武的、主戰最力的、本來不滿意於卻爾斯殿下的維雪爾伯爵。他的盔甲紮束得十分的講究，彷彿奔上戰場似的顯出了全盤的孔武有力的姿態。兩道目光本來是高瞻遠矚的，現在，由於發見了前邊的人影，而立刻轉換了方向，兜住於狄浮斯的身上了。

狄浮斯早已跳下馬，閃立一旁，恭迎王上的駕臨，以便有所詢問，便可以有禮地作答。——像這樣的懂得大禮的行動，至少使新王的腦中可以留上一個不壞的印象。

卻爾斯殿下早已勒住了他的寶駒，以較遲的步子，追近狄浮斯的跟前，一種好生懷疑的情態，從他的眉宇之間展露出來了，他找不到他的克麗絲蒂娜，卻祇遇見了她的侍臣，這一定是一種偉大的變故發生着了，心裏這末想，他便以勇武的姿態，發出那沉重的、異常認真的話聲道：

「狄浮斯，怎麼你一個人在這兒，她呢？克麗絲蒂娜王上呢？」

「王上！我的至尊的王上！」狄浮斯抖縮縮地說。

「快稟告王上！狄浮斯，你不能說半句謊！」維雪爾大臣隨後揚着鞭，指定着狄浮斯說，這模樣，簡直如同對待一個俘虜似的。過去，他對於狄浮斯還應用幾分客氣，（爲的他是克麗絲蒂娜的最貼身的侍臣。）現在，他利用他的手腕，已經受着新王的寵幸，所以他的眼睛裏的狄浮斯，便覺得不

應像過去樣的略微重視他了。

「唔！我說，她去了。」狄斯浮喃喃說。

「去了那兒？西班牙嗎？」卻爾斯着急地問道。

「是的，狄斯浮決不敢欺騙王上！」

「王上，既然她已經去了，那我們便回去吧！」維雪爾向着卻爾斯說。

卻爾斯如同沒有聽見似的，他依然注視着狄斯浮。

「難道她竟丟下了她的祖國嗎？」

「哇！不，王上，她不，她說她一定回來！她是送安東尼的喪葬去的。」

「唔！」卻爾斯深深地點點頭，他覺得克麗絲蒂娜確乎是個熱情的人，她寧願敞展尊榮，隻身遠行，這就顯見得她的可以令人尊敬了。

「王上，請你回去吧！那大船已經啓旋了多時了，也許連影蹤都消失了呢！」維雪爾重復奏陳了起來。

「這……」卻爾斯躊躇了一下，隨即無可奈何地說：「可惜我們出發得太遲了！」

「可是即使王上遇到了她，也許沒有能力可以留住她，她的情性，王上是頂頂明白的，誰曾經能夠推翻過她的決心呢？王上！」

卻爾斯現在不再執着於自己的意見了，他覺得即使馳到海濱，也是無所用的了。

「好吧！唔！」他長長地嘆了一口氣，「但是誰能知道克麗絲蒂娜是會回來的。」

「王上，可是她說她一定回來的，克麗絲蒂娜王上她是不會欺謊誰的。」狄浮斯力辨說。

「不錯，他不會謊騙王上，她一定會回國跟王上行結婚大典的。」維雪爾說。

「狄浮斯，安東尼真的爲雪梅納斯所處死了嗎？」突然，卻爾斯問。

「真的！」

「唔！」他放了一大半的心，他感到安東尼既然亡故了，那克麗絲蒂娜多半是仍會回到本國的，「你看到他的屍首嗎？」

「看到，昨晚我還在西班牙的大舟上度過了悲慘的一個夜晚呢！」

「那末，你爲什麼不跟她一同出國呢？」

「可是克麗絲蒂娜王上不准許，這有什麼辦法！」

「她不准許，這……」卻爾斯迴視了維雪爾一眼，隨即似乎已明瞭其底蘊似的，不等待他的回答，他便繼續說下去道：「對於有傷邦交的雪梅納斯，我應該怎麼懲辦呢？」他彷彿是自語似的。

「王上，維雪爾着急地說：「雪梅納斯是跟安東尼正式決鬪的，這怎麼有罪呢？」

「可是……」

「王上怕克麗絲蒂娜王上回來有所懲處嗎？」

「這……」卻爾斯點點頭。

「可是這沒有罪例可按！」

「唔！」

狄浮斯想告訴卻爾斯王上以昨晚克麗絲蒂娜的很久的躊躇之情，然而礙於維雪爾大臣，他不能輕易啓奏。他知道維雪爾跟雪梅納斯的同僚之誼是很深切的，不時狼狽爲奸，假使說明了，倒反而使他們有預防的準備了。

從這末看來，狄浮斯侍臣其實是不能放上蠢材之列的，他的這末的細心謹慎，可以證明他的屬筋並不簡單到如何地步。

君臣三個兒現在一齊扭轉了馬頭，他們準備踏上回轉王城的途程了。

克麗絲蒂娜究竟何時回國，成了他們的謎。對於雪梅納斯究竟怎麼處理，也同樣是一個謎。這謎到什麼時候能够披露呢？留待以後再說吧！

塵煙起處，卻爾斯的馬匹第一個馳驟了出去，隨後是維雪爾和狄浮斯，他們向着那本國的首都前進。

中華民國三十五年十二月出版

情 慾

實價 元

外埠加運費匯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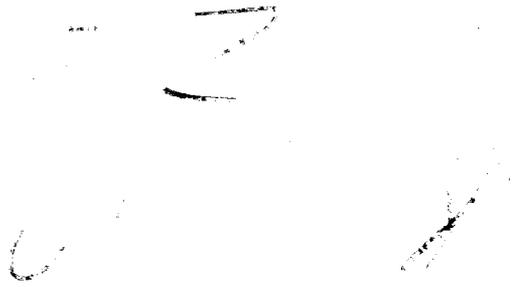
版權
所有

譯 作 者 方 達 人

發 行 者 聯 江 書 店

總 經 售 聯 江 書 店

上海四馬路山西路怡益里



自法。